第2年

第1-9期卷

雄風

第二卷　第一期

三十六年一月

18

雄風月刊社編印

南京圖書館

雄風月刊

第二卷　第一期

民國三十六年一月一日出版

主編　王蘧常

發行　榮豐紡織公司

出版　雄風月刊社

經售　學林書店

上海天津路二三八號

上海天津路二三八號

上海南京西路一五六一號

本期售價國幣一千元

目錄

歲首獻辭　編者

記唐蔚芝先生　王蘧常

一九四七年的國際政治　儲玉坤

美國國務院的組織與人物　振綱

波蘭慘敗的內幕　江祿煜

營利事業所得稅之資本實額計算問題　張子美

上古思想史上講方法論的幾家　金德建

讀疆邨語業　蔡正華

山水松石格之研究　俞劍華

說印　陳蒙庵

唐人覓句圖（圖畫）　張大千

清宮閱戲考　香厂

我所知道的崑曲　王巨川

再談納蘭容若　陳郁文

「老子軍」創辦人張一麐　陸丹林

追念兩位過去的文人　史天行

名人手札之集藏　鄭逸梅

紅椒莊　尚儉譯

粉紅蓮（五幕劇）　徐碧波

特約撰述（以姓名筆劃爲序）

王欣夫　聖約翰大學教授

王巨川　聖約翰大學教授

朱大可　無錫國學專修學校教授

朱東潤　國立中央大學教授

任銘善　國立浙江大學教授

江祿煜　大夏大學教授

杜佐周　大夏大學文學院院長

邵家麟　大夏大學理學院院長

周子美　聖約翰大學教授

周谷城　國立復旦大學教授

季羨林　國立北京大學教授

金通尹　國立北洋大學代理校長

金憲貞　無錫國學專修學校教授

夏翟禪　國立浙江大學教授

胡宛春　江大學教授

胡曲園　無錫國學專修學校教授

俞劍華　前國立暨南大學總務長

俞陛雲　滬江大學教授

侯芸圻　國立西北大學教授

郝昺衡　國立暨南大學教授

徐聲越　國立浙江大學教授

唐立厂　國立北京大學教授

唐慶詒　國立交通大學教授

唐慶增　聖約翰大學教授

黃嘉德　光華大學教授

陸丹林　上海市工務局秘書

陸維釗　國立浙江大學教授

陳邊鴻　南京天文研究所所長

陳懋恒　聖約翰大學教授

陳蒙庵　國防部月刊編輯

傅統先　聖約翰大學教授

馮振心　無錫國學專修學校教授

張子美　光華大學教授

張大千　國防部國防月刊主編

趙泉澄　北平輔仁大學教授

劉春厂　改造出版社編輯

蔡正華　聖約翰大學教授

鄭逸梅　永安月刊編輯

鄭逸梅　大夏大學教務長

魯繼曾　無錫國學專修學校教授

鮑鼎　東南日報主筆

儲玉坤　申報館主筆

顧建之　江南大學教授

顧濟之

R
050
354.811

歲首獻辭

編者

本刊自去年六月一日哳哳墮地以來，悠忽地已是八個月的嬰兒了，幸承讀者的愛護和本刊同人的努力，一天茁壯一天，這是非常榮幸和自慰的。

現在欣逢『履端伊始，萬象更新』的時候，對於這個寵兒的體格，實有重加檢查的必要，和確定今後如何培養充實的方針。

回憶本刊過去的七期，沒有一期不力求進步，始終抱着「月異而歲不同」的奢望；雖然不能盡力如人意，但是無論內容編排印刷校對等各方面，必求盡我們的心力，務期不辜負愛護牠的讀者的熱忱。這區區微願，居然有意想不到的效力，不獨各省的大都市·都有牠的倩影，就是窮鄉僻壤，亦偶然發現着牠嬰媿可愛的面貌，每天接到讀者的批評和鼓勵必有數起，這是何等樣使我們興奮，同時也使我們暗暗地說聲慚愧！

因為興奮和慚怍的驅使，不知不覺逼出我們更大的願望和努力，所以自本年一月起盡力加以擴充；牠的內容仍然保持着綜合性和超然性的風格，同時益發加強學術性的本位。因此我們敦聘數十位國內各大學的名教授和學者名流，担任特約撰述，做我們寵兒的乳母和保姆，組成一堅強的陣容和讀者相見。

充實的方針：第一想增高學術的價值，但竭力避免流於乾燥和苦澀；第二想力求前進，但竭力避免流於偏激和誕妄；第三想力求趣味化，但竭力避免流於鄙陋和醜惡；第四想力求大衆化，但竭力避免流於平庸和膚淺。

我們確定教育寵兒的方案，實在是「卑之無高論」的，但若能夠一心一德，始終貫澈，我想無疑地可以成就一個健全的國民。一個癡心的保姆，當孩兒在搖籃的時候，總有一個美妙前途的美夢，我們亦「未能免俗」啊！

最後我附帶說明我們教養這個寵兒，絕對不想等牠長大的時候，使牠掙錢養老，亦沒有蘇大嬸子「但願我兒無災無難到公卿」的癡望，不過想引起學術界的同情和共鳴，把牠作為共同發揚文化的媒介物罷了！

三十六年元旦

北京圖書館藏

646332

記唐蔚芝先生（一）

王蘧常

本師唐茹經先生。褎然當代大師，合富（富於德）貴壽於一身，立功德言於兩間，余何人斯，奚克仰窺於萬一，惟以本刊編者督責之殷，不敢不勉！

余知先生在十五六歲，初讀其所著人格，私心鄉往，至形夢寐，始概然有希聖希賢之志；一日金甸丞丈蓉鏡來吾家，謂 先大夫曰：「昨過唐君云云。」余旁侍，即起問：「唐先生形貌」。丈笑詢所以，既而曰：「若欲如姬傳之效海峯乎」？因粗述其學行，余喜謂人曰：「今日如見唐先生矣。」益想見其爲人，遂遍讀所注論孟及國文大義等。年二十，聞先生創國學館於無錫，廣召生徒，余大喜，以盛萍旨丈沅之介，往應試於上海，與同邑唐立厂蘭同行；文題爲「往聖繼絕學爲萬世開太平論。」余成千餘言，立厂亦纚纚不能休，皆自意，以爲附門牆可期；繼聞京滬錫三處應試者至餘千人，多高才碩學，則又爽然自失者累日。及榜發，余與立厂皆俸取錄，直其往甯，乃不及俟開學，先期冒大風雪至錫謁見，先生攝大布衣冠，望之儼然，接之溫然，如坐春風，如沐時雨，頓忘冰雪載塗之苦，昔之模擬先生形貌，蓋亦十得四五也。開學日，先生宣示講學宗旨曰：「吾國情勢日益危殆，百姓困苦已極，此時爲學，必當以正人心救民命爲惟一主旨；務望諸生勉爲聖賢豪傑，其次亦當爲鄉黨自好之士，預儲地方自治之才；惟冀有如羅忠節曾文正胡文忠其人者出於其間，他日救吾國救吾民，是區區平日之志願也」。自後余稍知學問，與夫爲人之方者，皆先生有以啓之。

溯自民國九年冬始受業於先生之門，至於今蓋二十六年矣，比歲以來，佐先生董理國學專門學校校務，仍無時不在先生甄陶訓誨之中，當倭寇內侵，東南地陷，陳蔡之厄，師生共命，其間肺附涕淚之言，尤非楮墨所能盡其萬一者，初先生違難，率生徒辟地西南，由武漢而湘鄉，而長沙，而桂林，淹滯經年，疾疢萋作，不得已間關歸滬；時租界地猶未陷賊手，東南學子聞風環請講學，先生以七十餘之高年，奔走八千餘里，至滬未一月而大病，然病中猶平晝復校。余受命於危難之際，七年之間韜光掩跡，茹蘖含冰，而絃誦未嘗或輟，一以正人心救民命爲依歸，無日不討生徒而申儆之。某年歲暮，戶外鐵騎縱橫，渠答塞心道路，先生猶冒寒紆道來講學，生徒有感極而涕下者。每年夏倭海軍屢敗，美利堅飛機襲滬郊，炸聲四起，互數小時不絕，先生遣人至校存問，余方與同人縱談兵事，詼嘲諧笑，往往與炸聲應和，先生聞之亦爲一相笑也。

方事之殷，先生日纂勾踐志示生徒，以爲報讎雪恥，莫善於子貢之敎越王，當閨位之立也，有輦重金求先生一文者，先生嚴絕之曰，雖一字，何可得哉！或有洩先生入諸老會，爲龍聲紫色之應者，先生曰：「哀病之餘只欠一死，何能隨諸公俯仰邪？」其浩然正氣，隱然支拄東南士氣於支離破碎之餘，昌黎謂孟子功不在禹下，復於先生見之矣，今河山光復，先生入此歲來，已八十有二矣！蔚爲國家人瑞，余雖不文，然受知遇已餘二十年，共患難又幾十年，則發揚先生之文章道德義無可辭。敢最其大略，

二 淵源
三 志學
四 從政
五 興學
六 道德
七 功業
八 文章
九 著作

爲欲知先生者告焉。

一 家世

先生先世籍金陵，當明萬歷天啓之間遷婁東。世有潛德，高祖諱景星，初入學籍，曾祖諱森階，業商，祖諱學韓，先生家乘所謂翼亭公以弟子承嗣堯蓂公者也。〔一〕堯蓂公居滬上，設稅行，逐什一之利，頗饒於貲，族人害公之入嗣也，日懷刃以伺。公避之，勿與校，族人計不售，復百計誘公，而堯蓂公固長厚，信用族人，數年肆折家落，道光三十年大水，人民困甚，堯蓂公猶誡公，取諸貸券，悉燬之，令毋償，公成其志，至今鄉里播爲美談焉，公性至儉，米鹽瑣屑，必躬親，夜恒巡舍，一夕荷一囊入室，藏牀頭，　先生叩之，曰：「此傭頗盜吾家米，匿灶下，吾得之，汝慎勿洩，洩則彼名隳，無有傭之者矣。」明晨傭則大詈，謂「此吾存物，何與而老翁事。」公還而笑遣之，終不言，公家故隸鎭海衛籍，有漕船一，公赴鄉收租粃以納稅，鄉人稔其慈，故不納，或涕泣言貧病，公卽舍去，或轉以錢米施之，人稱之曰「二好人，」二好人者，公行二也，其仁厚如此。〔二〕

考諱受祺，字若欽，廩膳生，恩貢，候選復設教諭，平生衣僅蔽體，食不二簋，爲諸生時，自持篋負購菜蔬，　先生迎養至京師，易錢或購米，猶親往，人不知其爲一封翁也。爲學不喜標榜，不務聲華，時人馳逐炫耀，公退然不與爭衡，每當稠人廣坐之中，衆論紛紜，未嘗發一言，居恒闇然自修不求人知爲主旨。　先生少年或有表襮，輒嚴禁焉。嘗節錄呂叔簡呻吟語，張揚園訓子語，及張敦復聰訓齋語，並自輯行年錄，初不令人知，殁後，　先生始檢得之。〔三〕書聰訓齋語後曰：「治生之法，有田可耕，莫如爲農，無田可耕，莫如爲工，不論木工漆工，而不入於賤役者，皆可執業，有業可執，一家可圖溫飽，不至有求於人。」書訓子語後曰：「賢者必吶吶不出，不肖必截截諞言，賢者必謹守儉樸，不肖必崇尙豪華，賢者見財必揆諸義而後取，不肖必巧其計以營求，賢者與人共爲一事，必處已以勤，不肖必推諉而惰。」書呻吟語後曰：「心不平，氣不和，皆肝火也，人能於肝火將動時力制之，則便有無限受用處。」〔四〕其言行相顧如此。

妣胡太太夫自幼端正嚴肅，至性過人，通經史大義，旣歸若欽公，丁赭寇之亂，流離顚沛中，悉典奩中衣飾，爲堂上甘旨之奉，翼亭公嘗曰：「江北之役，吾全家不至餓死者，賴有賢婦也。」及就養京師，甲午之役，倭薄奉天，寖寖窺津沽，太夫人曰：「設有不測，吾當投繯以報國。」庚子拳難作，聯軍陷京都，太夫人以國難痛憤，不食二十餘日，平居敎人惟以至誠爲宗旨，見兒童嬉戲，頗寬恕，至誑語，則必正色戒之曰：「幼子常示毋誑，若幼而誑語，長必欺人矣。」誠身順親，保友獲上，要以幼時不妄語爲本。」見閒游無度者，輒痛恨之曰：「古人有言，其爲人也多暇日，其過人不遠，此統男子婦人而言，若好閒游者，非佳子弟，卽非佳婦。」疚草時，有以雅片進者，嚴拒之曰：「吾不能留惡名以上累祖宗，下害孫子。」〔五〕得正而斃，有古大賢之風，忠忱惻怛，尤彤史所罕覯焉，其累世深仁厚澤如此，用啓我　先生，非偶然也，作家世篇。

配郁夫人諱冰雪，同邑國學生振鏞三女，婉娩淑愼，年十六七，有貴官聞夫人賢，議聘爲繼室，聞之，爲憤惋不食，其姊私叩之，則曰：「彼貴官何爲者，吾自有福，若無福，適以促我之死，有福，則吾且自貴，彼貴官何爲者。」乃止，年二十二，歸　先生，　先生年十八也，事堂上盡孝，相　先生盡敬，及　先生捷南宮，鄉人有請託，或求挈赴都者，夫人謝之曰，吾家赴都，仍作蒙師耳，非爲官也。先生聞之喜甚曰：「異日庶幾助我爲廉吏乎，後二年卒，無出。〔六〕

繼配黃夫人，字彬瓊，同邑增廣生鏡渠女，與先生爲姨表兄妹，乙未歸　先生，性慈祥，事堂上能先意承志，若欽公善飲，晚必治酒食，般匜佐餕，黽勉有無，胡太夫人善病，經年不起，夫人婉容巧應，起敬起孝，未嘗倦怠，平居肅肅雝雝，悉屏紛華，雜婢媼操作，遇餓歲，戚鄰鄰里貧乏來告者，傾廩無少悋，今年七十有二。〔七〕有四

南京圖書館藏

子，長慶詒，美國哥倫比亞大學外交科碩士；配俞，哥倫比亞大學教育科碩士。次慶平，蚤殤。次慶增，美國哈佛大學經濟科碩士；配周。次慶永，哥倫比亞大學經濟科碩士；配陸。孫二，孝宣，慶詒子，孝威，慶永子，〔八〕例得附書。

〔一〕據　先生自訂茹經先生年譜

〔二〕據　先生茹經堂文集卷五王考府君事略

〔三〕據茹經堂文集卷五先考府君事略

〔四〕據唐封翁手書格言

〔五〕據茹經堂文集卷五先妣胡太夫人事略

〔六〕據茹經堂文集卷五郁夫人家傳

〔七〕據陸生汝挺言

〔八〕據茹經先生年譜

一　淵源

先生學行之淵源，於家則得於大考與考爲多，生六歲，卽隨龔亭公臥，夜抵足，口授諸經，咿唔之聲，或達丙夜，緣是　先生入塾，日中恆嬉，夜則畢日間之課以爲常，塾師怪之，以爲奇慧，無煩督責，而不知皆稟龔亭公之敎也。一日某遠姻來乞錢米，自朝至夜漏三下，語刺刺不休，時天盛暑，汗流面，霑霖，龔亭公始終溫語慰薦，厚贈錢米，與揖讓周旋而去；　先生私語，客何爲者，殊厭人，公叱之曰，汝何知，彼爲貧也，人孰無貧乏之日，汝幼年已學刻薄邪，臨命敎　先生曰，汝好讀書，聽吾平日言，務爲善，時　先生年十四也。〔一〕

先生幼時，若欽公常旅外，意不樂，嘗語　先生曰，我所以敎汝者，在學成聖賢，稍立功德，以期無玷先人。年十三，問爲人之道，公曰，當從孝弟忠信禮義廉恥八字始，孝爲百行之原，淫爲萬惡之首，倫常之地，尤宜兢兢焉。案先生茹經堂文集三編有八德詮釋蓋稟公訓又問處世之方，曰，吃虧卽是便宜，但願子孫學吃虧足矣。論通經，先以熟讀經文爲主，督責背誦，必一字無訛乃已。　先生年二十後，從事訓詁，公曰，汝經文尙不能背誦，豈能成經生耶？平居敎他家子弟，常用此法，尤以敦品立行爲第一義。　先生既貫，公惟以勤廉報國爲訓，官尙書時，有以車馬請售者，稍華飾，公意滋不悅曰，汝不憶慶封之車，美澤可以鑑乎。　先生亟謝絕之。酒後每慨然謂先生曰，凡人家無三十年而不變者，惟爲善有以持之。然非勤儉以養心性，亦終不能爲善也。〔二〕

妣胡太夫人，亦敎　先生嚴，　先生六歲入學，次日卽逃塾，太夫人執大杖當門痛責之曰：『汝父旅食，汝廢學，何以對汝父，歸當撻死』。　先生懼，入塾，次日復然，復痛責之。　先生遂不敢歸。　先生課倘不熟，復嚴責之曰，汝爲先生撻，毋甯我撻汝。〔三〕故幼時四書唐詩，皆太夫人口授，　先生嘗淒然曰，至今油燈涼月之影，刀尺講讀之聲，彷彿猶在耳目間也。〔四〕

於師則有同邑胡嘯山茂才汝誠，　先生外從大父也；胡古愚茂才汝直，外大父也；錢會甫茂才宮極，姨丈也；王紫翔太史祖畬，瑞安黃漱蘭侍郎體芳，定海黃元同敎授以周，長沙王益吾先謙，嘉興沈子培中丞曾植，子封提學曾桐，常熟翁文恭公同龢，同邑陸文愼公寶忠，〔五〕而得於王紫翔黃元同沈子培三先生者爲尤多。

紫翔太史光緒癸未進士，庶吉士，散館選授山西崞縣知縣，改河南湯陰縣知縣，晚主本邑及崇明寶山各書院講席，卒私謚文貞，平居與羣弟子講明而修肄者，爲讀書以植其本，窮理以致其知，反躬以踐其實，至於通經必期致用，作文貴乎明道，凡一切詭僻新奇破壞聖賢之說，與夫叫囂塗附決裂文章之體者，槪宜屏斥。　先生嘗記其論學大旨云，孔子萬世師，刪訂贊修紹明經訓而已，有宋大儒出，而後理學之名顯，表章六經，傳先聖絕業，非空言義理也；至漢儒考訂制度名物，師承授受，其功非後人所能及，其美亦非後人所能掩，顧其體驗於身心性命之間，精微透澈，自當推宋五子爲特尊，未可與漢儒同日語也，而後世小儒，摭拾口頭語錄，以爲傳習心法，無怪爲漢學家所鄙棄矣。〔六〕

初淸光緒庚辰歲，　先生年十六，遊於庠，學爲古文辭，上書文貞，獻所爲文十首，文貞曰：『子僅闚籠統論道之言，而卽欲形諸文章，在無識者或爲知道，恐識者有以量其底蘊之淺，是非厚植根柢不爲功，蓋文雖藝術，而人品學問皆寓其中，故凡博大昌明者，必其人之光明磊落者也，文之精深堅卓者，必其人之忠厚篤誠者也，至興新險巧，則人必刻薄，違戾怪僻，則人必傲很，子學爲文，先從立品始，然後瀚濤於四子六經之書，研求於史漢諸子百家之言，不患不爲天下第一等人，不患不爲天下第一等文矣』。辛巳，遂受業於文貞之門，首勗以孝弟忠信之道，申之以義

利之辨，曰：『小人所以下達者，皆以利害義，汝若喻利者，非吾徒也』。又曰：『士君子讀書，貴在明理，不能明理，讀書奚爲』。因命讀汪武曹四書大全，陸清獻三魚堂集，曰：『此理學入門之始，論古文不尙宗派，不泥法度，但當養吾浩然之氣，行乎其所不得不行，止乎其所不得不止，自能神明變化，爲天地間化工之文，若必拘拘於規矩繩墨，而謂入古人堂奧，則所挾不宏，義理神情，皆不能磅礴而周浹，非聖賢豪傑之文也』。自後於　先生雖獎借甚至，而訓督綦嚴，獻文藝，輒鞫顧，或至抵几，測中式與否，常若神。乙未以後，（先生四十三歲）謂　先生古文已成就，不甚增損，刪虛字而已，嘗謂秦漢之文，不獨無支辭，且無支字，唐宋以後，文所以不古者，虛字多也，能節虛字，則氣自鍊，而辭自雅矣。生平敎不倦，學不厭，晚歲猶手授四部書至三千餘卷，年七十有七卒，　先生嘗曰，某微文貞，無以至今日，可知文貞所以成　先生者大矣。

元同敎授爲定海經學大儒黃先生式三之季子，淸同治庚午以優行貢成均，旋舉於鄉，歷署遂昌海鹽於潛訓導，補分水訓導，特賜內閣中書，補處州府敎授。敎授之學，兼採漢宋，以爲三代下之經學。漢鄭君宋朱子爲最，又謂經學理學，宜合於一，不宜歧之爲二，乃體鄭朱之訓。以上追孔門博文約禮，實事求是，其所得於心而詔後學者，務在質諸鬼神而無疑，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蓋江愼修王白田先生以後一人而已矣。瑞安黃漱蘭先生督學江南，建南菁講舍，延敎授主講，從之者千有餘人。〔九〕光緒乙酉春，　先生赴講舍肄業，臨行，王文貞詔之曰：『昔顧亭林先生有言，經學卽理學，明理必在於通經，彼强分門戶者，皆鄙倍之徒也，吾聞南菁院長黃元同先生經學大師，子守吾理學之敎，而更採黃先生之所長，博聞强識，窮理盡性，他日自成一家，斯可矣』。〔十〕敎授敎人務以敦品勵學躬行實踐爲旨，嘗取易靜專二字敎　先生曰：『學問必由積累，初無頓悟之方，而積累全在靜專，亦無襲取之道，人有終日讀書，而掩卷輒忘者，病在不靜，有終身讀書而白首不名一藝者，病在不專，靜則記性强，專則學術成』。又曰：『昔之儒者，尙專經，故能由一經以盡通諸經，今之學者，欲無經不通，乃至一經不通』。〔一一〕聞　先生稱宋儒之學，甚喜曰：『聖門之敎，先博後約，子其勉之』。〔一二〕敎授畢生精力在易禮二書，禮書通故已風行海內，十翼後錄尙存諸家。〔一三〕

子培中丞光緒庚辰進士，用刑部主事，遷員外郎，擢郎中，居刑曹十八年，尋充總理衙門章京，調外交部，出授江西廣信府知府。〔一四〕未至，卽檄南昌府知府，〔一五〕歷署督糧道，鹽法道，擢安徽提學使，署布政使，尋護巡撫，民國十一年卒，年七十三。〔一六〕光緒十八年，　先生始受業於中丞之門、　先生嘗曰：『博雅開通，當世殆無其匹』。〔一七〕又曰：『先生於學，無所不精，囊括六經，出入百家諸子，貫天人之奧，會中西之通，論者多以乾嘉諸老儗先生，其測先生者淺矣』。中丞嘗語　先生曰：『爲學之道，貴乎知類通達，開物成務，若拘虛一隅，何爲者。〔一八〕又嘗與論宋代易學曰：『程子之易，元祐紹聖之易也，朱子之易，淳熙紹熙之易也，誠齋易傳，師法干氏，而時會不同，亦與干氏殊旨，惟知時者可與言消息』。〔一九〕其他論政尤多，光緒二十年甲午，吾與日本戰，師徒橈敗，　先生悲憤，擬上封事，計萬餘言，中丞激賞之，稱爲萬言疏。二十二年，　先生考取總理各國事務衙門，時翁文恭公方領事，先期見中丞，詢各部人才，中丞首以　先生對。二十九年中丞出守廣信府，　先生繼爲外務部庶務司主稿。〔六〇〕及後國步日艱，中丞每唏噓謂　先生曰：『蘭芷變而不芬，荃蕙化而爲茅』。又曰：『吾輩今日無可言者，惟有與古人相晤對，或與九夷八蠻人道耳』。〔二一〕可知相知之深，故言之痛切若此，余受業於中丞之門爲最後進，上距　先生之先進，蓋二十有八年，此如山埀鳳鳥之比，又有師弟天澤之嚴，而　先生之序鄙箸中丞年譜，乃猥曰同學，由此益見　先生於師門之重，而在鄙，則誠惶悚有不敢任者矣。

其無師名而爲　先生所嚴事者，則爲桐城吳摯甫京卿汝綸，京卿同治四年進士，工古文，久客曾文正國藩李文忠鴻章幕，出補深州、改補冀州，光緒中任北京大學總敎習。加五品卿銜，遊日本歸卒，年六十有四。〔二二〕辛丑十月，　先生初見京卿，請古文之法，京卿曰：『子欲求進境。非明文章陰陽剛柔之道不可』。又曰：『文章之道，感動性情，義通乎樂，故當從聲音證入。先講求讀法，讀文之法，不求之於心，而求之於氣，不聽之以氣，而聽之以神，大抵盤空處，如雷霆之旋太虛，頓挫處，如鐘磬之揚餘韻，精神團結處，則高以侈，敍事繁密處，則抑以斂，而其要者，純如繹如，其音翺翔於虛無之表，則言外意無不傳，樂記師乙所謂上如抗，下如墜。曲如折，止如槀木，纍纍乎端如貫珠，皆其精理也，知此則通乎神矣』。　先生又問應讀之文，京卿曰：『第讀古文辭類纂經史百家雜鈔二書足矣。曾文正之文，以昌黎爲間架，而其神理之曲折，則皆廬陵也，故黎蕪

齋謂歐陽文忠後一人，君善學之，會心不遠矣』。明年，又晤京卿於日本，又爲論讀書作文之法曰：『文正言凡文學家，讀經之外，宜讀七書，曰史記，前後漢書，莊子，韓昌黎集，文選，說文解字，通鑑，此七書者，天資薄弱者，適其一二已足，中材則通其三四，若能盡通之，則全才矣』。又言文者天地之精華，牢籠宇萬有，靡所不該，貴在獨立。不當偏滯一隅，君文理氣太重，夫以理爲學，固美矣善矣，若以理學爲文，動雜以陰陽理氣之說，則易入於膚庸，而無變化，其弊與考據家之支離，詞章家之浮靡，異體而同譏，宜洗滌之』。　先生大心折，及京卿卒，　先生悲惋者兼旬，嘗曰：『余受業鎭洋王先生紫翔，定海黃先生元同，嘉興沈先生子培而外，平生景仰者，惟先生一人而已』。〔二二三〕

於友則同邑張海民培堉，王晉蕃康壽，茹經堂文集三編卷七有傳　李虎生炳，陸禮南朝琮，畢枕梅光祖，文集三編卷七有傳　張拙嘉樹蓂，文集二編卷六有傳略　王彬儒鳳璘，陸勤之起，吳縣曹叔彥元弼，江陰章琴若際治，文集二編卷八有墓誌銘　陽湖趙劍秋椿年，武進劉淮生翰。丹徒陳善餘慶年，文集三編卷八有墓誌銘　常熟孫師鄭同康，常熟丁秉衡國鈞，元和曹夔一元忠，泰州盧羲侶求古，如皋姚小賓彭年，寶山邵心炯曾鑑，陽湖莊思緘蘊寬，上海趙韻丞世修，丹徒殷墨卿松年，海門劉乙青宗白，□□沈頌棠鵬、崇明王丹揆清穆，文集四編卷七有王文恪公行狀　萍鄉文芸閣廷式，海鹽張菊生元濟。□□李盤碩審之，杭州汪伯唐大燮，蘇州顧康民肇新，長白世伯先善世，山陽丁衡甫寶銓，文集四編卷八有神道碑　□□辜湯生鴻銘，侯官陳石遺衍，文集四編卷八有墓誌銘〔二二四〕而最所心契者，則爲曹叔彥編修與王丹揆右丞也。〔二二五〕

叔彥編修光緒甲午進士，特詔授職編修，主講兩湖書院，及蘇州存古學堂，著有禮經校釋周易鄭注箋釋，中庸通義等，今年政八十，先生與編修交誼略見於贈編修七十壽序，其略曰：『吾輩生斯世也，爲斯世也，所居而安者，易之序也，既不能合宙合之消息，以旋乾轉坤，惟有以默識諸心者，準之聖經之卦，初乙酉歲，余肄業江陰南菁書院，君訪余於章字齋中，君年十九，治詩禮，余年二十一，研性理，一見如舊相識，訴合無間然，斯時也，文德純愨、民志咸定，其當小畜與履乎，洎壬辰甲午歲，余與君先後捷宮，余佐農曹，君襄內翰，上下交同而志同，爰訂金蘭之契，二人同心，其利斷金，其當泰與同人乎，蠱之上九，高尙其事，蓋自處在吉凶悔吝之外，故經不繫以吉，是豈君與余之初志哉，厥後君膺張文襄公之聘，主講兩湖書院，昌明經術，敎思無窮，臨大亨以正矣，迨奉特詔授職編修，異數殊榮，邱園生色，賁之文明以止也，無何而爲大過習坎之時，棟橈本弱，入于坎窞，於是兩人又以獨立不懼，常德行習敎事相勖勉，天之與山，相望而不相即，其象爲遯，物不可以終遯，惟冀陽息而爲壯，艱貞晦明，又豈君之初志哉，然而夬夬能決，姤之一陰，羸豕蹢躅，有隕自天，無何而爲革，痛矣夫，虎變豹變，講學以開文明而已，易之終，受以既未濟，自天地萬物，以至一人一事，無有能越其範圍者，豐之見沫，旅之焚巢，中孚之鼓龍，小過之鳥音，龍潛蛇門，占事知來，惟思患預防，斯君子之光其暉吉矣』。〔二二六〕　先生集中與編修論學書牘最多，至今猶函札往來無虛日，可知二老道義之交，蓋久而彌笠也。余於癸亥受　先生命，偕同學畢貞甫壽頤唐立厂蘭蔣不渠庭曜白心齋虛侯芸圻吳子馨其昌六人，同受禮經於編修之門，編修別字復堂，嘗私號所謂復堂七子者也。

丹揆右丞光緒庚寅進士，以主事僉分戶部，考取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充會典館協修，旋傳補章京，改任外務部榷算司主稿，擢商部右參議，右丞，尋出爲直隸按察使，乞養歸，尋又起用浙江監理財政，入民國任太湖水利局督辦，年八十二卒，私謚文恪，〔二七〕著有農隱廬文集若干卷。

〔二八〕　先生與文恪交誼，略見於文恪茹經堂奏疏序，其略云：『太倉唐君蔚芝少余五歲，光緒壬午，年十八，領鄉薦，余三試南闈，報罷，戊子偕舉京兆試，年二十九矣，已丑與君同上公車，晤於都下，一見如舊相識，遂締交焉，君與余皆無世俗嗜好。專以文章道義相磋磨，逾年庚寅，余以二甲進士觀政農部，又二年壬辰，君亦以二甲進士觀政戶部，初余分河南司，君分江西司，旋同兼雲南司，戶部四大司，雲南其一也。兼理漕政，自是君與余聯席治事者七八年，丙申，君兼譯署行走，戊戌，余亦兼譯署行走。辛丑，同補外務官，癸卯，同以經濟特科徵，是年新設商部，君以郎中擢授商部右丞，余以員外郎擢授商部右參議，自是專治商政，恐國內商情之不得上達也，甲辰余以考察商務南行，丙午春，余回部，君已升任侍郎，余轉升右丞，其時部中人才極盛，君尤注重路政，派員密查，管路

直臣直督袁世凱不諧然，君抗疏力爭，六月，余忽奉命除授直隸臬司，蓋左遷也。知袁氏之陰謀疾視也，請假南歸，假滿，即請開缺，未幾，丁內艱，是冬君方署理尚書，亦丁內艱，我兩人十數年中，進退一轍，遭遇若有天緣，自是厥後，蹤跡略疏。而書問往還，歲時無間。〔二九〕文恪之疾革也，　先生兩夢其檢理行裝，若將遠去，越日而赴至，其卒也，　先生哭之慟曰：「自古以性情相契合，締交畢世者，罪矣，而如公與余同譜同寮，同進同退，同韜晦以遯世，始終不渝，殆憂憂乎不能多覯，今公往矣，而余尚孑然虛生，俛仰身世，不覺霑襟之浪浪矣」。〔三〇〕其相契之深至如此。

百谷匯爲江海，無百谷，無以成此江海，無本之水，其涸可立待，惟人亦然，非家學與師友淵源，不足以成大德大業，作淵源篇。

〔一〕據茹經堂文集三編卷五王考府君事略
〔二〕據茹經堂文集卷五先考府君事略
〔三〕據茹經堂文集卷五先妣胡太夫人事略
〔四〕據茹經堂文集二編卷五三省樓賸稿跋
〔五〕據茹經先生年譜
〔六〕據茹經堂文集三編卷一王文貞先生學案
〔七〕據茹經堂文集三編卷五王紫翔先生文評手蹟跋
〔八〕據王文貞先生學案
〔九〕據茹經堂文集卷一黃元同先生學案
〔一〇〕據茹經堂文集三編卷五王紫翔先生文評手蹟跋
〔一一〕據黃元同先生學案
〔一二〕據蕭經先生年譜
〔一三〕據茹經堂文集二編卷五周易故訓訂跋
〔一四〕清史稿列傳二百五十九本傳
〔一五〕見拙著沈寐叟年譜史稿脫漏
〔一六〕據清史稿
〔一七〕見年譜
〔一八〕見茹經堂文集三編卷五沈子培先生年譜序案即序拙譜
〔一九〕茹經堂文集四編卷五譜第曹君叔彥七十雙壽序
〔二〇〕見年譜
〔二一〕沈子培先生年譜序
〔二二〕節錄清史稿列傳本傳
〔二三〕據茹經堂文集三編卷五桐城吳摯甫先生文評手蹟跋
〔二四〕多據年譜
〔二五〕得諸緒論
〔二六〕茹經堂文集四編卷五譜弟曹君叔彥七十雙壽序
〔二七〕據文集四編卷七王文恪行狀
〔二八〕書已印行
〔二九〕見王丹揆農隱廬文集
〔三〇〕見王文恪公行狀

（未完）

下期要目預告

抗戰前中國鑛物燃料生產概況　趙恩廊
北歐戰爭的秘密——第二次歐戰秘史之三　江祿煜
隋唐紡織印染秘物考　香厂
流虬之命名考　姚烈文
黃蕘圃先生年譜補　王欣夫
上海徐家匯與天主教　香厂
台灣的中學校　李基楊
獨立畸行的錢名山　陸丹林
西行雜談（通訊）　凝

國際論著

一九四七年的國際政治

儲玉坤

一、和平旭日的東昇

英國外相貝文在四國外長會議與聯合國大會圓滿結束之後，得意洋洋的自紐約返國，臨行時向報界發表談話稱：『和平的旭日正在東昇了；國際間的疑雲都可以消除了』。這一句簡單明瞭的談話，足以說明一九四六年國際政治的全貌。但是在紐約四國外長會議獲得重大成就之前，國際上的波瀾迭起，眞使人不知一九四六年的歸趨？但是現在終算替一九四六年獲得了一個平靜的歸趨，又給一九四七年的國際政治奠定一個大可樂觀的始基。

二、紐約外長會議的結果

紐約四國外長會議於十二月十二日圓滿結束了。不僅完成它預定的任務，將巴黎和會所通過的對義・羅・匈・保・芬五國和約草案予以通過，並決定於來年二月十日在巴黎簽字；而且又作進一步的決議，下次四國外長會議定於明年三月十日在莫斯科舉行，討論對德奧兩國的和約草案。這不能不說是這次四國外長會議的重大成就。

緣在一九四六年的一年之中，各國的政治外交家爲了收拾戰後的殘局以締造世界和平，不知召開了多少次的國際會議；從本年一月間聯合國大會在倫敦舉行第一屆會議開始，接連在巴黎召開過兩次四國外長會議，始使廿一國和會得在巴黎開幕，其後聯合國大會第二屆會議又在紐約舉行，四國外長也就順便在紐約開會。在此期間，各國的政治外交家不辭勞苦，風塵僕僕往來於倫敦巴黎與紐約之間，他們心胸中唯一的憧憬，就是在如何爲世界和平奠定一個鞏固的始基。故在歷次的國際會議中，終是不惜任何唇舌，儘量陳述各人的意見，雖然迭次引起波瀾；但是戰後人類愛好和平的良知，終於克服了一切障礙，而將其所面臨的最感棘手的國際問題商得妥協辦法，使一九四六年仍能獲得一個平靜的歸趨。所以我們對於紐約四國外長會議的圓滿結束，不能不表示相當的滿意；而認此爲締造世界和平必能成功最有力的保障。

自從四國外長會議討論對義・羅・匈・保・芬五國和約草案商有成議之後，國際上就充滿了樂觀的氣氛，展開了一幕美妙的遠景；法國政界首先表示滿意，蘇聯政論家茹科夫在「眞理報」發表論文，對於四國外長會議的成就，特別加以强調，並以樂觀的語氣說：『觀於四國外長會議的成功，可知四强通力合作，仍屬可能。』這句話實在含有非常深刻的意義，值得我們體味深思的。因爲自從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以來，國際局勢千變萬化，一忽兒「山窮水盡」，以爲無路可走了；但又一忽兒，却「柳暗花明」，覺得前途光明，大有可爲了。這樣的明晦不定，實在使一般愛好和平的人們感覺到煩惱，尤其是希望國際和平的中國，對於國際局勢的演變，無時無刻不在密切注視之中，日夜想望國際局勢能夠早日開朗。成功湖的波瀾迭起，常使我們坐立不安；但是現在人類的良知，終於突破了國際間的疑雲，聯合國大會在討論調查軍隊及裁減軍備兩大難題，本來各國意見紛歧，各人所見不同，不啻是背道而馳，但是經過各國政治外交家的折衷又折衷，妥協又妥協，中・英・美・法・蘇五强的意見，終於趨於一致，成立了九項原則。又當四國外長在討論最感棘手的特里雅斯特港問題時，各國的利害衝突，似乎沒有妥協的餘地；但到了最後，也獲得了協議。列强代表都抱了互信互讓精神，「無事不可商量，無問題不能解決」，眞使我們對於世界和平的前途，發生無限的希望。

三、聯合國大會的成就

第二屆聯合國大會在紐約舉行，到了十二月十六日也宣告圓滿結束了。在開幕之初，各國的意見，十分紛歧，以致成功湖的波瀾迭起；加以聯合國大會所討論的問題，無一不是當前最感棘手的國際問題。例如（一）西班牙弗朗哥政權問題，（二）調整各國國外駐軍問題，（三）託管條款的實施以及各託管國所提出之託管協定，（四）普遍裁減各國軍備問題；（五）若干國家的申請加入聯合國機構問題，（六）安全理事會常任理事國所施行的否決權問題。除了第三第六兩個問題而外，其餘均獲得協議，尤其對於裁軍問題，獲得了重大的成就。

關於裁軍問題，是蘇聯外長莫洛托夫首先提出的。他說：「普遍裁減軍隊，對於所有國家，不問其爲大國或小國，均有莫大裨益。人類的希望，即繫於此」。至於蘇聯建議的內容要點有四：（一）聯合國大會爲世界和平計，應承認各國普遍裁減軍隊之一項原則；（二）應禁止以原子能用於軍事上之目的；（三）聯合國大會應向安全理事會提議，確保此等原則付諸實施；（四）聯合國大會應籲請各會員國，以一切必要之援助，畀予安全理事會。但是美國代表康奈萊發表意見，闡明美國對於裁減軍備問題的態度。（一）裁減軍備與集體安全二事，應同時並進；（二）聯合國大會應採確切之措施，俾使裁軍能普遍而且能有效；（三）原子能必須由聯合國機構負責加以管制；（四）吾人匪特必須計及各國所有現役軍隊，且應計及其隨時可動員之軍隊。

但是聯大討論來討論去，意見仍極紛歧，很難獲得妥協，到了最後，終算通過了「裁軍大憲章」。其要點有九：

（一）聯合國大會承認有儘速實行普遍軍縮之必要。

（二）促請安全理事會根據工作之緩急，採納一切實際與必要之措置，藉以達成此項目的。安全會爲此而起草之各項計畫，應送達聯合國各會員國，再由聯合國大會召開特別會議加以審查。

（三）促請原子能委員會通過管制原子能之辦法，使其用途限於和平方面，猶如一九四六年一月二十四日所頒佈之規章中第五條所規定者。

（四）聯大應敦促安全理事會儘速審查原子能委員會之報告，俾使該委員會之工作得以圓滑進行。安理會應儘速完成若干有關監察管制及禁止原子武器與其他集體破壞工具規章之審查工作。

（五）聯大應請安理會儘速起草有關監察工作之各項措置，並提供切實有效之保證，俾使恪守規定，各國得有保障，不致爲其他違反規定國家所危害。此等保證包括管制原子能以及限制與縮減軍備之其他措置。

（六）應即成立一國際機關，藉以實施爲縮減與管制軍備而通過之各項辦法。

（七）聯大應敦促安理會，使接收各國武裝部隊之時日迅速到臨，並促請會員國將其駐於前敵國領土上之軍隊作平衡與疊進之撤退，並儘速將其駐於其他聯合國會員國領土上而未得有關國家允許之軍隊撤退，猶如各項條件或協定中所明白規定者。

（八）現行決議中所包括之各項規定，不得變更聯大於一九四六年一月二十一日成立原子委員會時通過之決議。

（九）聯大應籲請聯合國各會員國以一切可能之援助給與安理會及原子能委員會，俾樹立及維持國際和平與安全。

四、德國問題的前途

由此可知，一九四七年國際會議唯一的課題，乃在謀得德國問題的解決。

紐約四國外長會議雖然沒有討論到德國問題，但是決定於一九四七年三月十日在莫斯科舉行外長會議時，將討論對德奧兩國和約問題；同時英美兩國佔領區合併的協定，也在紐約簽字成立了，並希望法蘇兩國亦能加入。從這個協定，至少可以看出英美對於德國所抱的態度。

這個協定，是由英美兩國外長在紐約簽訂的，自明年一月一日起實行。內容歸納起來，有下述各點：（一）其目的在使德國至一九四九年年內，得以自給自足；（二）兩佔領區合併後之進出口貿易，將由英美兩國聯合委員會，加以解決；（三）提高兩佔領區內居民之生活水準，尤其須增加粮食配給的數量；（四）進出口貿易，如不能平衡，則其入超之數，將由英美兩國平均負担。

五、展望一九四七年

四國外長會議與聯合國大會的重大成就，實爲列强合作共同締造世界和平的有力保證。但是最近國際形勢的好轉，據英國自由黨曼徹斯特導報的分析，這是由於蘇聯政策有重大轉變所致。該報並呼籲西方各國的政治外交家，利用此一不可多得的機會，善運智慧，與蘇聯謀得澈底的合作。最近又聽到美國考慮貸款與蘇聯的消息，足見美國的政治外交家，已能高矚遠瞻，善用其外交手腕，謀得各國的合作。所以目前美妙的遠景，在一九四七年之內，或有實現的可能，但是最重要的關鍵，還是在美蘇兩國的政治外交家能否從大處着眼！

一九四六年十二月十八日

論著

美國國務院的組織與人物

振綱

稍爲留意國際政治的人士都知道：美國是沒有所謂外交部的，掌理外交事務的綜合機構叫做國務院(Department of State)；美國又是沒有所謂外交部長的，主持外交行政的主管長官叫做國務卿(Secretary of State)；而且這個國務院的國務卿，不但是外交機構中的首長，同時又爲整個內閣裏的領班，其地位有似我國的行政院長兼外交部長，或英國的首相兼外長。

但是，對於下列底幾個略帶專門性質的問題，例如：美國的國務院是怎樣起源和何時成立的？日後如何演變的？美國歷史上著名的國務卿有那幾位？目下國務院的組織機構是怎樣的？它的主持人物底外交生涯和思想政策又是如何？恐怕有一部份人還不大十分明瞭。不過，若欲透澈了解關於美國國務院的一切，那末，上面所提起的種種，乃是不可不知的。

本文的目的，就是想用簡明的圖表和文字，來敍述美國國務院最初的成立情形，日後的發展經過，現在的組織系統，以及過去重要人物的功勳和今日負責官員的生平，使喜歡研究美國政治的讀者，獲得一些必須知道的知識。

抑有進者，在今日美國已成爲世界上最最富强的國家，同時又是「東」「西」集團對抗中的西方領袖，因而她在外交上的一舉一動爲全球人士所密切注意的當兒，我們對於這個擬定美國外交方針的機關和這些執行外交政策的人物，更應該有一深切的認識。蓋唯有如此，我們纔能了解美國對於目下若干國際難題所抱的態度；亦唯有明瞭美國的立場後，我們纔能預測未來世界的動向。因此，本文所討論的，不但在研究政治學理上，有其需要；即對於觀察國際實況者，亦有幫助。但由於篇幅與時間的限制，以及參考材料的不足，遺漏之處，在所難免，尚希海內政治學者、國際專家教正之。

一

國務院的名稱，是一七八九年九月十五日所開始採用的。在該時以前，也是叫做外交部(Department of Foreign Affairs)。那時主持外交部的，是傑(John Jay)；他任職的期間（一七八三年——一七八九年），正是獨立戰爭後美國建國史上最艱苦的一個時代。

改名爲國務院後的第一任國務卿，係傑弗遜(Thomas Jefferson)；他是一七八九年九月二十六日由華盛頓總統所任命的，而於翌年三月二十一日就職。在那個時候——國務院成立的初期，院內官員，除國務卿外，祇有公使三人，祕書五人，以及領事人員十六人；駐於海外的使節，則有四個公使。其後，國務院的組織逐年擴大，而人員則漸漸增加。到一八三八年，院內官員增至五十人，駐外公使九人，使館祕書九人，參事十一人及領事六人。在第二次歐戰初期，服務海外與院內工作的高級官員共有七百三十九人，下級屬員多至二千六百人。其中六百人在院內任職，餘則均駐節海外。（筆者註：上述數字係根據B. D. Hulen之「國務院內幕」一書。）經過這次大戰後，國務院的人員一定大大的增加；那末，現在究竟有多少呢？依據「幸福」雜誌(Fortune)一九四六年七月號上所載「美國外交機構」(The U. S. Foreign Service)一文中的統計：截至一九四六年五月一日止，國務院屬下共有五十五個大使與公使，八百十八個外交官員，六百四十個戰時助理官員，二百四十個「非職業的」副領事，三千六百個普通職員（如公文使者、書記等），三千個低級屬員（如打字員、接線生等）全部人員約共一萬一千人；並在海外六十八個國家裏，設立三百零三個大使館、公使館及領事館。

三

從一七九〇年就職的第一任國務卿傑弗遜起，到今日的貝爾納斯爲止，美國共有多少個國務卿呢？答：共有五十位。這些國務卿是誰呢？茲將其中有大功於美國或對我國有關係的幾位，略述其生平如下：

傑弗遜——上面已說起，他是美國的首任國務卿；在未膺任此新職以前，係駐法公使，因此，他對於歐洲局勢，異常熟悉。他担任國務卿時，適逢歐洲因法國大革命而引起共和與君主間的戰爭。憑着他對於歐洲各國國情的深切認識，傑氏所採取的政策，既不偏英，又不袒法。一方面，務使新近誕生的美利堅合衆國不捲入其他國家的爭執旋渦中；另一方面，則盡量利用英法等國間的矛盾，來爭取寶貴時間，讓美國可從容奠定國基和培養國力。傑氏後來曾兩次被選爲總統。

麥廸遜(James Madison)——他是傑弗遜任總統時的國務卿。在任時最大的貢獻，乃是乘拿破崙的有事於歐洲，替美國從法國手中買到密士西必河西的路易西那一大塊土地。麥氏後來繼傑弗遜爲美國總統，並連任一次。

門羅(James Monroe)——他是麥廸遜任總統時的國務卿。在他任內，結束一八一二年的對英戰爭；從此，英美關係開始好轉。門氏後亦爲美國總統。

亞當士(John Quincy Adams)——他是美國第二任總統老亞當士(John Adams)的兒子。他任國務卿時，總統是門羅。著名的「門羅宣言」，就是這位小亞當士起草而用門羅總統的名義發布的。他後來也當選爲總統。

布哈納(James Buchanan)——他是一個擴張主義者。德克士的佔據、美加疆界糾紛的解決以及新墨西哥的獲得等等，都是布氏任國務卿時期內的重大事件。他又力主美國應向古巴發展勢力。

韋勃斯特(Daniel Webster)——他是一個著名的法律家和雄辯家。曾在赫立遜(Harrison)、泰勒(Tyler)與費爾摩(Fillmore)三位總統下，担任國務卿多年。在國際事件和國內問題上，韋氏是一個成功的調和者。他主要的成就，就是跟英國訂立韋勃斯特·阿許部登條約 (Webster-Ashburton)，用和平方法解決非常棘手的邊界爭執。

西華德(William Seward)——他是林肯和詹森(Johnson)兩位總統時的國務卿，係新共和黨中的卓著人物。他的任內，恰逢美國南北戰爭的爆發，因此，應付微妙的國際關係，實費一番心血。在戰爭中，他極力阻止英國的援助南方；戰事結束後，他幫助墨西哥人驅逐法國在墨境的勢力。西氏亦是一個主張擴展政策的人。一八六七年，他從俄國處買得亞拉斯加。

海(John Hay)——我們中國人大概都知道海約翰的名字吧，因爲他是門戶開放政策的制定者。他又代表美國簽訂第一次海牙公約。一九〇五年，他襄助老羅斯福總統調停日俄戰爭。

路德(Elihu Root)——他是一個熱烈主張設置國際機構以獲得世界和平與國際正義的人物。對於拉丁美洲，他致力於善鄰政策的建立；這個善鄰政策，後來到了赫爾時代，更其是積極推行，轉換了中南美各國對美國的觀感。

許士(Charles Evans Hughes)——他是哈定(Harding)及柯立治(Coolidge)兩位總統時的國務卿。他跟我們中國關係，有如前面所述的海約翰，也是非常密切的。華盛頓會議是他所主持的，九國公約亦是他發起的。一九三〇年胡佛總統任命他爲最高法院院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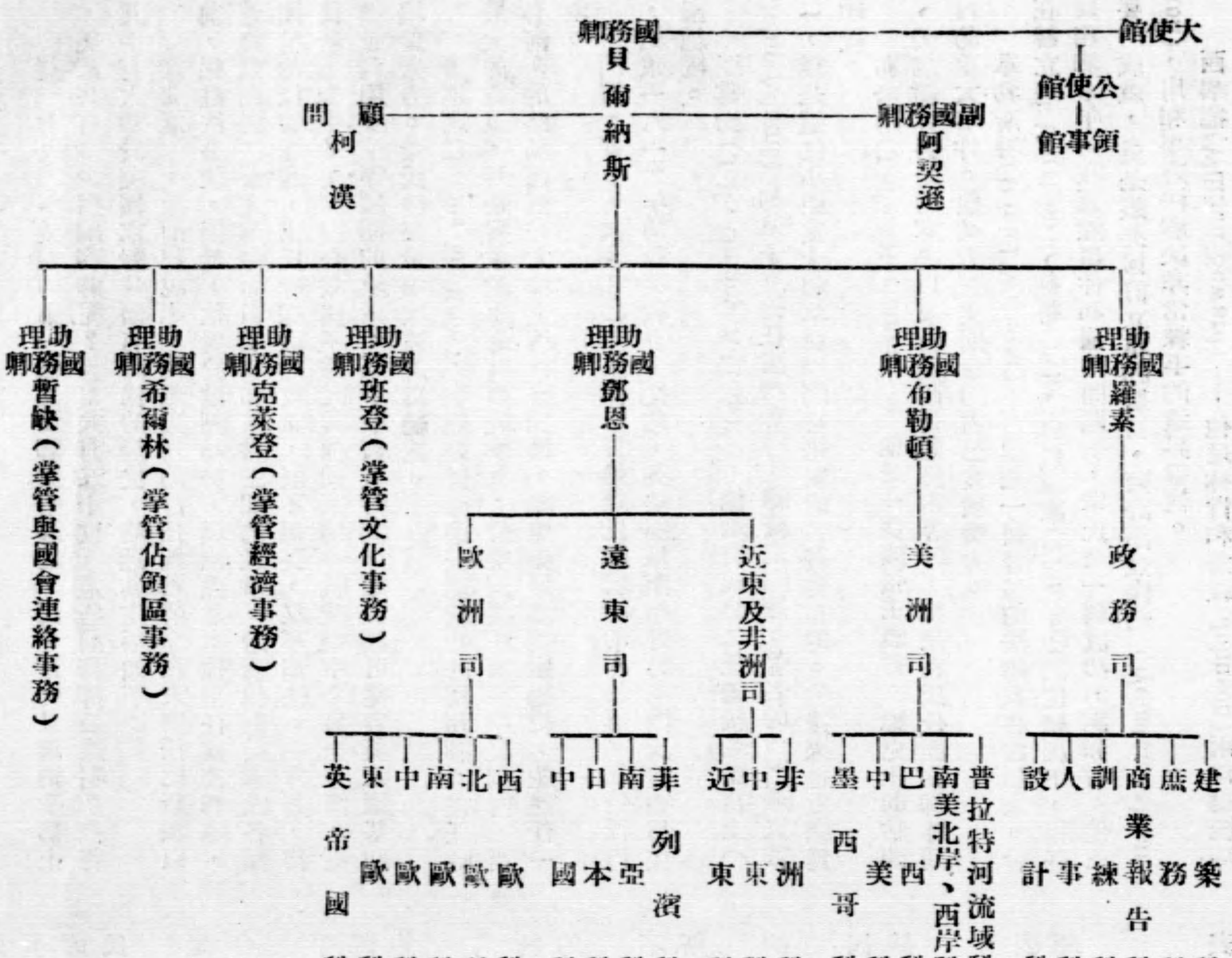
史汀生——他是胡佛總統時的國務卿。九一八事變發生後，他提倡「不承認主義」，並力促英法對日採取强硬態度。第二次大戰時，史氏任羅斯福政府裏的陸軍部長。戰爭勝利後，便功成身退。

赫爾——他是羅斯福總統時的國務卿，乃第二次大戰中美國外交政策的執行者。他所提倡的，在前期(指戰爭未發生前)係善鄰政策與互惠貿易協定；在後期(指戰爭已爆發後)係援助民主國家及反抗侵略陣線。後因年老力衰而辭職。不久以前，患病甚劇，但卒告脫險，眞是起死回生。赫氏現年已七十有五。

斯退丁紐斯——他是羅斯福總統後期與杜魯門總統初期的國務卿。一九四五年四月在舊金山舉行之聯合國會議，就是由斯氏以美國國務卿與代表團團長的資格而主持的。辭去國務卿一職後，調爲美國出席聯合國安全理事會的常任代表。後來，斯氏將此職亦辭去。

四

過去的歷史講好了，接下來談現今美國國務院的組織機構吧。請閱下表：



從上面的表中，我們可以看出美國的國務院，是以國務卿爲首長，輔以副國務卿。如果國務卿算是指揮駐外使節活動國際坫壇上的總司令，那末，副國務卿便是參謀長了，但任此職者，習慣上總是那些政黨色彩較淡的職業外交家。在七個助理國務卿中，眞正掌理純粹外交事務者，就是鄧恩(Dunn)和布勒頓(Braden)兩位。我們在報紙上時常看見的范宣德(Vincent)，便是隸屬於鄧恩下的遠東司長。顧問柯漢(Cohen)所負責的，乃是關於法律方面的事務，以備國務卿的諮詢。（筆者註：上表係採自前面堪起過的「美國外交機構」一文，由筆者加以修改而成。）

五

現在來介紹這幾位今日主持並執行美國外交政策的人物：

首先要說到的，自然是國務卿貝爾納斯。他是南卡羅林那州(South Carolina)人，生於一八七九年五月二日。以律師起家，並做過新聞記者。又曾在本州當過法官。一九一一年到一九二五年，任衆議院議員。一九二五年起，轉入參議院，直到一九四一年。三十年的議員生涯，使貝氏對有關美國的國內、外事非常熟悉，同時，他與國會中各方面人物的關係極爲融洽。一九四一年六月，羅總統任命他爲最高法院法官；翌年十月，調任戰時動員局長，對執行戰時計劃，出力甚多。貝氏曾隨羅總統出席克里米會議，參與機密外交的討論。一九四五年六月，杜魯門總統任命他爲國務卿，負起主持戰後和平外交之重任。因爲他的對蘇「不讓步」政策，故「自由派」人士說他是「保守份子」。

其次要提起的，是副國務卿阿契遜(Acheson)。他現年五十三歲，從他留着濃密的上髭一點上看去，阿氏很像一個英國外交家。這種英國式的外表，乃是由他的家庭方面得來的。他父親是聖公會的主教，母親是一個有錢的加拿大酒商的女兒。阿氏幼時，曾在加拿大居住甚久。大學

是在耶魯、哈佛讀的，一九一八年在哈佛得法學士學位。其後，一度担任律師。一九三三年五月，羅總統任命他爲財務部次長。第二次歐戰發生後，阿氏主張援助英國。一九四一年，被任爲助理國務卿。在貝爾納斯繼斯退丁紐斯爲國務卿時，阿氏昇爲副國務卿。據傳阿氏乃目下國務院中之「自由派」人物，對華萊士之外交主張，頗表同情。順便要提起一點，這個副國務卿阿契遜和盟國管制日本委員會中的美國代表艾其森（Atcheson），乃是兩個人。因他們的姓相似，常有人弄錯。

掌管美洲事務的助理國務卿布勒頓，是一個拉丁美洲通，他曾担任駐哥倫比亞、古巴及阿根廷等國的大使。他跟阿根廷的獨裁者庇隆（Peron），是寃家對頭。他曾公開斥責庇隆爲法西斯主義者。但是在阿根廷的總統選舉中，庇隆是膺選了。有人說這是布勒頓的失敗，然乎？否乎？讓日後事實來答覆。布氏生於一八九四年。他是一個運動家，在耶魯讀書時，是該校水球隊中最優秀的選手。大學畢業後，即從事商業。任職於南美各國時，在設法阻止納粹在南美擴展勢力的一點上，厥功甚偉。一九四五年八月，布氏從駐阿大使調爲助理國務卿，以迄於今。他是一個胖子，約重二百三十磅。

掌管文化、宣傳事務的助理國務卿班登（Benton），是一個喜歡担任「副」的職務底人，而絕不願担任「正」的名義。這眞是特別，然而事實確是如此。他做過經濟發展委員會副主席（主席乃霍夫門Hoffman），芝加哥大學副校長（校長乃赫德慶Hutchins）；而現在他是助理國務卿（國務卿乃貝爾納斯）。因此，就有人替班氏取一個綽號，叫America's No.1 No.2-man，直譯之，即是「美國的頭等底二等角色」。他以經營廣告事業起家，賺錢甚多，在三十餘歲時，已是百萬富翁了。正在大交財運的時候，他忽然從商界中退休，而移轉他的注意力到教育、文化方面去。在任芝大副校長時，班氏主張利用無線電和電影兩項工具，以推行教育、文化工作，極獲效果，足見他眼光的遠大與見識的新穎。他是一九四五年下半年任命爲助理國務卿的。戰時情報局(OWI)所未了的工作，即是由班氏所接管的。但是，他主要的任務，乃是將美國的文化、學術介紹到國際的思想市場上去。

上面這幾個人物，都是駐在國務院內擬定政策與發佈號令的；下面筆者將約略提出那些出使海外折衝於國際坫壇上的外交官。恕節省篇幅計，仍列表以明之：

國別	大（公）使姓名	略歷
中國	司徒雷登大使	教士，教育家，曾任中國燕京大學校長多年。
英國	格德奈(Gardner)大使	行政家，曾任北克羅林那州州長，今年冬被任爲大使時，係爲內政部次長。
蘇聯	史密士(Smith)大使	軍人，在諸曼第登陸戰後，任最高統帥艾森豪威爾之參謀長。
法國	卡佛萊(Caffrey)大使	職業外交家，歷任助理國務卿、駐古巴大使，駐巴西大使等要職。
捷克	史坦因赫脫(Steinhardt)大使	職業外交家，曾任駐蘇聯、土耳其等國大使。
阿根廷	梅西斯密士(Messersmith)大使	職業外交家，曾任駐古巴、墨西哥等國大使，現在阿根廷推行綏靖政策，即一反往日布勒頓之「反庇隆」政策。

脫稿於十二月十五日

第二次歐戰祕史之二

關於波蘭的慘敗

W·洛德著
江祿煜摘譯

從畢爾蘇斯基到貝克

正如比利時，波蘭是一個由於地理條件的關係而註定成爲戰場底國家。她處於兩個强大的國家中間——俄國與德國，而這兩個國家都可能是她未來的敵人。對於來自任何一方面的侵略，波蘭並沒有天然的障礙物足以防禦她自己的領土，因爲就地勢而論，波蘭跟德國和俄國乃是同在一大塊的平原之上。

波蘭獨裁者畢爾蘇斯基元帥（Marshal Pilsudski）的天才，主要地是用來維持波蘭的安全，他所採取的外交方策，就是對於這兩個可畏的鄰居，一面極力表示恭敬，一面則保持本國獨立（譯者註：此卽我國之所謂「不偏不依，不抗不卑」之態度也）。他看得很清楚，假使波蘭投入任何一面的懷抱中，那末，她將要冒雙重的危險：如果她的保護者勢力衰弱了，其他的一個恐怕就要來併吞她；反之，如果她的保護者地位增强了，波蘭或將降爲只是一個附庸國而喪失她日後運用以夷制夷的外交政策底可能性。

畢爾蘇斯基死了之後，繼承她的，乃是一班聲望較次，能力較差的政治家。內中分兩派：一派叫上校派，因爲它的領袖是貝克上校（Colonel Beck），他曾担任波蘭外交部長多年（譯者註：一九三九年九月德波戰爭爆發時，渠係波蘭外長，波蘭淪陷後，逃至羅馬尼亞，後患肺病而死）；另一派叫將軍派，因爲它的首腦乃斯米格萊——里資將軍(Ganeral Smigly-Rydz)，後來晉升爲元帥（譯者註：德波戰爭中，渠任波蘭軍隊之總司令）。

在這兩派中，上校派是佔着上風，因此，波蘭外交政策，係由貝克所主持。他是那些爲了圖謀個人權力以致使歐洲遭遇災禍的政治家中底一個（譯者註：作者的所謂那些政治家，乃指張伯倫、達拉第等人，參閱本刊上期拙譯「第二次歐戰祕史之一——關於戰爭的起源」）。貝克放棄了畢爾蘇斯基元帥的既不偏俄、又不依德的安全政策，而成爲柏林的應聲蟲。他是納粹在大陸上，尤其在東南歐洲，的送信人。顚覆小協約各國（捷克斯洛伐克、南斯拉夫、羅馬尼亞）間底團結的人，就是他；此一事乃是德國在佔領捷克前所必須經過的預備步驟。

這裏有一件從未公布的關於貝克向納粹主人獻媚底事件，可以解釋爲什麼任職多年的波蘭駐法大使達查勒蒲胡斯基公爵(Count de Chlapowski)突然地掛冠辭職。這事的發生，係在戰事爆發之前沒有多少時候；在該時，除出極少數經常受納粹資助的報紙外，大部份的法國報章已不再接受德國政府的金錢，來收買它們的社論。不過，雖然來自德國方面的錢，是帶有嫌疑的，但是波蘭方面的錢，却不在其例。有一天，達查勒蒲胡斯基接到貝克發出的命令，吩咐他給法國報草數百萬法郎，要叫它們的社論，在評論某某幾項問題上，採取如此如此的意見。對於此事，這位波蘭大使知道兩件事：第一，華沙自己是沒有這許多供宣傳用的資金；第二，叫法國報章的社論中所採納的這種種意見，實無關波蘭的利益，乃是爲了德國的好處。對於他，這是很顯明的，德國人是在利用貝克去收買法國報章，因爲德國人知道，他們的錢不會被接受的。因此，他就從巴黎回到華沙，去

見貝克。

『我不能依照你所指示的，去浪費這一批錢。』這位大使說着，『如果你堅持的話，我只得向你辭職。我所希望的，就是你無法找得另一個願意執行這個卑鄙命令的波蘭人。』

貝克笑笑而這樣答覆：『我接受你的辭職。至於另外找一個人去實行這事的一點，用不着你操心的。那並不是一件難事。』

的確並不難。達查勒蒲胡斯基公爵是被撤換了。從此法國報章的各欄中，充滿了粹納的宣傳文章。

是貝克本人向納粹報告達查勒蒲胡斯基的反德態度呢？還是納粹自己早已知道達查勒蒲胡斯基是一個反德而親英法的份子呢？不管是由於那一點，這位前波蘭駐法大使的名字，係在納粹的黑單之中，並且因此而犧牲者了。他可說是間接地爲格殺打撲(Gestapo) 所謀害的（譯者註：格殺打撲係納粹的秘密警察，有人譯爲蓋世太保，其最高長官卽爲希姆萊）。事情是這樣的：在納粹佔領波蘭之後，他就被逮捕。受了慘苦的刑罰後，便送到犯人醫院裏去，旋卽在該處死亡。

波蘭的征服

約在戰事爆發前的二、三個月，有一天我跟波蘭國內一個消息靈通人士談論他們國家的情形。他向我解釋，說波蘭的防禦計劃是完全建立在下面的一個論點上：卽是波蘭必須阻止德軍的侵入，直到來自西方的援助抵達波蘭。波蘭軍事領袖估計，對於德軍的進攻，波蘭的軍力可以抵抗三個月；過了這時候（譯者註：指三個月之後），德軍將由於英法在西線的牽制作戰，而不能在德波戰線上集中足夠擊敗波蘭的兵力了。

當眞的試驗開頭臨到了的時候，上面這個論點的兩種假定，統統不行。波蘭軍隊既不能抵禦德軍的侵入，盼望中從西方來的援助又沒有實現。所以遭遇到這雙重的失望，其原因乃由於波蘭在戰事爆發前所造成的政治錯誤。現在來舉出一個例子：關於德軍擊破波蘭防線所需的時間一點，波蘭原來的估計與後來事實的表現大相逕庭，這是因爲在德國併吞捷克之後，波蘭的防禦計劃並沒有因此而予以修改。當納粹的勢力開始從南面來包圍波蘭時（譯者註：指德軍的進入捷克），那就是波蘭末日的開頭。不但沒有體驗到這一點，貝克自己也是促成捷克崩潰的主角之一。捷克的領土城(Teschen)，卽是波蘭在此一罪行中所獲得的贓物。然而正因爲貪了這小小的報酬，以致喪失了整個的波蘭。

當戈林元帥的空軍開始梭子式的轟炸時，波蘭人深切地感覺到他們底錯誤政策所造成的重大災禍。德國飛機從捷克出發，向北飛行，經過波蘭，一路上投下炸彈，直到抵達沒普魯士爲止。然後在東普士加足汽油和添上炸彈，朝南再飛回去，經過波蘭上空，照樣投彈，而回抵捷克境內。如是一來一去，德國飛機不斷地循環地總是在波蘭天空連續擲彈，却沒有浪費一滴汽油或一秒時間在它的本國領土之上。因此，捷克的佔領對於德國空軍的效果，至少等於增加她飛機的一倍。

在另一方面，波蘭也是運道不好。因爲她是第一個遭遇德國攻擊的國家，所以關於德軍戰略的一切新方法，她乃是最先嘗到這種滋味的犧牲者，一點防備也沒有。雖然這些新方法現在已成爲納粹標準戰略的一部份，但是依舊有許多細則迄今尙未有人道及。玆略舉數事如下：

每個人想都讀到下面的一篇報告吧！某次當波蘭軍隊在行軍的時候，忽然碰到許許多多的難民，扶老携幼地擠在公路上，以致軍隊不能前進而貽誤戎機。什麼原因呢？大部份人知道這是因爲敵軍向波蘭人民廣播，僞造命令，叫他們離開原住所，沿着某某幾條公路向內地撤退有以致之；而這些特地指出作爲撤退用的公路，乃是德軍已經探悉波蘭軍隊在開上前線時所必須經過的路綫。這是不錯，但是他們却不知道，這些廣播命令所以能發生如此宏大效力的一個原因，乃是因爲此等命令的的確確係從波蘭的國家電台所廣播出來的。換句話說，波蘭廣播當局已經背叛祖國了。另外又有一件事：波蘭國家電台曾經在戰事爆發的前夕回克拉可夫(Krakow)地方的波蘭居民廣播，籲請他們在九月一日的早晨一齊站在自己家裏的陽台上，以歡迎飛行演習中的航空人員。到了這天，果然有一隊漆着波蘭標記的飛機，內中坐了穿着波蘭制服的飛機師，準時飛到克拉可夫。他們立卽向克拉可夫的飛機場進攻並佔領之，同時又對那些遵從廣播電台的命令而出來看飛機的愛國人民，濫事轟炸。也許有人要問，德國飛機師和兵士所穿着的波蘭制服從那裏得來的呢？德國人實在並沒有經過僞造波蘭徽章等等的麻煩事情，因爲他們所穿的是眞正的波蘭制服——乃是在波蘭國內爲波蘭軍隊所縫製的制服。當波蘭總動員的時候，這些制服便從儲藏所拿出來，預備分給兵士，點查之下，這一包、一包內的東西，原來不是制服，

已經變爲破布和廢紙了。就在波蘭軍隊的面前，他們自己的制服居然會越過國境，去給侵略者穿用。

關於在波蘭國內德國第五縱隊活躍的例子，眞是多得不計其數。從來沒有一個進攻的軍隊這樣詳盡地和迅速地知道對方軍隊在其本國領土內的一切行動。遠在戰事發動的數年前，德國殖民者早已源源不絕地移居波蘭，在戰略要地的附近、德波國界的地域等處購買農田，或在要塞城市中經營商業；而這些人士中的大部份，乃是德國派到波蘭的間諜。他們對波蘭國內情形，極爲熟悉，並且擁有預先準備好底跟侵入軍隊互通音訊的交通工具。有一次，一隊波蘭的軍火卡車停在一個小客棧前面，開車的司機們則在裏面吃飯；他們的飯還沒有吃好，忽然來了幾架飛機，對準這幾輛軍火車，大事轟炸。很顯明的，這些飛機的突然光臨，決非出於偶然，而是接到命令纔飛來的。另外有一次，一大隊波蘭的兵士在一個晚上避入森林中，那是從天空中所不能看出來的；但是，明天一早，就有飛機來，大轟炸這個森林。又是很明白的，飛機是無法發現這批躲在森林中底兵士。

內有叛國份子的擾亂，外遭敵國軍隊的進攻，再加俄國在背後的一拳，波蘭的國家在極短時期內便完結了。在西面的一邊，法國和英國，誰也沒有進行過任何援救波蘭的企圖。

爲什麼波蘭是被遺棄了

有如奧地利在一九一四年處置塞爾維亞的行爲，德國在一九三九年戰事爆發前夕對付波蘭的方法，如出一轍——一面假裝願意跟波蘭談判，並且大聲的抗議，說波蘭已經拒絕柏林所提出的友好建議；但是，在另一方面，德國的外交措置簡直使波蘭從未獲有機會，來利用那個德國說她業已提出的和解方案。這幕喜劇的用意，在迷亂英法的視聽，因而使他們不致前去援助波蘭。

的確，這一次英法終於被逼宣戰了。固然，在這一點上，希特勒是算錯了，因爲他不相信這兩個民主國家會宣戰的，但是，他的計算也並沒有大錯，至少在那個時候，因爲他所相信英法不會認眞作戰的一點，是與事實相符的。雖然英法國內遲疑不決的情形不能阻止他們對德的宣戰，但這事確已阻止了他們對德的積極作戰。從注重現實主義的納粹者看來，這是一樣好的。祇要實際行動適合他們的計劃，納粹當局是不計較紙上說些什麼的。

至於民主國家作戰努力不起勁的主要原因，實是由於他們心理狀態的關係：一面受來自德國方面底巧妙宣傳的影響，一面係他們本國領袖底近視政策的結果。既然英法兩國沒有作戰的願望，因此，他們的迅速決定沒有路線可以直接去援助波蘭一點，亦並不使人驚異；同樣地，他們的決定不擬在西線建立一有力底第二戰場一點，也毫無希奇。關於後面的一點，他們舉出健全的軍事理由，說法國的防守計劃已吸收了她所有的資源，而欲維護那個防禦制度的脊椎——馬其諾防線(Maginot Line)——，則至少需要四十萬兵士，因此，法國便無多餘的兵力以從事攻勢戰了。何況，根據軍事原理，離開自己陣地，深入敵軍火綫，乃是兵家的大忌呀。讓德國軍隊來對馬其諾防線發動攻勢吧，那末，陷入危境的，將是敵人自己。

德國的宣傳力量，對於促使協約國採納這一種決定，亦有相當影響，那就是德國大吹大擂的誇張齊格菲防線(Siegfried Line)的堅固和他們空軍的强大。到了今日，我們知道在戰事爆發的時候，齊格菲防線的建築距完成之期尚遠哩，如果進攻的軍隊有決心的話，突破這條防線，實並非難事；我們又知道該時德國飛機工廠的生產，亦未達到其最高峯。

德國實在並沒有重視英法的宣戰舉動，何以見得呢？她始終未曾把駐在東線的衝鋒部隊調回到西線去。希特勒的目的，乃是儘可能迅速地擊破波蘭，然後掉轉頭來，向西歐國家提出和平。他知道在英法國內依舊存在着一派擁有相當勢力的人物，會準備接受這個和平建議的。然而，在政治情勢上，這是決不可能而那班綏靖者却沒有見到這點。不過，雖然他們不能防止宣戰的發生，但是仍擁有足夠勢力能使積極的軍事行動無從推行。

不要給宣戰的日期迷惑，那只是一頁紙片而已，跟實際的情形毫無關聯。英國和法國並沒有眞正參加戰爭，直到希特勒準備向他們進攻時爲止。因此，在分化敵人和各個擊破的一點上，納粹又獲得一次成功了。

波蘭向前展望

德國人是服膺他們底「領袖觀念」(Fuehrer idee)的，因此，他們相信祇要那班何能成爲領導階級的人物——政客、智識份子、教育家等等——消滅了的話，那末，羣龍無首的波蘭民族將無從進行抗戰，而一羣的普通老百性，則除了爲德國服役外，其他任何事將不會做了。然而波蘭的大

衆偏不相信這一個意見。他們從前所跟隨的領袖在現雖已沒有了，但是這班人民却找到他們自己的解決方案。他們不僅從事抗戰工作，而且進一步爲戰後的波蘭政府以及整個歐洲的聯合，草擬了一詳細的草案哩。這個草案是由勞工團體所起草的；在征服者的虎視眈眈下，此草案居然能藉民主的方式，獲得二千多個祕密團體的贊助和同意。茲將其要點分述如下：

(一)農業之改革，由沒收大地主之土地而實現之。

(二)凡一切公用事業，移交於中央、地方政府或合作社經營之。

(三)財政制度亦須改革，使國內各階層對政府之賦稅能平均負担。

(四)所有曾爲佔領軍工作之人士，均認爲罪犯。

(五)設立特別法庭，以審判戰前執政期內曾濫用職權之高級政府大員及軍事長官。

此外，該草案又採用一人人都享有投票權的新選舉制度，來選舉衆議院與參議院；並且還規定了複決權和創制權，使人民對於政府長官的選擇和他們施政方針的監督上，擁有相當的權力。這些都將載明在憲法之中的。言論自由，將是戰後波蘭國家的基本原則。另外，將推行普及的、免費的初等教育，並且對於願受高等教育的，不予以任何限制。這是剝奪了領袖後底波蘭人民在壓迫者的束縛之下所草擬的國內方案。不以此爲滿足，他們還貢獻一個國際計劃。

這個計劃的要點，可從下面一本戰時祕密出版的小册子——「人民講壇報」——中略見一二。『歐洲問題一定要由歐洲人民共同來解決的。祇恢復波蘭的獨立而同時間不恢復法國、捷克、比利時、挪威、荷蘭……的自由是不可能的。』與此相呼應的，波蘭從事地下工作的若干組織發布了一篇「告全球人民宣言書」：在戰後所建立底『新的世界聯邦裏，將不容勢力均衡軍備擴張等事的存在。』波蘭主張成立一「歐洲自由人民的聯邦」，而她自己亦將是該機構的會員之一。對內，這個歐洲聯邦的各會員國間，要獲得最大的融洽；對外，這個歐洲聯邦要擁有足夠的力量，來保衛自由人民，去抵禦那由於極端國家主義而產生的國外侵略或國內傾軋。換句話說，波蘭人民希望歐洲今日所做的，像十八世紀末葉北美殖民地所做的一樣，就是建立一個「歐洲合衆國」。

一方面當波蘭的老百姓正在非常不利的情勢下，對於他們未來政府的性質成立一種協定，拒絕推行極端的國家主義，並取消政府長官用來剝削人民的政治權力，在另一面，幾個在從前的政府裏得到特殊恩惠的人物，目下則在他們舒適的、安全的美國住所裏，繼續耽於戰前時代的喧鬧、爭論中，而沒有覺察到世界形勢正在化變之中。

波蘭流亡政府的總理薛戈爾斯基將軍(General Wladislaw Sikorski)（譯者註：除波蘭總理一職外，薛將軍又兼波軍總司令；渠於一九四三年七月四日由直布羅陀返英途中，飛機失事斃命），是見到這些危機迫於眉睫朕兆的。可是批評他的人士，却沒有見到這點；而此種對他批評的言論，在居住於美國的波蘭人中間，特別激烈。

波蘭內部爭論的癥結，係關於薛戈爾斯基政府與莫斯科所簽訂的兩個條約，那是處理戰後俄波間底關係的。薛戈爾斯基內閣中的兩個閣員曾因此而掛冠辭職，作爲對這些條約的抗議。但是大多數的閣員，則表示贊成。這兩個條約，一是規定俄波間軍事互助的事宜，一是聲明一九三九年俄國和德國侵犯波蘭時所成立的界線作爲無效。關於後者，也可認作波蘭重新恢復一九三九年戰前的疆界，但亦可解釋爲戰後波蘭疆界問題尚未決定，留待日後再談。正由於這一種不確切的規定，使薛戈爾斯基的政敵找到藉口來對他展開攻擊，指摘他跟俄國所簽訂的條約中，竟沒有將波蘭有權恢復戰前疆界的一點包括在內。

領導這個攻擊運動的，乃是紐約的「新光明報」(Nowy Swiat)。這個報紙連續刊載麥芝瑞胡斯基(Ignacy Matuszewski)的文章，他係波蘭前財長，又曾爲華沙「波蘭公報」(GazetePolska)的編輯。他乃屬於上校派，而薛戈爾斯基則早已跟上校派疏遠了。一九四〇年波蘭淪陷後，這個黨派中若干人物，就相率逃亡到美國。爲了增加他們在美國底波蘭人中間的勢力起見，這批人便組織了一個「波蘭後裔的美國人之民族委員會」，以上面提起的「新光明報」的發行人——韋格茨內克(M. F. Wegrzynek)——爲主席。

這位反對派麥芝瑞胡斯基所主張的，乃是欲繼續上校派的極端國家主義政策。然而，今日波蘭自己以及全世界的惡逆，正是由這班上校派份子所造成的，他們的領袖就是那以親德著名的貝克上校。波蘭地下工作者當然不會忘記這班人的，因此在他們所草擬的方案中，第五點就是要審判戰前那些失職的官員。

除出在「新光明報」上發表文章外，麥瑞芝胡斯基又曾刊行一小册子，叫「波蘭需要的是什麼」。在這本小册子裏，他說波蘭係處於『兩個都由惡魔所統治的大國之間。』他的意思是要重新回到畢爾蘇斯基時代所執行底既不偏俄，又不依德的政策。可是，在今日已經變更的情勢下，把敵人德國和盟友俄國相等看待，這是顯明地在偏袒柏林。

然而，我人對於上校派東山再起而重新恢復他們戰前權力的一點，實在不需要擔心，因爲波蘭人民早已規定好在戰後他們所要的政府之形式。

（譯者註：上文摘譯洛德著之『大戰祕史』第一卷第二章；文中每節小標題除第一節「從畢爾蘇斯基到貝克」係譯者添加外，餘均依照原文。）

經濟專論

營利事業所得稅之資本實額計算問題

張子美

我國所得稅制度雖創始於民國二十五年，但當時所頒布者，係屬所得稅施行條例。至民國三十二年十月一日始經修正，正式頒行所得稅法。推行迄今，忽已三載有餘。方所得稅法頒行之初，正抗戰方殷國帑支絀之際，戰時之財政政策，終難免着重於稅收之增强，對於工商業之維護，容尚有未盡周詳之處。勝利以後，我國經濟狀況，已漸由戰時狀態，恢復至平時狀態。經濟情形既經過澈底之改變，則與經濟狀態息息相關之稅制，自亦有重加修訂，以與新環境相適應之必要。我政府有鑒於此，爰於去歲冬間，卽着手修正各種稅法，終於本年四月十六日完成立法程序，以國府明令，將所得稅法修正公布，並訂於同日起施行。

此次所得稅法之修正，與原稅法出入之處甚多，限於篇幅，不及一一加以探討。按所得稅之與工商事業關係最巨者，厥爲第一類之營利事業所得稅，而第一類營利事業所得稅之徵課，近年來使工商各界最感不安者，厥爲「資本實額」之計算問題。按照未修正前之所得稅法，第一類營利事業之甲乙兩項，卽公司商號行棧工廠或個人資本在二千元以上之營利所得及官商合辦營利事業之所得，均按原稅法第三條之規定，以所得合資本實額之百分比爲決定應課稅率之標準。稅率係屬全額累進制，所得合資本實額百分之七十以上者爲最高級，一律課稅百分之二十。是營利事業之資本額，攸關於稅負之重輕者至巨。按照原施行細則第八條：「本法稱資本者，謂照公司組織實在繳足之股金，或其他組織實際投入之本金。前項資本不包含信用或勞務之出資」，第九條：「第一類甲乙兩項營利事業有公積金者得以三分之一併入資本計算，但以參加營業運用者爲限。前項公積金凡法定公積、任意公積、盈餘滚存均屬之」，是在稅法修正以前，營利事業之資本額，不論其開設年月之久暫，概以其實際投入之本金爲計算之根據。此在幣值穩定之時，固屬極合理極公平之方法，但近數年來由於戰事之影響，幣值日形低落，卽根據本市市政府所公布之生活費指數，以民國廿五年爲基期，目前物價已高達廿五年之五千倍以上。如商號創設於廿五年之前，彼時數十萬元之資本，已可稱資力雄厚；降至今日，如仍以當時實際投入之本金爲計算該商號資本額之根據，則歷史悠久之公司行號率多資本極小，而新近開設之公司行號則由於幣值低落之關係，大抵資本均在數千萬數萬萬之間。目前公司行號之盈利數額，動輒數千萬至數萬萬元之鉅，凡歷史悠久之公司行號，其盈利千萬倍於原資本者，固無足異，倘亦按照原資本計算所得稅，則負担過重，有非吾人所能想像者。所得稅之主旨，原在衡量各個納稅人之能力，以求負担之公平，今因資本額計算之方法，採取過分硬性之規定，復因年來幣值之劇烈變動，遂致完全失却原來之意義。近數年來，第一類所得稅之徵收，往往遭遇阻礙，不能順利推行，而不得不另訂簡化稽征辦法，以爲委曲求全之計，究其原因，未始非因資本額計算問題未能求得合理之解決，有以致之。此次稅法修訂，特於第十三條後段中規定：「資本額之計算，按照登記年份之資本額，比照各稅區收稅年前第二年度全年物價指數之半調整計算之」，對於資本額之計算，已准予按照物價之波動情形，酌量調整，不可謂非稅制上一大改革。其將裨益於工商事業之發展，便利今後稅政之推行，殆無疑義。

自修正稅法頒行以後，工商各界亟加注目，其最感興趣者，亦卽爲第十三條之後段，惟以該條條文，似尚不甚明顯，致有多數商民對其正確意義，尚欠明瞭，請求解釋者，絡繹不絕。茲請先將該段中所用各名詞略加闡釋如次：

（一）登記年份之資本額　按修正所得稅法施行細則第九條：「營利

事業之資本，應於開業後十五日內，申請當地主管機關調查核定登記之。其資本額有增減時，應於增減日起十五日內申請之」，是新開業之公司行號，均應於開業後十五日內申請當地主管機關登記其資本額。此資本額自即爲其登記年份之資本額，此後按年調整，即以此爲根據。此後資本額如有增減，並應於增減日起十五日內申報當地主管機關，經調查核定後，改按其增減後之資本額爲登記資本額。

在稅法修正前業經開設之營利事業，如已依照原所得稅法在開業時即已登記者，自仍按其登記之年份及實際投入之本金爲其登記年份之資本額。在淪陷區中開業已久之營利事業，在開業時因所得稅在當地尚無主管機關之設立，致未能即時登記者，按照修正所得稅法第六條之規定：「營利事業應於每年度前一個月內，將戶名、地點、業務種類及其他有關征稅事項向當地主管征收機關申請登記」，則該事業在每年度申請登記時，自亦可將開設年份及當時實際投入之本金以及歷年來資本之增減情形，詳細填報於「其他有關征稅事項」之項目下，以爲當地主管征收機關計算該事業登記年份資本額之依據。

至申請登記時所填報之資本額，依照施行細則第二十五條之規定：「本法稱資本實額者，謂股份有限公司、股份兩合公司或有限公司實在繳足之股金，不包括信用或勞務之出資」，仍係以實在繳足之股金爲限，信用或勞務之出資，固不得包括在內，即額定之資本，如未全部繳足，亦僅能以其實在繳足之部份爲登記年份之資本額也。

（二）各稅區　按我國直接稅行政機構，係採用分區制度，除財政部內設有直接稅署，綜掌全國直接稅行政事務外，財政部並在各省設立直接稅區局。各區內並得視其需要，在轄境內各縣市設立直接稅分局，直接辦理各該縣市直接稅征收事務。院轄市則由財政部設立直轄局，直接隸屬於財政部，不受區局管轄。此處所謂各稅區者，自指省區而言。其設立直轄局之各市，既不隸屬於區局，自亦應視爲另一稅區。我國幅員廣闊，各地物價變動之情形，各不相同。如全國各地按照同一物價指數，以爲調整資本額計算之依據，則侏儒臣朔，難得其平。故稅法內特予規定，各稅區內得各按當地之物價指數調整計算。惟物價指數之編製，應以一個稅區爲單位，各縣市如同屬一稅區，即應採用同一物價指數，不得再各自編製採擇，藉免過於紛歧。本市直接稅局係屬直轄局，則上海市自應獨立爲一稅區。以後本市營利事業資本額之調整，自應即由財政部上海直接稅局選定物價指數，於呈奉財政部核定後公告之。

（三）收稅年前第二年度　資本額之比照物價指數加以調整，其目的原在按照幣值之增減變動，以求原報資本在目前之實際價值。然稅法又規定應比照收稅年前第二年度之物價指數爲調整計算之依據，豈非仍未能適合現實？關於此點，頗爲一般人所懷疑！不知第一類營利事業所得稅係按年征收，而本年度所征收之第一類所得稅又係以前一年度內營利事業之營利所得爲征課對象，例如卅五年度所征之第一類所得稅，即係以各業在卅四年度內營業所得之純益額爲計課之標準，而各業在卅四年度內營利之所得，實係以卅三年度結束時實際之資本額爲資金營運而生之利潤，故收稅年度所征之所得稅，實係收稅年前第一年度之所得，亦即收稅年前第二年度末資本額所孳生之利潤。故在計算其資本額時，應以收稅年前第二年度該事業資本額之實際價值爲調整之依據，理由殆至顯明，且亦爲極合理之辦法，初無可訾議也。

至如營利事業之創立於收稅年前第一年度以內者，在收稅年前第一年度內，雖營業期間不滿一年，但在該年度內既有營業，如有所得，在收稅年度內，即應申報納稅。其所得係由創設時實際投入之資本營運而來，如仍按照收稅年前第二年度之物價指數調整計算，豈非轉失其正確性？且即在收稅年前第二年度開始以後所創設之事業，其資本之計算，如亦按稅法規定，以該年度全年平均物價指數之半調整之，亦未免有「矯枉過正」之嫌。爲求資本實際價值之正確，而轉失其實際之正確性。故施行細則第二十五條後段特予規定：「前項公司之資本額在收稅年前第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以前，辦理公司設立登記或變更登記者，應依本法第十三條第二項之規定調整計算。在第二年一月一日以後登記者，其一月一日以後登記之資本，仍照原登記額計算」。依此規定，則在申報卅六年度第一類所得稅時，凡在卅三年度十二月三十一日以前業經設立之營業事業，應按稅法之規定，以卅四年全年平均物價指數之半調整計算，其在卅四年一月一日以後登記設立之公司，自仍應按照其原登記額爲計算資本實額之依據，不必更以卅四年全年平均物價指數之半調整計算，轉使因此而喪失其正確性也。

（四）物價指數　物價指數一名詞，根據統計學之解釋，僅爲測量貨幣購買力變遷狀況之一種方法。因各地各時期貨幣購買力之變動情形不同

，而貨幣購買力對各種物品之變動程度又復各異，故在編製物價指數時，究應採取貨幣對何種物品之購買力變動情形爲標準，初無確切不移之規定，編製指數之機關或個人可因其目的之不同，自由選擇所採用之物品。所以同在一地，往往有多種物價指數同時編製，其基年（Base year）既不必相同，所採擇物品之種類及加權（weighting）方法，亦不必一致。如爲窺測幣值升降之用，則以具有一般目的之指數較爲適用。但稅法既採用爲調整資本額之依據，事關各營利事業稅負之重輕，差以毫釐，豈不將謬以千里？如在征稅之初，不先明確規定採用之種類，則於核定稅額之時，各執一詞，豈不將聚訟紛紜，有「莫衷一是」之感？故施行細則第二十六條稱：「本法第十三條第二項所稱之物價指數，指躉售物價指數。應由主管征收機關於每年開徵前，就當地公認確當之指數一種或數種，選請上級主管機關核定公告。其當地尚無此指數者，主管征收機關應自行編製，呈請核定並公告之」，對於本條內所稱物價指數，予以較明確之規定。可知此處所謂物價指數，係指躉售物價指數，而尤必指一般目的之躉售物價指數而言，其他指數如國內產銷物品價格指數，輸出物價指數，輸入物價指數等屬於特種目的之躉售物價指數以及採用零售物價編製之生活費指數等，皆不得採用，範圍已相當明確。即躉售物價指數如當地已有數種，亦須先經當地主管征收機關選定一種，呈奉上級機關核定，並經公告周知，不得隨時更易，亦至顯然。如當地尚無此項指數時，主管征收機關雖可自行編製，但仍應以躉售物價爲編製之對象，其編製之方法雖無明確規定，但應先行呈奉上級機關核定，并於事先公告納稅義務人一體知照，俾有遵循，當亦毫無疑義。

依據前述之施行細則，主管征收機關雖於每年開征前得就當地公認確當之指數，選請上級主管機關核定公告，似主管征收機關有於每年隨時變更其所選指數之權限，惟物價指數歷年有其連貫性，須逐年按照同一指數調整計算，在事實上方能接近正確性。如本年採用此一指數，明年又復採用另一指數，則由於所採物品種類之不同，轉不易充分表示物價變遷之正確現象。雖施行細則之條文，似賦予主管征收機關於每年開征前，有重新選擇指數呈請上級機關核定採用之權限，如非原來採用之指數，有重大之錯誤，或因其他極重要之原因，而有不得不更換原來採用之指數之必要，事實上某種指數一經採用，似不宜常有更張，殆可斷言。

稅法內所用各名詞之意義既明，請進而討論其調整計算之方法。按修正稅法公布於本年四月十六日，雖依照稅法第四十二條之規定：「本法自公布日施行。」，在目前已早發生效力，但因第一類所得稅係按年征收，而本年度所征收之第一類所得稅，依照稅法第二十一條之規定：「第一類之所得，應由納稅義務人於每年度結算後一個月內，將所得額依照規定格式報告於主管征收機關。」，納稅義務人早即應於本年一月間申報。彼時修正稅法尚未公布施行，故本年度第一類所得稅，仍係按照原稅法規定辦理。本年度各業之營利所得，須俟本年度結束後一個月內始有申報納稅之義務；易言之，即須明年一月間始須申報，彼時方有按照修正稅法核課之可能。故根據本條之規定，調整計算資本額，以核課第一類營利事業所得稅，在目前尚事無先例，且上海直接稅局亦尚未擇定何種躉售物價指數，以爲調整計算之依據，故將來調整計算時，究竟將採取何種計算之方法，目前尚無跡象可尋。惟稅法內之規定，僅謂「比照各稅區收稅年前第二年度全年平均物價指數之半調整計算。」，究竟如何調整，如何計算，亦未有更進一步之解釋，施行細則內對於此點，亦付闕如，各界對此雖均拭目以俟，亦尚未見有具體之意見發表。故將來實施修正稅法之後，對於資本額之調整計算，究應採用何種方法，頗有研究之價值。

細觀稅法原文并揆之常理，其可能採用之調整計算方式，要不外下列三種：茲各列式并舉例加以說明，逐項評述如次：

（一）根據稅法原文，其最簡單之計算方法當爲：

設 C ＝ 調整後之資本額

Co ＝ 登記年份之資本額

Pn ＝ 收稅年前第二年度該稅區全年平均物價指數

則 C ＝ Co × ½ Pn……(1)

（例）假定某公司在民國二十五年開設，當時登記之資本額爲國幣十萬元，於三十六年一月申報第一類所得稅。民國三十四年（即收稅年前第二年度）該稅區全年平均物價指數（基年爲民國二十五年）爲 50,000%，則調整後之資本額應爲

C ＝ $100,000 × ½ × 50,000% ＝ $25,000,000

前項計算，與稅法原文全相符合，惟須注意者，上例內公司登記年份因與指數基年恰爲同一年份，故上項公式似無不合，但公司登記年份不必

爲二十五年，事實上或先或後，倘不問其登記時期之先後，一律按照該式計算，殊欠公允，且與調整之本意亦不相合，該式之不能普遍適用，自屬顯而易見。

(二)前式之缺點，在於公司登記年份之物價未曾計及，故須略加修改，並使其式不論在公司登記年份與指數基年是否同一年份時，均可適用，方爲完善。其式如下：

設 C ＝ 調整後之資本額

Co ＝ 登記年份之資本額

Po ＝ 登記年份該稅區全年平均物價指數

Pn ＝ 收稅年前第二年度該稅區全年平均物價指數

則 $C = Co \times \frac{1}{2}\left(\frac{Pn}{Po}\right)$ ……(2)

(例一)登記年份與指數基年恰爲同一年份時：

應用第一式舉例內之資料，代入上式，得

$C = \$\ 100,000 \times \frac{1}{2} \times \frac{50,000\%}{100\%} = \$\ 25,000,000$

其結果與用第一式所得者相同（注意基年之指數常爲 100%）。

(例二)登記年份與指數基年不屬同一年份時：

假定某公司在民國三十三年開設，當時登記之資本額爲國幣十萬元，於三十六年一月申報第一類所得稅。民國三十三年該稅區全年平均物價指數爲500%，三十四年指數爲50,000%（基年爲民國二十五年），則調整後之資本額應爲

$C = \$\ 100,000 \times \frac{1}{2} \times \frac{50,000\%}{500\%} = \$\ 5,000,000$

上項資料如按第一式計算，則 $C = \$\ 25,000,000$。

以上所舉兩例，依第二式計算，其結果似頗合理。在例一中，收稅年前第二年度物價比登記年份增至 500倍（50,000% 比 100%），調整後之資本額，僅較原登記之資本額增至 250倍；在例二中，收稅年前第二年度物價比登記年份增至 100倍(50,000% 比 500%)，調整後之資本額，僅較原登記之資本額增至50倍，似深合稅法內「比照收稅年前第二年度全年平均物價指數之半調整計算」之原意，較之第一式並未顧及登記年份之物價者，

已準確多多。雖然，在上述事例中，該式似無破綻可尋，蓋在物價增漲多至數百倍時，些微之差不易顯著，但若物價變動無多時，則瑕疵立見。茲再舉例說明於下：

(例三)物價略漲時：

設 Co ＝ $ 100,000, Po ＝ 40,000%, Pn ＝ 50,000%

則 $C = \$\ 100,000 \times \frac{1}{2} \times \frac{50,000\%}{40,000\%} = \$\ 62,500$

(例四)物價略跌時：

設 Co ＝ $ 100,000, Po ＝ 40,000%, Pn ＝ 30,000%

則 $C = \$\ 100,000 \times \frac{1}{2} \times \frac{30,000\%}{40,000\%} = \$\ 37,500$

上述例一內收稅年前第二年度之物價比登記年份增加 25%（50,000% 比40,000%），而調整後之資本額反較原報資本減少37.5%；例二內物價跌落僅25%(30,000% 比 40,000%)，而資本額竟減少62.5%之鉅。此次修訂稅法所以規定調整資本額，由於幣值變動而起，欲以物價指數作合理之調整，今調整後之資本額乃與幣值變動發生顯著之差異，甚至背道而馳，則第二式之不足採用，當亦顯然可見。

(三)依筆者意見，以爲根據稅法原文，揆之事實，最合理最公平之計算方法，當如下述：

設 C ＝ 調整後之資本額

Co ＝ 登記年份之資本額

Pn ＝ 收稅年前第二年度該稅區全年平均物價指數

Po ＝ 登記年份該稅區全年平均物價指數

則 $C = Co\left[1 + \frac{1}{2}\left(\frac{Pn - Po}{Po}\right)\right]$ ……(3)

今以第二式所舉例一代入上式計算，經調整後之該公司資本額爲

$C = \$\ 100,000\left[1 + \frac{1}{2}\left(\frac{50,000\% - 100\%}{100\%}\right)\right] = \$\ 100,000 \times \left[1 + \frac{1}{2}\left(\frac{49,900\%}{100\%}\right)\right] = \$\ 100,000 \times 250.5 = \$\ 25,050,000$

再以第二式所舉例二代入上式計算，經調整後之該公司資本額爲

$$C = \$\,100{,}000\left[1+\frac{1}{2}\left(\frac{50{,}000\%-500\%}{500\%}\right)\right] = \$\,100{,}000\times\left[1+\frac{1}{2}\left(\frac{49{,}500\%}{500\%}\right)\right] = \$\,100{,}000\times 50.5 = \$\,5{,}050{,}000$$

在上述兩例中，依第三式計算，其結果雖與第二式計算相差無幾，但若物價指數變動不鉅時，則其結果卽大不相同。玆以第二式所舉例三代入第三式計算，則

$$C = \$\,100{,}000\left[1+\frac{1}{2}\left(\frac{50{,}000\%-40{,}000\%}{40{,}000\%}\right)\right] = \$\,100{,}000\times\left[1+\frac{1}{2}\left(\frac{10{,}000\%}{40{,}000\%}\right)\right] = \$\,100{,}000\times 1.125 = \$\,112{,}500$$

再以第二式所舉例四代入第三式計算，則

$$C = \$\,100{,}000\left[1+\frac{1}{2}\left(\frac{30{,}000\%-40{,}000\%}{40{,}000\%}\right)\right] = \$\,100{,}000\times\left[1+\frac{1}{2}\left(\frac{-10{,}000\%}{40{,}000\%}\right)\right] = \$\,100{,}000\times(1-0.125) = \$\,87{,}500$$

在本例中，當物價增漲25%時，調整後之資本額比原報資本增加12.5%；當物價跌落25%，調整後之資本額比原報資本減少12.5%，恰爲物價增漲或跌落百分率之半。在前舉三種計算公式中，當以第三式最爲合理。稅法原文對於調整資本額方法之規定，失之含混，施行細則又無明確規定，惟揣測立法者之原意，該條文似應解釋爲「比照各稅區收稅年前第二年度全年平均物價指數比登記年份全年平均物價指數之增減率之半調整之」，則意義較爲明顯多多。目前年關轉瞬卽屆，按照修正稅法徵課第一類所得稅之期，已不在遠，甚盼主管機關能早將決定採用之計算公式，加以公布，以祛羣疑。前述第三式，僅係筆者個人體會立法者之意向，參酌事理，擬製而成，以備主管當局之採擇，如各界賢達對此問題，能多抒卓見，當亦爲主管該稅當局所歡迎。資本之調整，實爲修正所得稅精義之所在，其計算方式尤爲實行前亟待規定之要點，亟盼海內方家能多發揮高見，集思廣益，臻於盡善，則對於將來稅政之推行，其裨益當非淺鮮也。

雄風月刊稿約

一、本刊歡迎左列各種稿件。
　1 迎合時代學術專題。
　2 專門學術研究。
　3 大中學生學業指導。
　4 科學論文。
　5 通俗趣味文字。
　6 歷代商業變遷問題。
　7 歷代對外貿易問題。
　8 學者介紹。
　9 名著介紹。
　10 世界學術珍聞。

二、文稿以二千字至一萬字爲原則但特殊著述不在此限。

三、來稿請繕寫清楚如係翻譯請附原文或註明原文名稱及來源

四、來稿一經揭載稿酬從豐。

五、經揭載之稿版權爲本刊所有。

六、來稿請書真姓名及通訊處揭載之名一隨尊便。

七、來稿如不登載除預先聲明者外概不退還。

八、本刊對於來稿有修改權不願修改者須預先聲明。

九、稿件請寄上海天津路二三八號二樓雄風月刊社。

上古思想史上講方法論的幾家

——先秦諸子的『物論』——

金德建

在先秦諸子各家學說當中考察起來，關於『物』的一方面所發表的許多議論，很有形形式式幾種不同的見解可尋。我們能夠最顯然可見的，就是下列的五家：

一、禮記大學篇裏所講的『格物』說；

二、莊周所講的『齊物』說；

三、公孫龍所講的『指物』說；

四、惠施所講的『歷物』說；

五、愼到所講的『趣物』說。

這幾種的『物論』，實在可以說是他們關於思想上所提出的『方法論』。因爲思想所憑藉的對象不外在『物』，而對於『物』要尋出怎樣去處置的一貫的態度，便成爲思想方法上的一種問題了。

這幾種『物論』的興起來，時代先後，差不多可以說是發生在相並的同一時期。莊周，惠施，愼到原是並時的人，年紀不相上下，只有公孫龍，年紀比較小些。大學這一篇書，雖還不知道是出於誰作，（認爲曾參作，是宋人的說法，其實並無更古的根據）然而現在對於這篇書的產生在什麼時候，也就大約可以估定，應當是安插在這一個時期內纔興，恐怕不至於會有十分疑義吧！

不但這幾說的人物時代相同，並且在各家的彼此之間，也往往有些互相批評的議論，可以找得到。好像莊周，就提起到過『以指喻指之非指，不若以非指喻指之非指；以馬喻馬之非馬，不若以非馬喻馬之非馬』的話（見齊物論），顯然是用來批駁公孫龍子書裏的指物論和白馬論。莊周也常常對於惠施，互相辯論過，講過箴勸口氣的話，以爲深覺可惜他不免勞神用智於外物之累。（見德充符）

當時這些議論蠭起。雖則各家裏面的內容主旨，各不相像，造詣也各有所擅長，實在可以說是構成了戰國初期，極其豐富燦爛的一種時代思潮。

一　大學的『格物』說

大學裏所講的『格知在格物』一句話，照歷來的舊解，原有很多異說，現在舉出比較重要的三種講法於下：

（一）朱熹的講法　在朱熹的大學章句裏，便訓釋『格』字做『至』的解說。朱熹的這種訓釋，大體上仍舊是根據以前大學鄭玄注所說：『格，來也；物猶事也』的說法一樣。『格』字古訓，在別種古書上，也有訓作『來』，如堯典『格汝舞』，孔傳：『格，來也。』『格』字既可訓爲『來』，『來』便可訓爲『至』了。『格物』的意思，朱熹以爲便是『窮至事物之理』，並且引申其說，以爲就是『卽物窮理』。

照這樣的說來，認爲離開了物便無所謂理想的眞理，簡直和現在科學上所謂『實驗方法』，意義約略有點相近。一切物理知識，非靠實驗不能知其眞諦，斷斷不是冥想虛索，所可能得到的。然而照朱子這樣講法，雖也好像能夠自成一說，實際上是恐怕把大學的『格物』，誤認做僅僅自然科學一方面的事情，不免看得太褊狹了一點。

其實大學所謂『格物致知』，原是提出了一種極廣泛的思想方法論，一個思想方法的極普遍的原則，性質上只是如此而已。在大學裏何嘗叫人

僅僅是依着思辨，而不問事由，便能夠認識事物和知道事物的眞理呢。假使依照朱子的話，照式照樣，機械的做去，以爲就能夠窮至事物的原理，那就弄錯了，結果恐怕終究未免要像王陽明那樣的，格竹七日不得，而生出了一場大病吧！

（二）王陽明的講法　後來王陽明改變論調，訓『格』字爲『正』的解釋。（這也是根據古書上的訓話而解釋的。如論語：『有恥且格』。集解云：『格，正也。』）把『物』當做是『意之所在之事謂之物，』『格物』乃是『正意之不正，以歸於正，』並且還說『爲善去惡是格物』。（見王文成公全書傳習錄）

這樣說來，把『格物』當做僅僅是修養身心的一番工夫，並不是『卽物窮理』了，又偏重在倫理道德的一方面，恐怕也同樣不會是原來大學『格物』二字整個完備的眞義。

（三）王艮的說法　所以歸根結底，要準確的說明『格物致知』的含義，還是依照明代陽明弟子王艮的說法，來得近乎情理。他以爲大學裏原有『物有本末，事有終始，知所先後，則近道矣』的話，根據了這幾句話，可知所謂『致知』，便是知『事有終始』；所謂『格物』，便是知『物有本末』。照這樣說，直接用了大學的原文來詮釋，意義倒比較準確些。（見王心齋集淮南格物說）

二　莊周的『齊物』說

莊子書裏面有一篇齊物論。『齊物論』三字，有的解釋做『齊物』之論，大概唐以前都作如此讀法：

如嵇康琴賦：『齊萬物兮超自然，』李善注：『莊子有齊物篇。』夏侯湛莊周贊：『遯時放言，齊物絕尤。』劉琨答盧諶書：『遠慕莊周之齊物。』世說新語文學篇：『羊孚雅善理義，乃與殷仲堪道齊物。』文心雕龍論說篇：『是以莊周齊物，以論爲名。』

也有解釋做齊觀『物論』；

宋王安石，呂惠卿始以『物論』二字連讀。

這二種解釋，其實都可以通。

（一）『齊物』之論　『齊物』的意思，理論上原很文義深澳。大致說來，就是超越了一切事物的是和非或者大和小等種種差別相的上面，更有了一層『先驗的』，高超究竟無爲無相的原則，去加以齊一均等起來。以爲世間的一切道理，本來都沒有所謂眞正的是和非，無論是什麼人，總是都不免感染了主觀的色彩，去各自認定他的所謂是，他的所謂非。

然而也並不是叫人捨棄了一己的主觀，而另外再去牽就所謂外界的客觀。在莊周原來的意思，是以爲必定要離絕了名相分別之後，拿這絕對的一理（他稱呼這絕對的一理，叫做『眞君』，也叫『眞宰』）做根柢，然後一切是非等差別的見解便自然而然的泯絕了。這就是莊周的所謂『齊物』。

（二）齊觀『物論』　在戰國時期，諸子百家爭鳴，各抒所見，因此學派弄得很紛歧，是非就蠭然而起。當時各家創立學說，觀察辨別事物的道理，未免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便發生了這些所謂各家的『物論』。而莊周也就運用了他的一貫的『齊物』思想去加以批評，所以無妨稱做是『綜合齊一』各家的『物論』而再成立起來的一種『批評哲學』，

這種的論調，和一般的所謂綜合思想，自然也並不相同。因爲一般所講的綜合，還只好說是片面的，是『不齊之齊』吧了，至於在眞理上的是非之間，決不會有人說能夠可以『齊一』起來的。然而現在莊周的意思却特別，他的齊物論是要達到無是無非的一種地步，纔好算做眞眞是思想上的『綜合齊一』了。莊周的這種見解，實在是提出了思想方法上的一個絕大的問題。

× × × ×

本來，照大學裏『格物』說法的『物有本末，事有終始，知所先後，則近道矣』的幾句話上面看起來，在求知的方法上，原來是主張演繹法（Deductive Method）和歸納法（Inductive Method）這二種，相濟並用的。

大學裏所稱的『本』和『末』，或者稱做『終』和『始』，這種的分別，如果改換了近代的術語講來，便是等於所謂『綜合』和『分析』的分別，也就是等於所謂『一般原理』和『特殊原理』的分別。演繹法是由『一般原理』推到『特殊原理』；歸納法是由『特殊原理』回到『一般原理』。

大學裏所稱的『物』，等於近代術語講來，所謂『經驗』或『事實』，意義上相等。

大學裏所稱的『事』，等於近代術語講來，所謂『理性』或『法則』

，意義上相等。

不過大學裏既然說過了『知所先後，則近道矣』這種口氣的話，却是不免看做應用歸納法，要比演繹法終勝一籌。不論在方法上怎樣的去運用，總須要先拿了事實來做根據，這裏面纔好分得出所謂『先』『後』的判別吧！

因爲照經驗派學者的理論，採用歸納法的情形看起來，豈不就是認做事實的多數，可以成立爲法則性，把事實放在『先』，把法則列在『後』嗎？如果照純理派學者的理論，採用演繹法的情形看起來，那是主張法則的生具性，把法則看做是和事實同樣的一起存在的，並不可以說是那一種是『先』或那一種是『後』了。大學裏面所講的這句話，顯然是跟經驗派的學者，採用歸納法的情形，頗有相近似的地方。

現在莊周的『齊物』哲學的方法上，情形却又有些異樣了。近乎可以說是一種批判的方法(Critical Method)，對於推論上所運用的演繹法和歸納法這樣的二種，結果所求得的一切知識和是非的種種法則，都以爲不免誤解了法則的概念。法則性原來並不是『先』於事實，也並不是『後』於事實，乃是全然從事實獨立，一種不可知的先驗(A Priori)的東西。莊周是極注重在這種先天的要素上着想，要使人領悟。從這一種超於感覺的先驗的要素『齊物』哲學上，而建設他的『齊一物論』的『批評哲學』。

二　公孫龍的『指物』說

公孫龍子書裏面有一篇指物論。『指物』的意思，在他的指物論裏，有過幾句話，是這樣的說：

物莫非指，而指非指；天下無指，物無可以爲物；非指者，天下無物，可謂指乎！

這幾句是公孫龍思想中很切要的話。完全是就認識對象的物上，所發表的一番議論。他的所稱叫做『指』的這個名目，應當是指着物體的本身所有特性而言。意思便是說：如果我們的人，假使沒有了認識『指』那特性的知識時候，那末連到『物』那對象，先就根本上不會得有存在了。假使再進一層的說起來，如果『物』的本身，原來並不含有『指』那特性的時候，那末『物』那存在也並不會得有了。

所以說到『物』這一個名詞的發生，必定是先要有了『物指』和我們的『知覺作用』二者，纔始能夠認識得到的。

照公孫龍這樣一派的論調，可以把他規定出一個名稱來，好叫做是一種客觀的現象論(Phenomenalism)。以爲一切的知識，僅僅只限制於物體的特性和一種可以給我們感覺得到的現象上面。

這種論調，跟莊周那樣的純粹超然脫出於外物，完全忽略漠視形下之器，並不想到關心要去仔細研究一番的態度，固然也不相同。所以在公孫龍的學說裏，雖然不免有時候，有以微妙之言亂俗的地方，要給別人目爲詭辯家的脚色，這是他的學說短處的一方面，實實在在他是一個思想極主嚴格的人，虛無飄渺的玄理意味，在他的書裏面，却絕對找不出一點影子來的。

既然能夠注重於外物，並且也沒有架空談玄的毛病，於是進一步自然頗於發揮物的內涵所有特性以及物類發展的形式上，有一些精深的話。好像他的一篇白馬論，就是研究到關於概念的分析。如果他是並不另外使用『破名』的詭辯議論的話，論理(Formal Logic)的思想，必定會因之而漸漸萌芽的。

四　惠施的『歷物』說

惠施所著的書，流傳到後世，早已亡佚，現在已經完全沒有保存了。他的『歷物』學說，至今只見於莊子天下篇裏，篇末所稱引的『厤(釋文云：『厤，古歷字。』)物之意……』以下一段的材料。

如果和公孫龍的『指物』說，比較起來，相差的地方，又極其微細。大概『歷物』二字，就可以當做『經歷於物』來解釋。

天下篇所記惠施的『歷物十事』以及『辯者二十一事』，差不多每一條都是實在舉出一件事物作爲例證，來加以解釋討論。可見他是並沒有像公孫龍那樣的專就事物的『現象特性』上來談理的。

惠施的學說與古代希臘埃利亞(Elia)學派的芝諾(Zeno)頗有一些性質相同的理論。例如：

一、『據芝諾說：假若認爲被限定了的一定的大小存在，那牠就不能不陷於既是無限大，又是無限小的矛盾中。因爲牠是可以無限地分割的。所以牠的最後的單位，就是不能具有已經不可分割的大小。沒有大小的東西的總計，縱然牠的數是無限的，也不能不同

是無限小。』

『反過來，構成多的最後單位，牠爲要存在，就不能不具有何等的大小。但是，因爲多的分割，可以無限地進行，所以單位的數是無限的，這具有大小的無限的總計，遂不能不是無限大。』（據西洋哲學史譯本）

這正是惠施的『至大無外，謂之「大一」；至小無內，謂之「小一」的討論。

二、『芝諾說：飛駛着的箭，其實靜止着。什麼理由呢？因爲運動者常在自同的此刻，及自同的此處。就是說：常在不能區別的上面。這就是說：從各個瞬間看，飛箭却在同一地位上靜止着的。』（仍引西洋哲學史）

這條在理論上完全是與惠施的『飛鳥之影，未嘗動也，』和『鏃矢之疾，而有不行不止之時』意義相同。

三、『追捕脫逃的人，要達到脫逃者已在某種時間開始出發的那地點，他需要某種時間。這個時間中，脫逃者又在踏着新的地點，追捕者又要拿這個時間的幾分之一去通過他。這樣的關係，無限的進行着，所以最捷足的阿基烈（Achilles），也不能追上最笨足的龜。』（仍引同上書）

這條在理論上，與惠施的『一尺之棰，日取其半，萬世不竭』的話，意思也相同。

當時芝諾就是這樣的，用邏輯來擁護埃利亞學派之祖，巴門尼底斯的學說，確乎是一個很有力的辯護者。

現在我們對於惠施所提出的一條一條學理，就可以作同樣的比較看法。惠施的學說，立說雖甚玄遠深奧，像上面所列舉證明過的幾條，就跟芝諾所論的互相比較起來，原是很有相像的地方可以尋得出。（劉文典三餘札記，全增嘏西洋哲學小史，東方雜志二十四卷二十一號賀昌羣上古哲學史上的名家與所謂別墨，均曾把惠施學說與芝諾爲比較研究，可參看。）

可見在先秦諸子中，這種『歷物』的思維方法，未嘗不具有一部份哲理，是跟『格物』『齊物』『指物』等又有相異，並不能夠像向來的看法貿然目之爲『詭辯』的說數，而加以抹殺的。

『歷物』這一個名詞的詮釋，說文說：『歷，過也，』當做『經歷於物』或者『經過於物』來解釋，是很確當。如果詳細一點講起來，就近於說明宇宙哲學中事物變易經歷的一種玄理，所以他又說『泛愛萬物，天地一體也。』

不過現在關於惠施學說的材料，只在莊子天下篇裏保存若干條，要想考見他的整個學說的系統是怎樣，不像別家的有整篇文章可供根據。照漢志所著錄惠施的書只有一篇看起來，也許他的學說並不會多，並且在當時也繼承傳述者乏人，並沒有怎樣再充分發揮，不久便湮沒亡佚了也未可知。

五　愼到的『趣物』說

講到愼到的『趣物』主義這一個名詞，却並不像『齊物』『指物』『歷物』那樣，原來是出於莊周，公孫龍，惠施自己所提出，作爲標榜他們本人學說的名稱，樹立一個顯明的旗幟的。不過現在我們想法找出來一個名目，把他如此規定，很配叫做『趣物』，來和其他各家相提並論。因爲在愼到學說當中，關於『物』一方面所發表的議論，的確也是很多；並且講得來很有點特別，跟其他各家講過的『物論』，沒有一家能夠相符合，可以有資格獨立自成算做一個派別。『趣物』二字的名詞，剛剛能夠很確當簡明的概括了愼到一派學說的面目而無遺。

莊子天下篇敍述愼到，有過這樣的話：

公而不黨，易而無私，決然無主，趣物而不兩，不顧於慮，不謀於智，於物無擇，與之俱往。

『趣物』二字出處根據，就在於此。『趣物』的含義，大致可以作『旨趣』或『歸趣』在於『物』的一種解釋。就是宗旨和物一樣，並不再要主張把物體有所觀察說明，也用不着去加以分析研究。

在愼到學說裏面，實在並沒有包含怎樣複雜的理論系統，只是簡簡單單一個主張，把物的本體原來是如何，拿來做個榜樣，作爲效法，便好算爲已經是究竟，便好算爲最後的歸宿了。無論對於人生態度，或者其他宇宙之間某項問題的解答，在愼到看來，都只要如此，應用這個原則，能夠達到和外界物體一模一樣的地步，便是最完善，最合乎理想的了。

要想做到能夠適合和『我』以外的物體一樣的地步，自然『我見』這一層，就不應固執着了。所以天下篇講起愼到，是有這樣的話：

公而不黨，易而無私。

就是要『公正平易』而沒有『私自的我見』的意思。所謂『趣物』既然是要做到和外界的物一樣，那末不但不許有『我見』存在，連到心理上的感覺，恐怕都認爲並不是正正當當的意識。這眞是在愼到學說之中，非常特異的一種見解。天下篇講起愼到說：

決然無主。

『主』字爲『住』字的省寫。『無住』云云，等於有點近似於佛法所謂『無住而生其心』的意思相像。不過愼到說出來的所謂『無住』，照他原意裏面所含的講法，並非是指着無住的一種淨心，却要使人無住併且不生其心。說文說：『決，下流也』的訓詁是很對的。愼到的『決然無主』，完全是下流而順應着外物，流於絕對否認心理感覺的一種地步，所謂『斷滅』的境界了。

這樣說起來，對於外界一切物緣，似乎是『無住』於心了。然而外界客觀的物體，並不曾因了他的『無住』就此會消亡息滅了吧！原是照式照樣時刻不停息，依舊存在着的。『無住』的結果如何，却不料會跟他的本意剛剛成爲相反。沒有了心理感覺上主宰的『我』，而純粹被牽動的依照着『外物』，把『我』也當做和『外界物體』的一部份同樣看待，一定不免反而要受着『外物』所支配，所牽動了。他所說的『趣物而不兩』，也就是如此道理；物卽我，我卽物，絲毫沒有兩樣的地方，物的旨趣，實在就是我所應該有的旨趣。所以天下篇稱愼到，再說：

泠汰於物，以爲道理。

認爲只要聽憑依照着外界物體，便就是撲滅不破的眞道理，不必再費事，運用了我的意見或判斷，去仔細考究這些道理。天下篇此句，郭象注說：『泠汰，猶聽放也，』只要隨便『聽放』於外物便得了。所以天下篇記愼到，再說：

於物無擇，與之俱往。

絲毫沒有照我的意見去選擇的餘地，能夠跟物一樣，與之俱往，便是眞理了。

物原是無知，無感覺的東西。於是乎愼到就主張我也要和物一樣的無知無覺纔興。所以天下篇記他，再說：

不顧於慮，不謀於知。

又說：

夫無知之物，無建己之患，無用知之累。動靜不離於理，是以終身無譽。故曰：至於若無知之物而已。無用聖賢。夫塊不失道。

可見愼到的所謂『不謀於知』，目的是不外乎要人家做到像『無知之物』一模一樣的地步。愼到以爲是必須『無知』，方纔能夠符合於道，所以要說『塊不失道』。『塊』者指『土塊』而言，卽指『有質地』的一種東西，就是『無知之物』的意思。能夠照式照樣像『物』的『無知』，纔不會得有『失道』。原來『無知之物』，不能有所作爲，一任支配，當然是最不會得違反於『道』的。

據此看來，雖是同樣的說起來所謂『道』，愼到講起的『道』，豈不和老聃莊周講起的『道』，性質上也截然不相同了。老莊所講的『道』，原是活潑潑的，合乎自然法則，自然而然運行不息，而愼到所講的『道』，給他說得來極其固定呆版，描寫成爲和無知之物一樣的，不變不動的東西了。惟其二家，對於『道』的根本觀念上，已經歧異，所以在天下篇裏，莊周批評愼到，忍不住要說一句：

其所謂道非道。

在莊周口氣裏，自然應該對於愼到的所謂『道』，要加以否認的批評。現在我們也覺得，這種評論倒是很公允確當的。天下篇裏，再記載豪傑相與非笑道．

愼到之道，非生人之行，而至死人之理，適得怪焉。

這種的批評也很對。要使得人的行爲，做到跟沒有生機的無知之物一樣，人豈不是機械到極點了嗎？人不好算做是一個生人，而是無生機的死人了，那裏還有須要什麼所謂自然的『道』的存在呢？豈非說起『道』也成爲多餘的廢話了嗎？

在先秦時代，百家爭鳴，眞是偏激的異說太多，各家都有獨立自創的一種學說主張，形成思想上極其豐富的洋洋大觀。像愼到的論物，確也是別開生面，我們不得已，姑且可以定他一個特別名目叫做『機械化的自然論』吧！

讀疆邨語業

蔡正華

張孟劬有一次板起面孔，教訓着人說：「古丈作詞，向不與人談本事。」朱疆邨生前是否眞個不談本事，死無對證，我們不得而知。但至少他是要人家懂得他的本事的。何以言之？他在編集時，全用甲子紀年，意思卽是在說：「你們讀我的詞，須要注意其時代背景。」庚子拳亂，辛亥革命，甲子宣統出宮，在集中都曾有暗示。況薰風評其詞，說他處處裝着「官太太」的身份，話雖俏皮，却最有意思。他做詞是有寄託的，感時撫事，言之有物，決非無病吟呻。至於立場的對不對，那是另一回事。他也直到臨洛在病榻上，才自己覺悟到「忠孝何曾盡一分。」集中感時撫事之作，僅不過是一種「哀以思」的亡國之音而已。

說到這首絕命詞，實在不該編入語業。據說，「身後」，「詞人」，「水雲身」幾個字旁邊，或因重複，或因不妥帖，他都加上了三角符號，留待修改。其手定詞稿，何等鄭重。王半塘信中曾說：「沙汰之嚴，毫無塵雜。」未死前他還表示：「使吾疾有間，猛思細定。」他那裏會想到易簀之後，他那不肖弟子，連他的賸稿棄稿，甚至於別人代他所作的應酬文字，玉石不分，魚龍莫辨，都一齊刊印了出來呢？魂而有知，應有餘恫！

文人追悔舊作，是常有的事。避暑錄話云：「黃魯直舊有詩千餘篇，中歲焚三之二，存者無幾，故名焦尾集。」邱吉爾曾寫過兩部小說，現在已不願再版。他們怕流布醜拙，雖然未必一定眞是醜拙，可是把人家諱莫如深的棄稿，流布世間，焚琴煮鶴，總有點說不過去。

他老人家的詞，刪去的實在不少，應酬的不必說，卽不協律的，不拙不重不大的，以及不合官太太身份的，也一概割愛。從前曾見過一個本子，上面畫着單圈，雙圈，梅花圈，各式俱全，都是去取的符號。這樣認眞，實所罕見。「幾許傷春憂國淚，聲家天挺杜陵才，」他也是以「詞史」自居的。

上章困敦——卽庚子年——有八首菩薩蠻，詠的顯然是拳匪之亂。「飄燈人不歸」之指紅燈罩，「蠻花委地紅」之指日本使館書記官，「走馬長揪」之指董福祥，「鬧紅滿鏡」之指袁昶許景澄，已有人言之。「文梁乳燕」似乎在說光緒，「黃姑夜叩」也許是說慈禧。詞本十三首，語業只剛存八首。至如河漬神之「帝子不歸秋晚，單衾沈夢銅瓶」，則語意更明顯了。

鷓鴣天題作「九日，豐宜門外過裴邨別業」，乃詠戊戌六君子事。此題本作「過故人別業」，想當時懼黨禍牽連，故不敢明言。淸亡前後，無所用其諱忌，始改作今題。減字木蘭花「八哀」詞中，另有詠劉裴邨，袁重黎助首，則大書特書矣。

聲聲慢落葉詞之詠珍妃，亦無可疑。「神宮凄奏，分付哀蟬，」「飛霜金井，拋斷纏綿」，鋪敍甚詳。樊樊山評云：「此詞作於庚子，離騷忠愛之遺，又南宋人所不能到。」其實此詞不作於庚子，題中明言辛丑十一月十九日味聊賦落葉詞見示，感和。」乃光緒還宮，追卹珍妃時所作。

相傳楊柳枝四闋，是詠前四軍機：瞿鴻機，鹿傳霖，王文韶，榮祿；又四闋，詠後四軍機：榮慶，慶王，徐世昌，鈌良。張孟劬則謂「不辭身作桓宣武，看到金城日墜時，」不詠榮祿，而詠李鴻章結光緒一朝之局。此八闋，語業皆不載，已經刪去，是否以其無關宏旨，還是因爲文字上有了毛病，則不得而知了。

辛亥淸亡，有浪淘沙慢一詞，題爲「辛亥歲不盡五日作」，特標年月，用意甚明。但在語業中，却以這一首爲做得最壞。第四疊襲用樂府「上邪」之意，全無變化。試將樂府原文，和這首詞相比，可知其弄巧成拙了。

「山無陵，江水爲竭，冬雷震震夏雨雪，天地合，乃敢與君絕。」——上邪。

「卻剗連峯平於垤，黃塵擁，巨川頓竭，怒雷起玄冬還夏雪，更千歲

，倚杵天摧，厚地坼，深盟會與纏綿絕。」——浪淘沙慢。

樂府這幾句話的好處，在於直截了當，明白如話。現在給他繙面爲詞，兜了幾個圈子，加上了許多不相干的形容字，晦澀一至於此，尙復有何意味。倫用詩意，有何不可，只是倫得不甚到家。其所以不刪者，大概因爲這首詞，很有一點關係的緣故。

亡國之音，做得最好的，還是那首洞仙歌，現成而又說得那麼親切：

「念滄江一臥，白髮重來，渾未信，禾黍離離如此」！

他很佩服元遺山的詞。語業卷三有鷓鴣天廣元裕之宮體八首。謝檢孫說是詠項城稱帝的。張孟劬痛斥其非，謂指宣統出宮之變，亦言之鑿鑿：

「鷓鴣天第三首指馮玉祥。却繡長簾禮至尊，謂其信天主敎也。騎馬宮門句昔嘗微叩之古丈，言馮在前清時，曾賜紫禁城騎馬。此事當一檢宣統政紀，乃能證明。」

頃與友人鄧文如談。鄧君熟於清季掌故。據云「馮在前清，官不過管帶，似不能有紫禁城騎馬之賜，或者在復辟時乎？但未見宮門鈔，仍屬可疑。將由古丈別有所聞，當時聽之未審耶？」

不知「騎馬宮門」，未必卽是賜紫禁城騎馬。如此說詞，不免要到牛尖角裏去了。

張孟劬又云：「古丈集中，惟夜飛鵲乙卯中秋，是在項城稱帝時作。換譜鈞天，點出本旨。廣寒宮闕，怕嫦娥不許流連，爲宣統危之也。」

乙卯是民國四年，發起籌安會。正是這時候。

小重山晚過黃渡，乃詠齊盧之戰，所謂「隔歲兵」是也。

這幾件大事，點綴了全部語業，「官太太」之所以爲「官太太」，卽在於此。但陳陳相因，亦很覺得單調。「麻鞋」，「低頭臣甫」，「把戔北望」之類，處處皆是，偶一爲之，倒也觸目驚心，一多便成爲濫調。學疆郵者往往倫竊字面，也來這麼一套，並非賜進士出身，更未做過禮部右侍郎，提督廣東學政，弼德院顧問大臣，而亦爲此言，張冠李戴，當然不倫不類了。

語業中最討厭的，莫過於「除夕」，「元旦」這一類詞，眞是太多了。而且只有這幾句話，顚來倒去，搬弄字面。固然亦有對仗工緻，音節諧婉的地方，但可作可不作，何是爲全集生色？人多恨語業刪削過嚴，吾仍惜其汰除未淨。

疆郵之學夢窗，人人皆如此說。一生手校夢窗四稿，至再至三，用不可謂不勤。平心而論，善學夢窗者，亦無過於疆郵。王半塘信中說：「自世之人，知學夢窗，知尊夢窗，皆所謂但學蘭亭面者。六百年來，眞得髓者，非公更有誰耶？夔笙喜自詫，讀大集，竟浩然曰：此道讀者固難，知之者並世能有幾人？可想見其傾倒矣。」這幾句話，並非過情之譽。集中學夢窗之作，不一而足，尤其是卷一和卷二，卷二的更出神入化。但我們切莫被他瞞過了。他固喜學夢窗，但也喜學東坡，晚年所作，更有意於東坡。細讀卷三諸作可證。

自來桐城派古文家，開口無一不說學史記，以爲史公之文乃文之極致，而實際上只在學漢書。善於摹擬者，往往會毀尸滅迹，故弄玄虛。大家都說疆郵學夢窗，他便落得把夢窗學作自己的招牌，可是他也何曾忘情於東坡？

此說有證據麼？曰：有。一部詞剏原是他選的。因錄入自己的詞，不好意思出面，故託名於張孟劬。詞剏只選清詞十五家，一百三十七首，首首該是可傳之作。他自己選了十首，算是語業中的精華了。但這十首中，沒有一首可說是學夢窗的。亦步亦趨，像六醜元旦和夢窗韻，點絳唇試鐙夜微雪和夢窗之類，並不在內。樊樊山評爲「眞夢窗」的蕙蘭芳引，也未入選。反之如賀新郎，如洞仙韻，大有東坡氣息。卽況夔笙所畏之燭影搖紅人境廬話舊之作，亦非夢窗筆意。「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只有他自己心裏明白。

王半塘曾言：「蘇文忠之淸雄，軼塵絕迹。其性情，其學問，其襟抱，舉非恒流所能夢見。詞家蘇辛並稱，其實辛猛人境也，蘇其殆仙乎？挺崇蘇詞至此。疆郵當問詞於半塘，故從王說，此又一證也。

耳食之輩，因疆郵學夢窗而成名，於是大家都往這條路上走去，剽竊，堆砌，不管他通不通，接不接，甚或連自己也不知道在說些什麼。至于今日，已滔滔者天下皆是。不知疆郵之學夢窗，文從字順，無一語不妥貼，至其氣韻，全從東坡得來。樊山評其塞翁吟筆灣汎秋之作，說得最好：「今人塡詞，一闋中可畫爲三四截，此作後半闋十句只如一句，意勝故也。」會學夢窗與不會學夢窗，其別在此。

下接第四八頁

專著

山水松石格之研究

俞劍華

（一）

在五代以前的正式論畫的書，首推唐代張彥遠所著的歷代名畫記，此書在畫史中的地位，等於史記在正史中的地位，蒐羅宏博，編制謹嚴，在畫史中確乎是一本空前絕後的鉅著。在這本書裏保存了不少的畫論，最著名的約有下列各篇：

晉　顧愷之——論畫——魏晉勝流畫贊——畫雲臺山記

南朝宋宗炳——畫山水序

南朝宋王微——敘畫

這幾篇雖然文字不免有難解的地方，但其中所含精思妙義，殊爲豐富，對於繪畫原理，闡發尤爲盡致，建畫論的基礎，開畫界的風氣，其功殊不可沒。

此外五代以前的畫論，畫品流傳到現在的，還有以下各種：

南朝梁元帝——山水松石格

南齊謝赫——古畫品錄

陳　姚最——續畫品錄

唐　王維——山水訣——山水論

李嗣眞——續畫品錄

彥悰——後畫錄

五代荆浩——筆法記

以上十種除謝赫的古畫品錄姚最的續古畫品錄均曾爲歷代名畫記所引用，且其書久已單行，故無眞僞的問題發生外，其餘的幾篇，眞僞的問題，早已紛紛討論，至今都還沒有結論。現在先將梁元帝的山水松石格加以研究。

（二）

梁元帝的山水松石格原文如下：

『夫天地之名，造化爲靈。設奇巧之體勢，寫山水之縱橫。或格高而思逸，信筆妙而墨精。由是設粉壁，運神情，素屏連隅，山脈蹙鴻，首尾相映，項腹相迎，丈尺分寸，約有常程。樹石雲水，俱無正形，樹有大小，叢貫孤平；扶疏曲直，聳拔凌亭。乍起伏於柔條，便同文字，（此下原缺）或難合於破墨，體向異於丹青。隱隱半壁，高濬入冥；插空類劍，陷地如坑。秋毛冬骨，夏蔭春英。炎緋寒碧，暖日涼星。巨松沁水，噴之蔚同。褒茂林之幽趣，割雜草之芳情。泉源至曲，霧破山明。精藍觀宇，橋彴關城。行人犬吠，獸走禽驚。高墨猶綠，下墨猶頹。水因斷而流遠，雲欲墜而霞輕。桂不疏於胡越，松不雜於弟兄。路廣石隔，天遙鳥征。雲中樹石宜先點，石上枝柯末後成。高嶺最嫌鄰刻石，遠山大忌學圖經。審問既然傳筆法，祕之勿泄於戶庭。』

此篇初見著錄於宋史藝文志，其後僅見於四庫全書存目中，至於版本，就筆者所見，則有下列各本：

書畫傳習錄本　　畫苑補益本　　佩文齋書畫譜本

古今圖書集成本　　畫學心印本　　美術叢書本

中國畫學全史本　　中國繪畫史本　　畫論叢刊本

（三）

此篇雖寥寥短文，然以相傳既久，輾轉訛誤，致各本均不甚相同，據以互校，則各有短長。茲列舉於下，以資參考：

『運神情』諸本俱如此，惟畫學心印與中國畫學全史作『運人情』似誤。

『素屏連隅』諸本俱作隅，惟畫學心印與中國畫學全史作幃。中國繪畫史作幃，按幃字康熙字典不載，係障的俗字。

『山脈濺淌』古今圖書集成與畫論叢刊作淌。畫苑補益與美術叢書均作樸。中國畫學全史與中國繪畫史均作瀑。按樸字費解，或係因瀑字音近而誤。此處當以用淌字爲允當，因全篇有韻，瀑樸，韻俱不合。

『首尾相映』諸本俱作映，惟畫學心印作縈。

『項腹相迎』圖書集成與畫論叢刊作迎。畫學心印作逼近，餘本俱作近，按應作迎以與全篇的韻相葉，且項與腹，中隔一胸，亦無法相近，更無法逼近，與上句亦不相應。

『乍起伏於柔條，便同文字。』此十字畫學心印及中國畫學全史均删去，此外諸本有計「原缺八字」者，有注「中缺」者，有注「闕文」者。按此文全篇均係對偶文字，則上句十字，下句必無八字之理，但相傳如此，究竟如何已無可考了。

『沁水』中國繪畫史誤爲泌。

『噴之蔚同』諸本俱作同，惟圖書集成及畫論叢刊作榮。

『褒茂林之幽趣』諸本俱作褒，惟圖書集成作裒，於義似長。

『割雜草之芳情』諸本俱作割，惟圖書集成作剖。

『橋彴關城』彴美術叢書作杓，畫苑補益作約。按應作彴，廣雅，「彴，獨梁也」，蘇軾詩「略彴橫秋水」。至杓則爲斗柄，約則顯爲誤字。

『末後成』畫論叢刊誤末爲未。

『鄰刻石』諸本俱作鄰，惟畫苑補益誤作林。

『勿泄』中國繪畫史誤泄作祕。

（四）

相傳此文係梁元帝所撰，但後人多持異議，今先將梁書元帝本紀摘要鈔錄於下：

『世祖孝元皇帝，諱繹字世誠，小字七符，高祖第七子也。天監七年（西紀五〇八年）八月丁巳生，十三年封湘東郡王，邑二千戶。……侯景既廢簡文帝，又廢豫章王而自立，帝命王僧辯平景，遂卽位於江陵。……承聖三年（西紀五五四年）十二月丙辰，京城爲西魏兵所陷，遂被害，時年四十七。……世祖聰悟俊朗，天才英發，……博綜羣書，下筆成章，出言爲論，才辯敏速，冠絕一時。……性不好聲色，頗有高名，與裴子野，劉顯，蕭子雲，張纘及當時才秀爲布衣之交。著述辭章，多行於世。……所著孝德傳三十卷，忠臣傳三十卷，丹陽尹傳十卷，注漢書一百十五卷，周易講疏十卷，內典博要一百卷，連山三十卷，洞林三卷，玉韜十卷，補闕子十卷，老子講疏四卷，全德志，懷舊志，荆南志，江州記，貢職圖，古今同姓名錄一卷，筮經十二卷，式贊三卷，文集五十卷』。此外尙有金樓子十卷見南史。

梁元帝以四十七歲的年齡，著書至四百卷之多，著述之富，至足驚人，他不但是多產的著作家，而且是多才多藝的畫家，試看姚最續畫品錄上說：

『湘東殿下（梁元帝初封湘東王）嘗畫芙蓉湖醮鼎圖

右天挺命世，幼稟生知，學窮性表，心師造凡，非復景行所能希涉。畫有六法，眞仙爲難，王於象人，特盡神妙。心敏手運，不加點治。斯乃聽訟部領之隙，文談衆藝之餘，時復遇物援毫，造次驚絕，足使荀衛閣筆，袁陸韜翰，圖製雖寡，聲聞於外，非復討論木訥，可得而稱焉。』

是梁元帝不但能畫，而且極爲神妙，惟所畫多屬仙佛人物，而無山水松石，何以元帝沒有所擅長的「仙佛人物格」而獨有不擅長的「山水松石格」呢？因此不免引起後人的疑問，又在著作中查不出這篇「山水松石格」來，所以更不易使人相信了。

（五）

歷來學者均不承認此篇爲梁元帝所作，現在彙列於下：

(甲)明王紱書畫傳習錄上說：

『……此與長史筆法等篇，俱有古人傳習相承之意，其託名贋作，所勿計也。』

是祇取其有「古人傳習相承之意」的好處，但却指明爲「託名贋作」，雖然指明爲「託名贋作」，却沒有說出所以然來。

(乙)清紀的四庫全書總目提要上說：

『……案是書宋藝文志始著錄，其文凡鄙，不類六朝人語。且元帝之畫，南史載有官尼像；金樓子載有職貢圖；歷代名畫記載有蕃客入朝圖，遊春苑圖，鹿圖，師利圖，鵜鶴陂澤圖，芙蓉湖醮鼎圖；貞

觀公私畫史載有文殊像，是其擅長惟在人物，故姚最續畫品錄，惟稱湘東王殿下，工於像人，物盡神妙，未聞以山水松石傳，安有此書也。』

紀氏認爲此書從文體方面觀察，『凡鄙』，『不類六朝人話』從元帝的書蹟上觀察，只工人物而不工山水，所以不能寫出所不擅長的東西。較之王紱僅說『託名贋作』的似乎多了兩條有力的證據。

(丙)近人黃賓虹美術叢書重印版跋上說：

『此篇箸錄梁元帝換，世多疑之，又傳王維，荆浩，李成，華光唐寅諸書，大率爲宋明人僞託，中經割裂竄改，不可勝記，然名言精義，尙不容廢。』

這是和王紱取的同一態度，書雖僞却還有不容廢的『名言精義』。

(丁)近人余紹宋書畫書錄解題上說：

『……明文淵閣書目有松石格一部，末著譔人名氏，未知卽是書否？四庫提要謂此篇之文凡鄙，不類六朝人語是也，其必托於元帝，疑舊傳元帝本有是書，其後已佚，故後人搜集相傳口訣而僞爲之，必謂元帝擅長人物，卽不作山水松石格之書，稍嫌武斷，宋宣和時，韓拙作山水純全集，曾引「秋毛冬骨，夏蔭春英」八言，則僞託者，至遲亦爲北宋人，猶是古書矣。』

余氏是承認此篇「文體凡鄙，不類六朝人語」，不承認元帝擅長人物，卽不能作山水松石格的書。他以爲是元帝本有此書，書供後，由後人搜集相傳口訣僞爲之，自然文體不免凡鄙。他又舉出韓拙曾引用此書，可見是北宋以前人的書，仍然不失爲一本古書，那麼此書雖不一定是元帝的書，却和元帝有些關係了。

(六)

現在我們就上節所述看來，仍無法確定山水松石格這書的眞僞，說他僞的也沒有實在證據，說他眞的也沒有確實把握。以文體定古書的眞僞，雖有不少的學者以爲可靠，但文體這東西，並非確有一定不可移易的格式，一個時代的作家很多，優劣也自有不同，豈能文體如出一手？就是一個人的著作，自少至老，也有不少的變遷，自然不能一律。並且論畫的書，旨在方法的傳習，目的並不在文辭的炫奇鬥麗，雖凡鄙何害？或者也可以問，宗炳王微和梁元帝時代尙近，何以他們二人的畫山水序與敍畫，文辭却十分高妙，並不凡鄙呢？這也有個原因，山水松石格目的在傳授方法，所以不免凡鄙；畫山水序和敍畫目的在闡發原理，自然易於高妙，因爲他們目的不同，所以文體也隨着變化了。

至於這種傳習方法的文字，古來相傳不止這一篇，和他相似的還有

王維的山水訣

荆浩的山水賦

幾種其文體格調，頗爲相近。例如王維的山水訣中說：

『夫畫道之中，水墨最爲上，肇自然之性，成造化之功。或咫尺之圖，寫百千里之景，東西南北，宛爾目前；春夏秋冬，生於筆下。』

『遠岫與雲容相接，遙天共水色交光。』

『平地樓臺，偏宜高柳映人家；名山寺觀，雅稱奇杉襯樓閣。』

『好悟者不在多言，善學者還從規矩。』

所論的內容以及文氣格調，都和山水松石格相差不多。此外如荆浩的山水賦（一作王維山水論），荆浩的畫說，山水節要，都是一脈相傳的，口訣式的畫法，而且凡是這種口訣式的畫論，都附託在一位著名的畫家身上，這種關係的聯繫，以我們的臆測，可以有四種說法：

(一)自古口耳相傳，就有這種畫法口訣，某一畫家筆之於書，後人遂認爲係某人之文字。

(二)某大畫家曾以此種口訣敎其門徒，由其門徒筆記，仍冠以業師之名，後遂成爲某人之文字。

(三)自古相傳本有此文字，但無作者主名，後人强以之歸會於某大畫家，庶幾易於流傳。

(四)好事之徒，剽竊竄亂他人文字，僞爲某大畫家所作。

上述(一)(二)(三)這三種關係，都可以適用在山水松石格，山水訣，畫說等篇，而唐六如畫譜裏所載的畫論大多都屬於(四)的一類，基於這種種關係可以有下列的推論：

(一)因係口耳相傳的口訣，所以文多『凡鄙』。

(二)因係筆錄所以與其本人其他文字的風格不同。

(三)因係轉錄前代文字，所以文體多與時代不相當。

(四)因非本人自撰文字，所以文集中不收。

因此要斷定某一篇畫論是否爲某大畫家所作，有的很容易，有的却很困難，除非像唐六如畫譜那種假得實在太不像樣的書以外，如山水松石格，山水訣等篇，單憑其文凡鄙，不類六朝人語」，就斷定山水松石格非元帝所作；單憑「詞作駢體，而句格皆似南宋人語」(四庫提要)，就否定山水訣是王維所作，證據實在嫌過於薄弱，不足以使人相信，因爲這種文字根本與普通的詩文不同，豈可一概而論？

(七)

至於說擅人物的人就不能作山水松石格，余氏已斥四庫提要爲武斷。其實元帝天才既高，學養又富，人物以外，何妨兼擅山水？在元帝時代雖爲人物畫的全盛時代，但山水畫業已萌芽，成爲一種新興的畫法，在元帝以前已經有宗炳的畫山水序，王微的敍畫，所論都是山水畫最高的原理，風氣所被，元帝又何嘗不能兼作山水，又何嘗不能敍述山水畫基本的方法？就是從元帝的畫蹟裏看，如

遊春苑圖　鹿圖　鷄鶴陂澤圖　芙蓉湖醮鼎圖

畫中主題雖然爲人物，動物，但主題以外如春苑，陂澤，芙蓉湖，以及鹿囿等補景，一定是山水松石。本來風景畫是由人物畫的背景脫胎而出，元帝時想已有此等趨勢，所以說元帝不會畫山水，是毫無根據的武斷。

至於此文之未見於梁書著錄，或者是因文字過短，不成卷數，非專門著作，所以梁書不列，也許原爲文集五十卷中的一篇，後人錄出單行，遂而獨立，亦非事之不可能的。不過我們還沒有眞實證據，可以證明這篇山水松石格不是元帝作的；也沒有確實證據可以證明是元帝作的，所以我們只好認爲相傳是元帝作的，等以後有了確實的證據才可以判決它的眞僞，而余氏認爲「至遲亦爲北宋人，猶是古書」，態度可以說很謹愼，較紀氏高明多了。

(八)

此文的眞僞問題，既然無法解決，我們現在無妨轉一個方向，研究它的價值問題，這篇文字既爲相傳的畫法口訣，所以在畫法上的價值很大，並且是論畫法最早的最具體的一篇。文字雖短，內容包括却很廣博豐富，語語精到，很少玄虛模糊的空論。研究畫法的人看了自然認爲是古代畫法的寶筏，不懂繪畫，只看文字的人如紀昀之流，自然斥爲「其文凡鄙」了。現在把這篇短文分析研究一下，就可以曉得它的價值的大小了。

(甲)概論　『夫天地之名，造化爲靈。設奇巧之體勢，寫山水之縱橫。』天下之大，無奇不有，有許多幽泉怪石，奇峯異瀑，眞是匪伊所思，出乎人的意料以外，所以山水的體勢，不可過於平正，過於平正，則呆板無趣，「文似看山不喜平」，平正的山水很難入畫，入畫的山水，必須有幾分奇巧，尤其山水畫在萌芽時代的作風，如歷代名畫記論畫山水樹石篇所述：

『魏晉以來，名迹在人間者，皆見之矣。其畫山水，則纍峯之勢，若鈿飾犀櫛，或水不容泛，或人大於山，率皆附以樹石，暎帶其地，列植之狀，則若伸臂布指，詳古人之意，專在顯其所長，而不守於俗變也。』

所畫的山水都是很奇怪的，但專以奇巧眩人的，也易流於邪道，此後經多年的改進，一直到了宋元，才漸漸歸於平正。至於畫山水的方法，雖然也有種種，然大要不過一縱一橫，山雖然是立體，但畫面上却只有平面，平面則只有縱橫可以表現。

(乙)畫格　『格高』

畫格就是畫的品格，畫的品格必須求其高超，始有永恒不滅的精神。想使畫的品格高超，畫家的人格必須高超，有高超的人格，始能有高超的畫格，因爲畫格是人格的反映，如影之隨形，無法遁飾。所以自古有名的大畫家多係道德純粹，志行高潔，文學優長，豐神秀逸，在朝則爲正人君子，在野則爲山林隱逸。因此他們的畫格自然醇厚文雅，迥出凡表，炳耀於千古藝壇，久而彌光，若人格不高，行爲不檢，則畫格無從而高，所畫縱橫工整，終無純正高雅的趣味，難免卑鄙俗劣的氣息，雖然炫赫於一時，終必銷迹於後世。此篇首先提出「格高」一點，足見作者「目光如炬」，「一語中的」，深得畫法的根源，而且要言不煩，若非精通畫理的人，絕不能有此見解。

(丙)思想　『思逸』

畫家的人格既「高」，思想自然就「逸」，「格高」是就修養一方面下工夫，「思逸」是就發揮一方面下工夫，必須道德純粹，志行高潔，養之有素的人，始能「仰不愧天，俯不怍人」，擺脫一切束縛，獨

往獨來，昂首天外，解衣盤礴，目無餘子，不畏權勢，不慕榮利，這種人的思想自然能脫出塵俗，自標高逸。所以歷來品畫，將「逸品」置於「神品」「妙品」的上頭，也就是這種原故。

（九）

(丁)用筆　『筆妙』

要想作畫，第一就得先講用筆，用筆是學畫最初的工夫，也是畫家最後的工夫，自然非首先注意研究不可，在謝赫古畫品錄所述「六法」中，有「骨法用筆」一項，骨法就是畫的輪廓，輪廓是用極簡單的線條，鈎勒出所畫物體的外形，所以形狀的優劣全靠輪廓的好壞，輪廓的好壞，全在用筆的巧拙，而且用筆也並不只限於骨法，畫面上一切的綫條，色彩，何一而非用筆畫出？用筆的方法，雖然千變萬化，目的總不外乎求其「妙」，或剛正堅挺，或宛轉流利，或純厚古雅，或柔和秀逸，或如「畫沙印泥」，或如「漏痕折釵」，都各有它的妙處。

(戊)用墨　『墨精』

謝赫的六法中沒有講到用墨，王微的敍畫，宗炳的畫山水序也都沒有講到用墨，在畫論中講到用墨的，以山水松石格爲最早，在人物畫時代，用墨很少，只不過用以鈎取輪廓，而這種輪廓，也不一定有濃淡的變化，所以那時的用墨方法還十分簡單，注想的人自然也不多，至於山水畫最初當然不至是用墨鈎取山石樹木的輪廓，再加以各種色彩，其後漸漸感到用墨的重要；由單一的墨色漸漸有了濃淡的分別，而用墨的方法也漸爲畫家所注意。其後竟將用墨的範圍擴充，侵佔了色彩的地位，到了唐朝，就有了水墨畫的發生，此後水墨日漸發展竟獨霸了畫壇，色彩退到了無重輕的地位，山水松石格一文的目的，雖然不在討論筆墨，但對於筆墨的最高原則，卻已提示出來，而爲千古所不易，用墨必須精也有兩種意思：一種是所用的墨必須是上好的精品，才能濃淡如意，光彩煥發。一種是用墨的方法技巧，必須精。關於用筆用墨的方法，畫家討論的人很多，在畫論裏佔重要的位置，而且爲中國畫獨有的特點，以非本文範圍，故不具論。

『或難合於破墨』

破墨就是水墨渲染，這種方法到了唐朝的王維張璪，才大爲發達，在元帝時代不過是剛剛萌芽，這種提倡開創的功勞是不可沒的。

『高墨猶綠，下墨猶赬。』

「高墨」就是畫上高處的墨。山水畫的上幅都是畫較遠的山，山距人稍遠，就現綠色，愈遠愈綠，終而變成深藍色，這是由於空氣的關係。「下墨」就是畫上低處的墨色，山水畫的下幅都是畫的近山，山距人既近，則山石的赭色，顯然可見，赭就是紅色，也就是近山的顏色，這種山水上遠近色彩的變化，非實地在眞山眞水觀察研究過的人，絕不能注意及此。山水畫上如著色自然近處用赭色，遠處用綠色，若只用水墨，則近處也須有赬的感覺，遠處也須有綠的感覺，因爲用墨精妙而能「墨具五采」，所以說「猶綠」「猶赬」，並非眞綠眞赬，果然只能用一種墨色而就能表現各種的色彩，用墨的工夫，也可以說是達到頂點了。

（十）

(己)色彩　『體向異於丹青。』

丹青是色彩畫的代表名稱，古代圖畫所以叫「丹青」，是因爲注重色彩，畫幅上最惹人注目的是炫耀的紅綠色彩，至於山水畫漸漸注意於用墨，所以說畫體與普通的丹青畫有些不同了。

『炎緋寒碧』

近代色彩學上，把顏色分爲寒暖兩種：例如紅的紫的橙的都歸在暖色一類；青的，綠的，灰的，都歸在寒色一類：黃的紫的歸在不寒不暖的一類，這句「炎緋寒碧」也正是這種道理。緋是紅色所以說它有炎熱的感覺；碧是青色，所以說它有寒冷的感覺，和現代的色彩學，不謀而合，不能不算是奇事，可惜對於色彩的研究，除山水松石格文內，曾有此四字的發明外，此後反寂然無聞，竟成絕響了。

『高墨猶綠，下墨猶赬』

赬綠也就是丹青，俱爲諸色的代表名詞，並非畫上只有紅綠兩色，此二句係中國畫由色彩畫進於水墨畫的橋樑。

『巨松沁水，噴之蔚同。』

同係坰的古字，爾雅釋地「林外謂之坰」。蔚是蔚藍，是一種深青明淨的色彩。韓翃詩：「水色天光共蔚藍。」巨松的松葉自然很多而且

是綠色，沁水就是沒水，也就是水邊泉下的大松樹，因爲水花的噴射照映，把巨松深綠的顏色反映在林外郊坰之上，而亦有蔚然的藍色。這不但注意於物的本色，而且注意於色彩的反映，這也是近代色彩學上最進步的研究。

(庚)四時　『秋毛冬骨，夏蔭春英。』山水畫是隨着季節而變化的，所以必須分清四時，春天和夏天不同，秋天和冬天也不同。這種四時山景的不同，到了宋朝的郭熙有了很詳細的研究。元帝不過是「篝路縷襤，」初發其端罷了，但是他能用一個字形容一季，而且能確切不移，的確是難得之至。

(辛)氣候　『炎緋寒碧，暖日涼星』。在山水畫裏除了注意於春夏秋冬，晨昏晝夜而外，還須注意到陰晴風雨，炎熱寒涼各種的氣候變化。在本文裏，他用極簡單的字，能提示最複雜的感覺，將氣候方面作一種概括的敍述，可惜這種研究也未爲後人所注意，以致繼起無人。

(十一)

(壬)構圖　『設粉壁』

在南北朝時代，壁畫非常發達，畫家的傑作多半畫在牆上，畫在絹帛上的還不多，所以要想作畫，必須先將粉壁設好，此爲畫前的預備。

『運神情』

這是在下筆之先，要有一番慘澹經營的思考工夫，六法裏所謂「經營位置」就是對於構圖的研究。所謂「意在筆先」，所謂「胸有成竹」，都是先把「腹稿」打好，然後再在畫面上下筆。

『素屏運隅』，山脈濺湍，首尾相映，項腹相迎。』

此處「隅」字似以從「障」字爲佳，因爲「屏」和「障」本是一種東西，古人於畫粉壁以外，也常常畫屏幃，所謂「連障」想係數障相連的圍屏。脈本係人的血管，山的脈應爲泉水溪澗，所以它的動作是「濺」而聲音是「湍」，這與近代地理學上的山脈二字意思不同。至於「首尾相映，項腹相迎」，就是各部分互相聯繫，互相照應，渾然一體，血脈貫通的意思，也是構圖上最要緊的條件。

『隱隱半壁，高潛入冥，插空如劍，陷地如坑。』

這是說到畫上的前後高低的布置。

『高嶺最嫌鄰刻石，遠山大忌學圖經。』

嶺既然高，必大而且遠，形狀宜於渾厚，刻劃過細的石乃是庭園中物，豈可與高嶺相鄰？遠山爲雲氣所遮，若有若無自不能詳細畫成地圖的樣子。

(癸)比例　『丈尺分寸，約有常程』

畫上的大小比例有定理而無定法，若必如王維山水論所說：「丈山尺樹，寸馬分人」，則反固執難通，這裏對於尺寸大小，只用一「約」字，非常巧妙。

(子)遠近法　『路廣石隔，天遙鳥征』。

想把路畫得遠，都畫出來就顯不出遠來，用大石間斷幾次，自然路就遠了。天遠無法表現，在天空裏畫上一羣飛鳥，愈遠鳥愈小，自然就顯出天遠來了。

『高嶺最嫌鄰刻石，遠山大忌學圖經』。

「高嶺」是遠山，「刻石」是近石，遠近之間須有相當距離，不能相接。遠山不可細畫，這與西洋畫的透視學都不謀而合。

(十二)

(丑)樹木　『樹有大小，叢貫孤平，扶疏曲直，聳拔凌亭』。

描寫大小樹木的形狀姿態，頗爲詳盡。

『樹石雲水，俱無正形』。

這些東西都是變化多端，畫家要隨機應變，不可固執一法，不知變通。

『雲中樹石宜先點，石上枝柯末後成』。

點樹石即所以襯托煙雲。畫完以後再在石上林間畫以椶柎小樹，故曰「末後成」。

『裒茂林之幽趣，割雜草之芳情』。

『茂林而能得其幽趣，雜草而能取其芳情，是非精於選景，善於表現的絕無此種本領。

『桂不疏於胡越，松不離於兄弟。』

宋韓拙山水純全集引此句作「松不離於弟兄」，畫桂樹兩株相距遠點無妨，畫松樹兩株近點無妨，但須一大一小，一高一低如兄弟並立，始爲有趣。

(寅)雲水　『樹石雲水，俱無正形』。

『泉源至曲，霧破山明』。

山中泉水，總是曲曲折折，沒有選情直瀉的，所以說「至曲」。山中有霧，自然糢糊不清，霧去之後，山自分明。

『水因斷而流遠，雲欲墜而霞輕』。

畫水和畫路一樣，均不可完全畫出，總要斷斷續續，纔能表現水的遠。雲含水分多所以有欲墜之勢，霞含水分少所以有欲輕之形。以輕重分別雲霞，未經前人道過，後人也從無注意爲此。

(卯)點綴　『精藍觀宇，橋約關城，行人犬吠，獸走鳥驚』。

山水畫裏的精藍觀宇字建築及人物往來，鳥獸飛走，不必畫有，但不可盡無。畫有則太熱鬧，易陷於塵俗。畫無則太寂寞，易流於枯燥。

(辰)結論　『審問既然傳筆法，秘之勿泄於戶庭』。

秘法不傳，乃中國學術不能進步的最大原因，全篇只有最末一句，不可爲訓。

山水松石格一篇，其價值如何，經過上面的研究，似乎可以略窺一斑，所以雖然不能確定爲梁元帝的作品，但在畫法上既然有它不朽的價值，自亦值得後人的珍視，鄙見如是，尚祈有識者有以教之。

卅五年十一月草於上海萬籟齊鳴之樓。

說印（上篇）

陳蒙庵

多嗜好的我，什麼都愛玩一下子。自從十六七歲起，開始玩「黑老虎」以外，最起勁的，便是請人家替我刻圖章。因此，對於此道，也有些一知半解的門徑。認識了不少有名「印人」，致力收集二十餘年，勉强也可稱箇小康之家，倘使逢著了吾家簠齋太史（陳介祺）的萬印樓，和那愙齋吳中丞（吳大澂）的千鉨齋，固然小巫見大巫，索然氣盡，瞠乎後矣；不過，比那當代「第一老畫師」，所用以自豪自誇的雅號，「五百石印富翁」，却不敢妄自菲薄，那數量要高得多囉。

按說呢，積了多年給人家「刀下留人」的經驗，（刀下留人四箇字，是小說，戲詞，常見的習語，我借來當作請人刻印的玩笑話）何況，素來喜歡弄弄筆墨，三脚貓似的，不管好歹、總得會來她那麼一手。天哪！那纔糟糕呢，掄起刀來，老是給你鬧別扭，你要她朝東跑，偏偏不聽你的指揮，往西溜。（溜，溜刀也）結果捺（鈐印叫做捺，見韻會）出來的印花，（這印花不是那印花）斑駁陸離，好像三代的奇字古鉨，又似兩漢的土鏽爛銅，莫明其妙，也莫名其不妙。除非考古家覃精研思，所謂「精神能與古人相默契」，一旦豁然貫通，可能地，得了別解，認爲「此字從某從某，蓋卽某字」，繁徵博引，做出釋文來，對不起，鄙人恕不負責，壓根兒刻得太不成樣子，反而駸駸入古，變成了骨董，這是那裏說起。

關於這一門的技術問題。上自討論文字源委，像「秦八體書」（第五曰摹印），亡新居攝（王莽）大司空甄豐等，改定古文時的「六書」（第五曰繆篆），下至印史，印話，刻法的教授，印人的傳記。著書立說，流傳於世，不在少數，有人曾彙刻成了一部「印學叢書」，（印而稱學，是否有討論的餘地，暫且不談，）所收的書，並不甚多，可惜抉擇不精，無甚用處。原因很簡單，從前會刻字的人，不見得個個都是讀書的，只講技術，不管其他，士大夫們，偶而游戲出之，免不了「有口能言手不隨」（米元章答薛道祖詩）之感。由他說得天花亂墜，結底歸根，還是隔靴搔癢，倒成了另外一種學問，所謂「知者不言，言者不知」，若要漸頓雙修，眞是戛戛乎其難哉。如今用我這個外行人來說內行話，不是打哈哈，準得捱罵。不過，我所說的是：一、不是板起面孔來講大考據。翻出周禮「地官司徒」的「司市」，「掌節」，疏證制作。二、不是說些怪話來朦朦人。學那篆刻針度的「飛刀」，「衝刀」，傳授秘訣。貢獻些小意見，穿插些小掌故，信手寫來，語無倫次。爲了恐怕枯燥乏味，不免油嘴滑舌，原是雕蟲小技，不致見笑大方。東坡先生說得好，「我雖不善書，曉書莫如我。苟能通其意，嘗謂不學可」。替我來做這「有口能言手不隨」的擋箭牌，那是最合式的了。

說起刻印，先決問題，便是字體。嬴秦的「摹印」，亡新的「繆篆」，名份雖有著落，寫法還得待考。落伍的，查查「康熙字典」，「六書通」，「笑話百出，不消說了，摩登些，（暫時借用口頭語）翻翻「繆篆分韻」，「說文古籀補」，拚拚湊湊，也高不了許多。或是請出漢印來，依樣畫葫蘆，還你一箇對證孤本，總算好吧。或者竟是根據「說文解字」，寫那小篆，也就是了！行嗎？有點兒困難，說不好聽的「閑話」來了：

「刻印雖小技，然必童而習之，入手從秦漢，下至宋元，自然源流各得脈派。見識博者，雖中年後，可以名家，見識淺者，雖童而習之，無益也。磨鐵可以成鍼，磨磚不可以成鍼」。——雲莊印話

這是阮梅生的說法，雖有些偏見，然而很有道理。因爲刻印這一件事

，到了這時候，已經不是富古時只拿來專作「通貨賄」，「作符信」的實用品，只講「範銅」，「切玉」的技術，注意到美觀，派別的問題了。陳蘭甫先生(澧)說得更透澈；

「其字體在篆隸之間。後世此體不傳，元人始以小篆刻印。論印則爲變法，論篆則小篆實爲正宗，此可謂善變者。近時乃一變爲淩厲險仄，求之古印古碑，往往不合也，而人多好之，以其出於浙人，謂之浙派。吾粵老輩，黎二樵專用漢法，雲隱兼元人法，吾友孟蒲生，則又兼浙派，蒲生每爲人刻印，得意，輒曰「令陳蘭甫見，當識此耳」。蒲生歿後，遂無能刻印者。刻印雖小道，然必識六書偏旁，必能篆書，隸書，又善刻，兼此三長，而後能精美，夫識六書，能篆隸，求之士人猶難，豈可以責市肆之工人哉」。——何昆玉印譜序

陳先生是一代經師，博極羣書，又精雜藝，這「論印則小篆爲變法，論篆則小篆實爲正宗」兩句話，是在無可如何之下，採取調停的態度，看似平常，却是有大道理在內，試想拿刀子和石頭來摹仿翻沙鑄銅的印子，性質早已大變了，「摹印」，「繆篆」的標準，又在那裏，高唱創造的主張，固屬妄誕，死守復古的論調，根據又不大夠，怎麼好呢？自然要走這折中的一條路上去了。「有些」人往往自誇的說道；「我刻圖章，沒有錯字的，我是照「說文」寫的」，可憐，「說文」是什麼一回事，也未見得明白，甚而把「說文解字」上沒有的字，早已胡裏胡塗的刻了出來，正像從前有人挖苦「另外」一些翰林老爺們，連漢書的封面，也還沒有見過，便大談其文章呢。(此處加有些，另外的字樣，是天地間實有此種，非一班的普遍性的)

刻印固然要得好，既爲篆刻家，焉有不會寫字之理。但是也有個分別，陳秋堂(豫鍾)說道：

「昔人云，古來無不讀書之書家，無不善書之畫家。夫畫原從書出，而善書又本於讀書，凡其所必讀之書，務須焚香獨坐，三復得深意，又取古人石刻之可學者，朝夕臨仿，形神具肖，如此則其流露於楮素間者，無非盎然書味也，無非淵然靜趣也，無非古人法則也——求是齋印譜

論書的道理，原是通於刻印，刻印學古人，也有時代性的。一個時期盛行什麼，大家一窩蜂似的學看它，過些時，便有些討厭了，這是風氣使然，像蘭甫先生不滿於浙派，便是一個顯明的例子，他在何昆玉印譜序，又有一節：

「昆玉始學浙派。余勸學漢法，學元人法，皆能之。余爲篆，使刻之，甚能知筆意，因歎之獲賞於蒲生，固宜與俗工異也。」

何昆玉字伯瑜，廣東高要人，收集金石書畫很多，頗有些小名氣。陳簠齋那一部「十鐘山房印舉」，大半的銅印，便是何伯瑜賣了給他，就住在山東陳家拓出來的。蘭甫先生替他做印譜序，直呼其名，一則曰「豈可以責市肆工人哉。」再則曰「固宜與俗工異也」。這使可與陳秋堂「古來無不讀書之書家」，互相發明了。蘭甫先生自己所用的圖章，都很精，很像漢印，當然自何伯瑜「刀下留人」的成績了，我還見過一張蘭甫寫給伯瑜刻印的字樣，旁邊注明白「此印要粗」，「此字要小些」，並不一定寫成已經刻出來的一樣，這是所謂「甚能知筆意」的了，也就是黃小松(易)所說的「小心落墨，大膽奏刀。那句名言的注脚，主張這種說法的人很多像：

「文之妍媸，在刀有持準，若必欲如寫篆，反使不美觀」。——再續三十五舉

再續三十五舉，還引一段朱修能(簡)的話：

「摹印家不精石鼓，款識，猶作詩人不見詩，楚辭，此言非也。鳥頭雲脚，秦時傳爲國璽，若今時作之，妄矣。況石鼓，款識之不相入乎」。

奚鐵生(岡)刻一方「汪氏書印」，他在那邊款上，是這樣刻的：

「近世論印，動輒秦漢而上，而不知秦漢刻印，渾樸嚴整之外，特用強屈傳神，今俗工咸趨腐媚一派，以爲仿古，可笑。」——冬花庵印譜

浙派印的長處，就是以「強屈」來矯正「腐媚」的流弊，末流所趨，却得了「淩厲險仄，求之古印古碑，往往不合也」的考語。倒是西泠八家意料所不到的，其實西泠巨子陳秋堂，早已感覺到這一點了，他曾說：

「書法以險絕爲上乘，製印亦然，要必既得平正者，方可趨之。蓋以平正守法。險絕取勢，法法既熟，自能錯綜變化而險絕矣，予近日解得此旨。具眼人當不謬予言也。」——求是齋印譜」

照這種說法，能夠做到，何致於捱罵呢，然而以浙派做幌子的，學不到好處，一味的拏張狂怪，以爲時髦，學生不肖，倒霉却是老師，眞要替杭州人叫屈呢。

浙派印氣燄衰落了，除了大紗帽平常寫對子用的，某印某某，以及科

甲官銜，那一對一寸半見方的圖章外，其他多改變作風了，起先是仿「漢印之工整者」，慢慢的又是「參用六國幣」，擬「漢鏡銘」，再來一個「學秦小篆」凡屬邊款大概不脫這幾個公式，確是步步高陞。可是要注意，千萬不要犯了：

「袁三俊篆刻十三略曰，蒼，象古秀而言，譬如百尺喬松，必古茂菁葱，鬱然秀拔，斷非荒榛斷梗，滿目蒼涼之謂。又曰，光卽潤澤之意，整齊者，固無論矣。亦有鋒芒畢露，而腴理自是光潤。否則，似物迷霧中，不足觀也。又曰，有人服飾鮮華，與從絡繹，而駔儈之氣，令人不可耐者，俗，故也。篆刻家諸體皆工，而按之少士人氣象，終非能事。——續三十五舉——」

講到一切的藝術，向來都愛用這「俗」字來罵人，那「俗」字的對面，自然是「雅」字了。究竟「雅」與「俗」的分野。怎樣區別？表面上，可以援用陳秋堂「無不讀書之書家」爲根據，以證明「宜與俗工異也」的證據，還得「見識博者，雖中年後可以名家，見識淺者，雖童而習之，無益也。」然而像何伯瑜那一流人，照王定甫(拯)所說情形：

「何君方廣收羅，其於碑版彝器拓本，所得千計，方欲擇其尤美善者，箸錄之，以踵薛氏，阮氏之後（宋薛尙功歷代鐘鼎彝款識，清阮元積古齋鐘鼎彝器款識）補其未備，又嘗獲古銅印千有餘事，何君其以蘭甫所指畫爲之宗，而博涉參稽以廣趣，則何有於浙派，卽元法亦豈能盡之，（中略）何君自言，性謹不能超乎規矩爲憾。然吾觀何君嶢然獨異於俗工，且日在市肆，數不遺於士君子之間，卽在於是。——何昆玉印譜序——」

難道說，「日在市肆」，便該死的了嗎？難言之矣。不過何伯瑜究竟敵不過趙撝叔(之謙)，這是什麼緣故呢？或許趙撝叔多讀了幾句書，倒是陳蘭甫雖不會刻，爲了指教何伯瑜，做過一部書，叫作「摹印述」，在東塾叢書裏面，本是小玩意兒，算不了大著作，如今她收在印學叢書裏，便是首屈一指，最有價值的書了，不打空腔，不說費話。豈不成爲「知者不言，言者不知」，一個大大的反證，實在比明朝人所著的「印典」，「印史」一類書，要强得多呢。

歡迎刊登廣告

銷路廣　効力宏

地位		價格
封底	全面	二十五萬元
	半面	十四萬元
	四分之一	八萬元
封裏	全頁	十二萬元
	半頁	十二萬
	四分之一	七萬元
普通	全頁	十五萬元
	半頁	八萬元
	四分之一	五萬元

附則

一、指定地位及特殊紙張價目面議
二、加印彩色價目面議
三、設計及繪圖製版照價收費
四、新刊廣告改樣須於本刊出版半月前送到

唐人覓句圖

張大千

張爰，字大千，號大千居士，蜀內江人，山水秀逸蒼勁，花鳥法宋元人筆意，而生動過之。人物仕士古茂妍麗，均爲世人所珍；此幅唐人覓句圖，乃授其弟子陳君從周者

編者誌

贈張大千先生

方介堪

大千八兄自蜀來滬，出示近作，靈山樓閣，湧現豪端，閬苑瓊花，香生腕底，元氣旁薄直駕董巨而上之，世謂昌黎文起八代之衰，今讀大千之畫，足以方之矣，爲作斯印，系之以詩，用誌欽遲。

爲探畫理踏窮荒，佛相莊嚴溯晉唐，元氣淋漓關造化，故應筆底有金剛。
六法薪傳久失眞，應嗟藝苑亦荒榛，起衰賴有生花筆，五百年來第一人。

清宮閹戲考

春厂

一、引言

晚近言戲劇史者，大率上溯金、元，下逮明、清，而尤以清世爲詳，以其時近而事習知也。顧每代戲劇之興，必先創之於民俗，而後始播之於歌唱，再漸登之於廊廟，復敷奏之於宮廷，此其趨勢所成也。至於每代戲劇之盛，則民俗，宮廷，互爲因果，由帝王之喜好，成世俗之流行，所謂：「上有好者，下必有甚焉者矣」。昔乾隆帝喜崐弋，而御腔爲入譜（按高宗雅好音律，自喜歌唱，惜腔調不能合律，遂取崐弋兩腔之長，以諧其聲，伶人又從而和之，名曰御製腔，並譜以行世，而崐弋之風爲之一變。），慈禧后好皮簧，而南北爲風靡。沿及民國，猶扇餘芬，平劇流行，遍於閭里。上自學士大夫，下迄輿儓販卒，無不沾沾自喜，清歌一曲。近日海上梅蘭芳，程豔秋，蕭長華，譚富英等，繁響迭奏，彌臻皮簧之發達。縱勝利而後，民俗嗜尚已移，多趨向於滑稽平易之所，以一新其耳目，然平劇藝術之精，唱做之湛，要爲言戲劇史者所樂道，固有不可磨滅者在。意者，或亦猶承晚清之遺響歟？當慈禧后演劇內廷之時，曾分內外伶人爲兩班，合臺敷奏，各有造詣。外班者，即外傳民間伶人，入宮演唱者是。一時名角，如譚鑫培，汪桂芬，侯俊山，楊小樓，王瑤卿，王鳳卿，朱素雲，李寶琴等，皆其佼佼者，世俗所謂「內廷供奉」是也。內班者，即命本宮太監演奏者是，所謂「閹戲」是也。「閹戲」之制，創自順治，迄於宣統，未嘗更易。特言近代戲劇史者，多略而弗詳，則以文獻無徵故也。余僑居舊京，亦既有年，間聞故老言傳，聊得內廷掌故。更益以故宮戲劇諸擋，曾述清代內廷戲劇略史，以襮諸世。意有未盡，復輯此文，既以補正前說，益欲求訂當世。至於所不知，蓋闕如也。

二、閹戲始於順治盛於乾隆

閹人演劇，未知始於何時？清代則自順治始。順治入關之初，猶沿明人制度，廟堂奏樂，宮廷演劇，皆由教坊司女子任之。其事具載於大清會典事例。爾後改用太監奏樂，教坊演劇，則自順治八年始。即事例所謂：「順治八年，奉旨停止教坊司婦女入宮承應，更用太監四十八名」者是也。相傳教坊女子，曾刺順治未中，防微杜漸，故改用太監。爾後於十二年間，又以女樂入宮。十六年後，並演劇亦由太監司之，特不能工耳。

雍正元年，除教坊司女子樂籍，更選精通音樂之民人，以充教坊司樂工，說亦見大清會典事例。而宮廷演劇，已傳外班，伶人承應，其說則見於嘯亭雜錄。可見斯時閹人演劇，猶未工也。乾隆七年設樂部，始命大臣董其事，亦詳於會典。並規定太監名額，至於百人，始略具規模。當時所演諸曲，僅有張照等所定岔曲，兼及崐弋而已。乾隆南巡而後，南伶侍從北來者至多，太監演奏，亦多從化。然太監演劇之盛，已始於乾隆初年。據當日南府戲擋，云初年曾命太監排戲於吳三桂子世璠駙馬府中，即世所謂南府是也。

南伶北來，宮廷戲風爲之一變，而京師民間劇曲，亦受其影響。南伶且入南府排戲，太監更從而學習。復有外間伶人佔民籍者，亦與旗籍伶人，同入南府學習。又有什番學等，由民籍學生充之。據會典所載，當日曾有內學外學諸名，即以原有者爲舊大班，南來者爲新小班，太監爲內學學生，民籍，旗籍伶人爲外學學生。爾後更分太監爲內學，一切伶人爲外學。至於演戲諸事，承應差使，無不由太監以綜其行政，可以見乾隆時之盛矣。

乾隆帝喜崐弋，故於伶人，太監，皆優容之。其事見於清宮史正續編。有命南伶食白米，太監得援例之事；有命演戲時，太監，伶人，得反穿

貂褂，與官員相等之事；有命太監，南伶得入旗籍，以食錢糧之事；有命伶人，太監，死葬恩濟莊塋地之事，皆可引以爲證也。

三、道光減汰民伶多存閹戲

乾隆既崩，嘉慶無多更易。道光卽位，力崇儉樸，始減汰民伶，多存「閹戲」，而閹人亦有省免。據檔案所載，當日內外學人數甚多，曾命內務府大臣常福等酌量裁減，而宮史亦有記述。道光七年，又改乾隆之南府爲昇平署（說詳余著淸代內廷戲劇略史內），並規定太監數目，載於上諭。故宮文獻館吳志勤先生，曾考定當時太監名額，計：

內學　七品首領一名　八品首領三名

頭等太監三十名　二等太監三十名

三等太監四十名

而奏樂及演劇行政諸太監，猶有六十四名不與焉。吳君有「昇平署沿革」文，殊有裨於考訂，略謂：

昇平署成立之後，民籍學生已全數裁撤，嗣後承應戲差，概由太監担任。

可見當日宮廷，僅有「閹戲」而已。又謂：

太監時有逃亡，因之承應戲差，常感困難。蓋內廷排演戲劇，每人皆係分別担任一種角色，如逃走一人則劇中卽缺一角色，而他人又不諳習，傳派卽無從演唱。故總管對防範頗嚴，然逃亡之事，仍時常發生。

益見太監演戲，不及外間伶人之全，遇有逃亡，卽缺角色。當時爲防範此弊，曾立懲創諸法。據道光七年三月總管內務府大臣禧恩，穆彰阿奏摺，略謂：

逃走太監治罪，例有專條，惟查昇平署應差太監，人本無多，若仍照舊例，似多未協，應請從重定擬。遇有初次逃走投回者，責四十板，送交原處當差，三月不准告假外出。初次逃走被獲，及二次逃走自行投回者，均責六十板，仍交原處當差，半年不准告假外出。二次逃走內有一次投回者，責八十板，仍交原處當差，一年不准告假外出。二次逃走俱係被獲者，責一百板，仍交原處當差，二年不准告假外出。三次，四次，五次者，無論投回，被獲，俱責一百板。三次逃走，枷號一個月，四次逃走，枷號兩個月，五次逃走，枷號三個月，均交原處當差，二年不准告假外出。至六次逃走者，無論投回，被獲，俱永遠枷號示懲。

據此益證太監演戲，角色常缺，累次逃亡，仍命當差。則至道光二十年，不得不允內務府奏，於昇平署內，增加民伶。是時亂彈盛行，宮內亦不得不受其影響也。

四、慈禧時傳外班兼勵「閹戲」

咸豐帝性躭聲色，卽位後多事演戲。相傳慈禧后之獲寵，卽以善唱擅勝。時內學太監，已不敷用，更挑選外班民伶，入內演劇。雖英法之役，北狩熱河，倉黃之間，猶不忘却「閹戲」。迨和議告成，更大事張皇，傳內外學諸人，悉赴行在，可以見咸豐帝之好此矣。

咸豐帝歿，同治帝立，孝服之中，慈禧后卽令本宮太監，祕密演戲。當時御史諫阻，了無效果，祇下詔粉飾，而「閹戲」如故也。據會典事例略謂：

同治三年諭，朕奉慈安皇太后，慈禧皇太后懿旨，據御史賈鐸奏，風聞內府有太監演戲，將庫存進貢緞匹，裁作戲衣，每演一日，賞費幾致千金，請速禁止，用以防微杜漸等語。上年因皇帝將次釋服，文宗顯皇帝尙未永遠奉安，曾特降諭旨，將一切應行慶典，酌議停止。所有昇平署歲時照例供奉，俟山陵奉安後，候旨遵行。並將咸豐十年所傳民籍人等永遠裁革。原以皇帝冲齡踐阼，必宜絕戲瀆之漸，戒奢華之萌。乃本日據賈鐸所奏，風聞太監演戲，費至千金，並有用庫存假匹裁作戲衣之用。庫存銀緞，有數可稽，非奏准不能擅動，茲事可斷其必無。惟恐深宮耳目難周，並着內務府大臣等嚴密稽查，責成總管太監，認眞嚴禁所屬。嗣後各處太監，有似此肆意妄行，在外倚勢招搖等情，並着步軍統領衙門一體拿辦，總管太監不能舉發，定將該總管太監革退，從重治罪。

詔書嚴切，表面戒絕奏演，實則變本加厲，挑選外間伶人，入宮演唱。又命本宮太監，從而習戲，「閹戲」更爲繁興矣。

同治光緒之間，民俗戲劇發達，名目甚多，如秦腔等是。時慈禧后以本宮太監演戲，率多舊本，故召外間伶人，入內廷供奉。更命民間教習，

接太監以民間劇本，以皮簧爲大宗，班名「普天同慶」，即世俗所謂「本家戲」是也。又挑選旗籍子弟能演八角鼓者，亦入內廷奏雜曲，擇其優長者爲教習，亦授太監諸雜曲。於是「閻戲」又稱盛。茲錄光緒三十一年太監與外伶合演戲單於次：

(一)五月初一日　頤樂殿承應

府本除邪　頭道闡　金花聚妖　一刻七分
道陵賜寶　一刻二分
被攝痛妻　十四分
午夜吞丹　一刻十分
全節剖腹　十分
起程失篆　一刻
二妖獻印　一刻三分
謁師生釁　十四分
本因果報　二刻十分
外惡虎村　楊小樓　三刻五分
外乾坤帶　汪桂芬　王瑤卿　三刻五分
外送燈　侯俊山　一刻十分
本惡虎莊　三刻
外盤河戰譚鑫培（鑫字作金）三刻五分
外嘉興府　楊小樓　二刻十分
外探親　二刻十分
府本除邪　二道闡　拘魂辯明　思春獲偶　二刻
漁戶憂兒　一刻五分
攝水阻舟　一刻
遭寃泣訴　一刻
金針刺蟒　十分
劉府開筵　十分
大悲救難　十分
共長四十一刻十分

(二)八月十三日　頤樂殿承應

府本節　頭香慶七政揚光天　二刻
金英表瑞　一刻
直圖好合　一刻五分
曲倩良媒　一刻五分
冰人自荐　一刻十分
荒服來王　一刻五分
攝將龍頷　十分
鬧散鴛幃　一刻十分
外豔陽樓　楊小樓　三刻五分
外金鎖計　王瑤卿　二刻
本陽告　二刻
外黃鶴樓　譚金培　王鳳卿　朱素雲　三刻
外送燈　侯俊山　一刻五分
外界牌關　楊小樓　二刻五分
外下河南　李寶琴　二刻
府本二節　天香慶　奪壻角勝　一刻
衒賣生嫌　一刻五分
揮戈揚威　十二分
尋跡追蹤　十三分
擬續鸞交　一刻五分
空勞鳳卜　一刻
烏兎歸元　一刻十分
天香慶賀　一刻
共長三十六刻

據此戲單，可以想見當日合演之盛。而「閻戲」若何？亦可從而知之矣。

五、結語

按清代「閻戲」制度，殊有異於前規。言其盛時，一爲乾隆，二爲慈禧。乾隆晏駕南伶北返，慈禧后召外班演唱，皆令「閻戲」風尙，爲之累變。惜言近代戲劇史者，未能詳加述明，故先作此文，以爲壓外云爾。

我所知道的崑曲

王巨川

崑曲是吾國可入歌唱第一流的文藝劇作，自從明朝魏良輔梁食魚等創製水磨調以來，直到清代中葉，還是盛行着，不論朝野，誰都承認是全國性的戲劇代表，因了牠的聲容並茂，做作身段，都有細膩的工夫，不要說單是詞句排場的優美了！但到清末的時候，一班王公權貴，都歡喜皮簧，那時的皮簧，是交時了。很快的就深入民間，所謂上有好之，下必有甚焉者也。從此崑曲的地位，逐漸衰落下去了，一直到現在，因爲牠自有其獨特的好處。雖則不能和其他下里巴人，適合低級趣味的歌劇相比，但能深入到一部分人的心坎，留下永久不可磨滅的印象。所以表面上看起來是不夠刺激，沒有什麼顯著的表示。可是愛好者却依舊閉門吹拍。自得其樂，不管環境怎樣。我也是其中的一個，從小在留聲機的片子裏，或是親朋宴會中間，很多機會能夠聽到，回到家裏，就信口胡謅，哼出似是而非的調門，這就可見我的愛好的一斑。後來年歲大了，親戚看見我高興，就介紹我加入青社；那青社是在派克路陳輅青先生家裏，他們是父子都歡喜提倡，所以在每次同期，差不多常在他們家裏舉行，我也無役不預，陳青先生年老多病，不常下樓，難得聽他高歌。並且在大慶里設有拍期，我就在那邊開始學習，記得第一折是玉簪記的問病，拍師是吳君秀松，秀松崑山人，能戲很多，規矩典型，畢竟是兩樣的。後來他說我的嗓子比較可以，可改唱小生和冠生，自從開拍以後，覺得內中的關節決竅，簡直莫名其妙，但因渴望的心理得以實現，自然也就不十分困難。在做同期的當兒，聽聽那些先進的唱法，却非常的夠味，吳瞿安先生也常來參加，他的一生，把詞曲看得像性命一樣，關於這方面的著作也最多，唱起來臨字出聲，果然再也講究沒有，當時設席于王伯元家裏，所以見面的機會也比較多些。在戰爭期間，死在雲南的大姚，後來夏瞿禪等替他開了一個追悼會，設位公祭，我塡了首八聲甘州，聊表哀挽。秀松後來被閘北水電公司俱樂部聘去，公司裏的人，都要過了辦公時間才有空暇，秀松不慣出外，並且頂怕坐汽車，在那個時間，空得無可說話，我就趁這個時間去跟他消磨一下，大家便各得其所，有好多曲子，還是在他那邊拍完的哩！

講到上海曲社的組織也相當多，以我曾經參加過的來說吧，青社自主人下世之後，差不多就風流雲散了。既而又加入嚶求社，平聲社，賡春社等。嚶求的時間似乎很短，平聲社友要算城裏的本地人頂多，慶春各處都有，加入的人仕多，唱的機會固然也多。可是往往疲於奔命，過分忙碌，時間的衝突在所難免；戰前各社時常串演，尤其平聲，演出時絕對不用班底，什麼都能自己來，這可不容易了。另外有個吟泉曲社，他的幹部是以銀錢界人爲中心，我雖不是財神菩薩。也曾經加入。噓社是專門以女子爲主體的，可是也有男子，我也加入過，講到加入曲社，有兩個動機，一個是在唱，一個是在聽。有時人太多了，就輪不到唱，講聽罷，我們貴國人的習慣，無論在公共場所，人家正賣力表演，往往表演是表演，談話是談話，各不相犯的分別進行着。得不到甚麼效果。因了上列種種的理由，所以我也不想擴大範圍，有許多地方，也就懶得參加了。現在有一個永言社，和虹社，全社等，都是最近組織成立的，每次舉行同期時，有空便去走走，最近永言社曾經來了一次見習同期，戲目一總五齣，夏君煥新演酒樓，氣概很是英俊，蔡令暉孫倖鶴兩女士合唱小宴，個子小小的，恰合這劇的品目。但是蔡女士的夜奔，却不同了，一則舉止莊嚴，一則生龍活虎，前後好像兩人。最有趣的，還讓姚女士季琅和蔡女士漱六的學堂，姚女士能夠把小春香的天眞憨態，十足地描寫出來，觀衆們也跟着陶醉了。最後是張君賡麟的癡夢，唱

做也很老到。那天所演的戲，雖則不多，根本永言社成立的時間很短，就有這樣的演出，這不能不歸功於煥新的熱心努力。本來這一次他們就要我也來一下，我因爲準備不夠。不敢輕易嘗試，下次恐怕要逃避不了吧。

我姓的眞不好，這班曲社的同志們，他們順口喊我一聲王伯伯，我倒有些受寵若驚起來，推又推不掉，這個諢號，原是不信任人家的象徵，俗語說「託人託了王伯伯：」幸虧本伯伯最講信用，最肯負責，或者會替這個雅號吐口氣吧！閒話少說，言歸正傳。講到唱曲的進展，一半因由于天才的過人，但另一面當然要看工夫的深淺了。嗓子雖然響亮，但能不能運用得當，適合每種戲劇脚色的需要呢，這是最要注意的一個問題，在唱的時候，出字因應該着實，但使腔不能太悶，本領的高低，要看腔格收放的是否飽滿，至於白口頂難，却最易爲人們所忽略。因他既沒有樂器來襯托。而且表演的神情，在白口裏最是緊張，高低快慢，自然也有說不出的規律。白口又要念的準確，不到家就不能討好了。唱得好的，聲音是從丹田裏來，這就叫做丹田勁，能夠這樣，運氣工夫也已成功不少了。至於曲文字句的換氣，自然也可以調節得舒服了，所以最好的聲音，要從肚子裏來，不要在喉嚨喊出，喉嚨淺而肚子深，這不但崑曲這樣，大凡歌唱的道理，我想沒有不同的吧。這樣才能夠做到唱者輕鬆，聽者愉快的佳境；有種人嗓子雖好，唱起來聲調却始終一樣粗細，這就是不能達到控制的作用了。近來在中國大戲院聽到梅晚華和俞振飛的白蛇傳水門斷橋兩折，晚華出場引句，唱得太賣力些，吾很担憂他落不下，後來馬上補救，居然歸入本位，聲調圓潤可喜，到底算得聰明。振飛本來是崑劇名小生，他的父親粟廬先生，是數一數二的大曲家，可以說是沒有人不知道的，所以振飛親承家學，法度技巧，自有比衆不同的地方。加之天賦的嗓子又是寬厚，收放之間，綽有餘地，相會一段，連呼幾聲娘子，劇情緊湊熱烈，可說珠聯璧合了！

再談納蘭容若

陳郁文

前一期我談納蘭容若(性德)材料方面自覺采錄尚博，但亦有許多來不及寫入的，因爲篇幅太長了，關于飲水詞版本方面，以及作者與後人詞的關係，例如蔣鹿潭之水雲樓詞，其集名卽以飲水憶雲(項蓮生廷紀詞集名)二詞集名併合稱其作曰水雲樓詞，王靜安國維以淸末一大學者，其靜安詞，尤刻意學飲水者，我下期當有專論及之。玆承夏師瞿禪(承燾)，自杭寄納蘭詞掌故一函示我，夏師爲當代詞學攷據家，其詞人年譜，及白石道人行跡攷等，皆爲近世巨作，其言當可信，故錄在後面以補我的不足處。

「所詞納蘭情重遺事，前旬張靈璞兄謂婚前嘗戀一旗女旋被選入宮，納蘭一度在宮內見之，有御溝深，不似銀河淺之句，婚後遂尊重于盧夫人，無他韻事，張兄乃納蘭專家，搜遺事甚博，前日又來見告，謂漢軍旗人張純修嘗爲曹棟亭畫棟亭夜話圖，棟亭自題詩云，家家爭唱飲水詞，那拉心事幾人知，布袍廓落任安在，說向名場此一時，此見納蘭與雪芹世交之篤，(納蘭隨駕南巡寓曹家曾抱雪芹于膝上)雪芹爲紅樓夢雖自敍家世上必借材納蘭(如納蘭爲侍衛賓玉房中有弓矢納蘭詞中賓釵紅樓怡紅諸字屢見又有和湘眞詞似卽紅樓之瀟湘妃子)靈璞謂北平人多指明珠府爲大觀園南京國貨陳列館卽前淸織造廠，今尙有紅樓一角匾額(曹氏二世爲織造)世人疑納蘭與紅樓有連者，或竟是實事。」

據此，則我說紅樓夢與容若有關，益信無疑矣！那末俞曲園錢靜方等謂化明珠家事，而蘇雪林女士之詳檢飲水詞，我之徧拾遺事與堅爲附和，未始不是三百年後的容若知友，容若地下有知，亦當報我莞爾一笑，至此我却又多事地怪胡適之先生的紅樓夢考證歷史辯太重一點了！

三十五年十一月從周記于滬上

「老子軍」創辦人張一麐

陸丹林

吳縣張仲仁(一麐)於卅二年十月二十四日晨間，以七十七高齡，病歿於重慶南岸清溪療養院。當時各報多有登載他的生平行誼。今我所述的是他的生平，尤其是他從事於抗敵工作的一方面。

他本來是袁世凱的幕僚，二十年來，言聽計從，袁竊國稱帝，他早已知道，雖曾數度的誠懇勸諫，無奈袁氏予智自雄，又受宵小包圍，不聽忠告良言。他知道事已到此，不可挽救，便棄官悄然南下，回到故鄉蘇州，絕意仕進。後來白蕉寫了一部「袁世凱與中華民國」，他給白蕉補正不少。關於洪憲的內幕情狀，也曾在申報，大風，宇宙風等發表了一部分。

他在蘇州，寄情詩文，替地方上做了許多工作，尤其是江蘇的政治有些變動，他便糾合地方有力量的人士出來說公道話，不惜犯權貴，批逆鱗，這種精神，老而彌篤。

「八一三」滬戰開始，他一方面儘量設法收容難民和救護傷兵，一方面對各抗敵將領努力鼓勵。感到自己年華雖然老大，但壯志雄心還是奮發，於是發起組織「老子軍」，想着共上沙場，殺敵致果。他的意義是凡是年老的人，決不願意自己的子孫當奴隸，遭受無限的苦楚；所以就趁着自己一息尚存還有力量去抗敵的時候，應該聯合起來努力反抗倭寇，替子孫造福。換一句說，就是和後一輩的中年人，站在同一戰線來抗日救國。這一種志願的出發點是偉大的神聖的，即使是青年，誰也要將來的子孫，站起來做人，誰也不願意坐視自己的子孫做異族的奴隸；所以舉國老老少少，起來抗日是必要的。

張氏提倡的「老子軍」，雖然沒有組織成功，可是義聲廣播，却已振奮人心不少，軍事當局曾函電嘉勉。但是，爲了軍事要統一，不能夠隨便自行組軍，割裂中央統一軍權，不得不加以阻止。然而「儒夫有立志」，確已使畏葸恐日病之徒，聞風興起，這種無形的激動力，又和一師一旅的實力何異！張氏此種老當益壯，赤誠謀國的精神，一時傳爲美談。

「老子軍」組織不成功，他在國軍在京滬綫西退后，却割鬚喬裝投身入遊擊隊裏，繼續他的抗日工作。本來他的隊伍不多，敵軍的力量儘可把他擊潰，可是倭寇別有用心，威逼利誘的想找他出來做維持地方工作，他是拒絕了。之后，他更穿了僧服隱居穹窿山來掩飾一切。那時他的老弟一鵬，公子爲資，都在上海，幾次設法勸他到滬，他都不肯。最后誑他同赴廣福的遊擊隊據點，繼續抗日，他才上汽車去，把他直駛入當時上海的租界。

民國二十七年五月初，他從上海到香港，我們異地重逢，無限欣慰。他把印好的「八一三倭寇淞滬后雜詩」一册送給我，當中的七絕詩，共有一百五十九首，夾敍夾議，勃勃有生氣，如浩氣萬丈冲霄漢，我一口氣把他讀完了。當中有述及創設「老子軍」的，如云：

昨夜風狂雨洗兵，天空軋軋有機聲；笑言爾輩毋驚怨，老子軍如小范營。（紅十字會所在范莊，宋夏人稱范公爲小范。老子，余欲糾六十以上老者爲「老子軍」，亦先賢志也。）

鄉賢小范本能軍，老子成羣創異聞；贏得元戎高論在，先驅何以謝諸君！（老子軍草案，委員長馳電勸止，自當遵命，然同志來信，已寸餘矣。）

縱然祈死亦能軍，千叟同袍古未聞。欲使儒夫生壯志，轉煩當局賚鴻文。（蔣委員長來電，許爲儒夫立志。）

在訂擬「老子軍」草案的時候，有人說既然有「老子軍」，也該有「老娘軍」才對。他則以爲年在六十以上的女子，多屬纏足，步履艱難，不便奔走沙場，但中年女子却可組織女兵，有詩爲證，詩云：

老子何如娘子軍，鬚眉畢竟讓釵裙；木蘭未嫁嬰兒老，各撒環瑱願獻芹。（擬以宋慶齡爲軍統，李德全何香凝副之，湯國黎王立明爲左右翼。）

在淞滬抗戰期間，他是異常的興奮，在雜詩中有幾首充分表現出那時他的心境，如云：

排日淞滬報捷音，倭奴授首協天心；又聞北道行收復，痛飲黃龍酒待斟。

鹿兒島塊我空軍，稍示膺懲滅敵氛；報李投桃循古禮，紛紛倭婦索夫團（我空軍於九月三日轟炸鹿兒島，日軍人殉者，其婦有索夫團之組織。）

寧使寶山作焦土，田橫五百盡橫尸；同胞同日同時死，取義成仁百世

師。（守寶山之姚子青全部俱殉。）

洸洸飛將陷重圍，擊賊尤能奮國威；南八男兒惟死耳，倭人傾倒視神祇。（空軍閻海文少尉）

熱淚雙行鄭俠圖，忽聞克敵又歡呼；旁人錯訝成狂疾，歌哭無端是老夫。

八百餘人守死城，遺書訣別過田橫；雎陽食盡將餐血，漢幟高張壓楚聲。（八百孤軍）

蘇州，是淞滬戰爭時的後方重鎮，重要的將領多來此運籌指揮，張氏代表民衆接待慰勞，歡呼鼓舞，辛勤備至，我們把他雜詩錄出幾首，可見一斑：

大樹將軍忽地逢，桓候態度轉從容；座中更有楊難敵；出匣龍泉各及鋒。（馮玉祥、張治中、張發奎、楊虎諸將，均同時晉接。）

一門將種顧元嘆，休沐黃忠遍體瘢；更有鄧侯功第一，聊酬佳釀佐杯盤。（以酒奉希平，敬久、綸甫飲。）

還有贈李烈鈞、顧祝同、陳誠、上官雲相、張伯英、嚴重等詩，都是慷慨激昂，鼓勵民族英雄的熱血壯志的。在蘇州失陷后，他統率游擊隊四五千衆與敵軍搏鬥。抗敵志士多集他的寓所，他戲呼游擊隊伍爲「別兄」。有一夜，游擊隊長蔣士才來守衛，他一時興到，馬上寫了一詩云：

夜半槍聲夢裏聞，蔥靈羣盜釀愁雲；叩門壯士充游徼，多謝殷殷蔣子文。

游擊隊后來因彈盡援絕，散亡戰死殆盡，僅剩衛士十多名，也遭倭軍夜襲。張氏倉卒智脫，倖得身免，但他的志氣絕不銳減。當他統率隊伍抗戰時，倭軍幾次派人和他接洽，餌以「華中政府主席」一職，他一笑置之，絕不搖動他的堅決心志，且賦詩來明白表示，詩云：

曾向湘鄉受挺經，焚香一炷告神靈；任人呼我爲牛馬，龍燭何嫌爝火焚。

甯學蒙莊曳尾龜，豈甘太廟寵爲犧；度人自度終何補，細讀華嚴泣路岐。

甯爲曳尾龜，不作太廟犧，這是令那些叛國醜類讀了要愧死無地的。只是看看他的明志詩，也可以知道這位老頭子在淞滬戰役中的思想和行動了。后來他在香港，和一部分人組織新文字學會，鼓吹拉丁化新文字。記得有一天，他約了許地山和我在高勞士打八樓茶敍，極力勸我參加他們的運動。大家談了三個多鐘頭，我還是堅持我的主張，即是我覺得目下我國言語不統一，拼音字很難推行，粵閩方言複雜，固是特殊；即江浙兩省的言語，也難相通。比如蘇州人說土話，南京人不懂，南京人說土話，武進人不懂，武進人說土話，上海人不懂，浙江呢，甯波人說話，溫州人不懂，溫州人說土話，台州人不懂，台州人說土話，杭州人不懂。試問如此情形，拼音文字怎麼能通達呢？爲着大衆識字，還是推行六百字課，較爲利便實用。最低限度，識了六百個普通字，可以認識街名招牌開發票與戚友通訊或看報紙，都不至於茫無頭緒；也可以檢查字典，認識生字。他知道我和他的意見有點不同，也不勉强我加入，他在港有時說話或在文字上過於露骨，却給港政府誤會他的行動，幾次派人向他警告，那是港政府政治部中人不了解他的心跡。但經一度解釋之后，港當局才不再來麻煩他。

還有一些話再來談談的，當他和李印泉（根源）同在蘇州居住時，李在蘇州胥門外的小王山，經營闢園，安葬母親闕氏，張氏贈李氏的詩有說：「太炎（章炳麟）不作石遺（陳衍）亡，猶有城南小李王；要爲乾坤留正氣，誓殲敵虜掃攙槍」。這是勉勵李印泉共同抗日。章陳二人，昔同寓蘇州，他們過從很密的。八一三淞滬戰役，李和張氏，收葬陣亡將士一千三百多棺，率學生鄉民等萬人，披白致祭，負工安葬，李有小詩紀事。詩云：「霜冷露岩路，披麻送國殤；萬人爭負土，烈骨滿山香」。悲壯蒼涼，令人欽敬。我的紅樹室圖卷子，承他題有七絕一首，那時是民二十八年的冬天，我們都在香港，我兼主編大風半月刊，故他的詩句，也借用大風二字了。詩云：「落魄香江唱大風，故山回首虎狼凶；劇憐紅樹汚塵久，應浣倪迂爲洗桐」。撫時感事，思國念鄉，有無限的感慨了。

國民參政會開會，他因年高的關係，幾次都由他代表致詞，句句從心坎中發出，語重心長，一股正氣，表現他的獨立畸行和愛國禦侮的心志，疾惡如仇的精神。雖然有些話是說的激烈一點，正是表示他的赤心謀國，公直的耿性。

他的個子並不高，面貌清癯，鬚髮都已白了。他遊雲南曹溪寺，見楊升庵像，同遊的都說他是升庵後身，他自己也相信，在升庵像旁攝影來留紀念，并寫詩爲證。詩云：「人言我貌似升庵，四百年前共一龕；來向優曇花下立，阿羅漢果儻同參」。這也是很有風趣的一段故事。他的說話，他雖然在北方很久，還是脫不了家鄉口音。若果初次和他談話，對於他的話，有些是感到不大清晰，牙齒不健全，影響發音，也是一個原因。他住在九龍漢口道時，若果不是大雨或是身子不舒適的話，每天下午必渡海來。高勞士打的八樓茶廳，可以說是他每天會客的處所。一般朋友和他喝茶，爲了表示敬老起見，都不需要他付賬，所以他天天都有茶喝，不必化費的。

卅五年冬改作於上海

追念兩位過去的文人

史天行

林琴南

我沒有和林琴南先生見過面，但他曾經改削過我的文字。

在五四運動前，國內以小說負盛名的，除李涵秋包天笑外，另一個就是先生了。那時這三位，是被稱爲國內三名家的。

林琴南先生在新文學運動將起時，雖然曾經大發傻勁，想使自己成爲文言堡壘中的一個衛道之士，但其後就被胡適，陳獨秀，錢玄同等攻擊得啞然無言，撇開這一點不說，「蓋棺論定」，他的人品，他的忠於文學，還是很可使人欽佩的。

他是福建閩侯人，與前國府主席林森爲同宗，原名紓，號琴南，別字畏廬，又號冷紅生。他一向就住在北平絨線胡同，聽說有好多族裏的人，都賴他筆耕和舌耕以養活的。

他的「畏廬文集」，「京華碧血錄」，「技擊餘聞」等，我都讀過。在我個人說，我始終覺得他的文字質樸古健，自有其永久價值。

林先生的譯文，我也看過多種，如「茶花女遺事」，「紅礁畫槳錄」二書，我差不多讀了五六遍。尤以「紅礁畫槳錄」，使我讀了心裏更爲感動。

從前文人中有所謂詩，書，畫三絕者，林琴南先生也可算此中的一個。他所畫山水花卉，用筆簡而挺秀。曾爲我畫菊一幅，且曾題一律於其上，詩云：「姹紫嫣紅不耐霜，繁華一霎過韶光，生來未藉東皇力，老去能添晚節香。風裏柔條頻損綠，花中正色自含黃，莫言冷淡無知己，曾有淵明爲舉觴」。菊以淡墨繪之，不設色，至今我尚珍藏，又曾爲我書一聯，句云：「文筆插天雲作篆，墨華入海劍成龍」。字作蘇體，頗風韻有致。

還有一件遺憾的事，我記不起是那年了，大約是在民國十一二年之間，朋友們辦了一個小開本的刊物，定名叫做「香草」，他曾經給我的一篇翻譯小說，名目叫做「小白菊」，長有二三萬字，何人原著，現在想不起來了。不意這個刊物剛要出版，我們所承印的印刷所失火，這篇東西連我們未出世的刊物，都葬身在火堆裏了，而我們又沒有留着底稿，寫信給他，也說未留，至今想起，尚覺十分可惜！但我依稀記得；這篇「小白菊」是寫着法國一個女伶生活的，內容哀而且豔，和他所譯的「茶花女」差不多。

曾孟樸

我最近居住在一個濱海的小邑，很難看到新出版的圖書，前天從朋友處借來一本燕谷老人張隱南的「續孽海花」，讀後覺得還有趣味，也許由於年齡關係吧，近年來很喜歡看一些掌故之類的文字，這部書不說別的，至少對清朝官場的儀制很爲熟悉。

因爲讀了「續孽海花」，就聯想到正集「孽海花」作者曾孟樸來。

曾孟樸，原名籀齋，別署東亞病夫，是江蘇常熟人。他在民國初年，在滬辦「小說林書社」，當時就以最紅的妓女「賽金花」爲骨幹，寫成了二十回的「孽海花」，出版後，很得蔡元培胡適的贊賞，魯迅在「中國小

說史略」中，也說牠是民國初年的第二部小說。

後來曾孟樸脫離文字生涯，做江蘇財政廳長去了，後有多久，又在上海法界會審公堂裏做了中國方面的承審官，這時候，他於很短期間學會了法文，一半也歸功於他的好學精神。

到了民國十七年，他又回到文藝圈子中來，和哲嗣虛白，開了一家「眞美善」書店，出版了期刊，還翻譯了法國囂俄的許多傑作，像「歐克蘭」，「夫人學堂」，「鐘樓怪人」等。而久已擱筆的「孽海花」也曾續了多回，可是依舊沒有完成。

他一生中最大的著作，是一部「魯男子」，全書預定寫成百萬字，而後來只寫成「戀」的部份約十萬字。我讀了這本書的感想，好似看了一幅古中國的很精細的工筆畫，描寫的細碎，也可說是彷彿近代的「紅樓夢」。至於他的翻譯方面最偉大的成就，是法國文豪路易的一本「肉與死」，這書原名「阿弗洛第德」，長有三十萬字，描寫希臘人的豪華生活，全篇充滿了肉的氣息。他的翻譯時間，聽說足足化去了一年有半。

曾孟樸原是清朝名進士出身，可以說是「世代書香」，當時有位出名才子汪柳門很器重他，且妻之以妹，據說他考取舉人時，年齡還只有十四歲哩！

我和孟樸先生相識，是他的哲嗣虛白兄替我介紹的。那時他住在滬上法租界馬斯南路，是一個僻靜的所在。他的後期許多著譯，都產生在這個地方。第一次和他相見後，就覺得沒有比孟樸先生更留戀着自己的少年時代的人了。在我們這般後輩前面，他的一舉一動無不有意或是無意地保持着青春的活躍。

記得有一次，我去看他，寓中已坐了許多人，我所認識的，有邵洵美張若谷等，起初他談着別的話，後來話題一轉轉到賽金花身上去，他的話匣子，完全打開來了。開始他是撥着鬍鬚，莞爾而笑，眼睛鈎成兩條線；在他心裏，我知他正在竊喜這一次作弄的成功。於是他說起賽金花時代，說起金小寶的嫵媚，於是他又形容自己當時的天眞與風流；這時候我們目前便現出一個十六七歲的美少年，頭戴一頂烏絨紅結的西瓜帽，上面釘着顆水銀青光精圓大額珠，下面托着塊五色貓兒眼；背後拖着根烏如漆光如鏡的三股大鬆辮；身上穿着雨過天青大牡丹漳絨馬褂；一件紫醬團圓花長袍。街巷四處是傭僕們帶汗帶心跳的尋找；房裏的自己是一個遺忘了家庭功名的溫柔的囚犯，再講下去，這公子便到上海來了；再講下去，這公子已踏進政治的圈子裏了；再講下去，這公子已在和西人合議洋涇浜條約了；再講下去，這公子便病了。病了，憔悴的顏色便漸漸在孟樸先生臉上顯露了出來。洵美最懂事，就先告辭，我也站起來，隨着他們一同走了。

自從這次會見後，他不久就回到常熟舊家，這個家裏，聽說頗有園林之勝，他在家裏享受了幾年的安閒，於一個春天中逝世了。可是我想起那一天的談話，至今腦海裏還有着深刻的印象，好像他依然健在，立在我面前一樣。

三五、十二、六，時在象山大衆日報社

上接第二九頁　讀疆郵語業

疆郵領袖詞壇，盛名至今不衰。可說連放個屁都是香的，試問誰敢批評一語。實則疆郵的詞，何嘗首首皆好。至少他自以爲有的也不甚可取，所以不把他們收入語業。他是一位十分謙虛，而又十分謹愼的作家，極有自知之明。我們不該攻擊夢窗，不該攻擊疆郵，該攻擊的，只是那班學夢窗，學疆郵的「末流」而已。

歲寒堂詩話評黃詩云：「山谷只知奇語之爲詩，而不知常語亦詩也」。疆窗中年之作，雖善學夢窗，却正坐此病。直至晚年，才有幾首稱心而出的好詞：

「病枕不成眠，爲計湛溟夢小安，際曉東風鷓鴣喚，無端，一度殘春一惘然。　歌底與尊前，歲歲花枝解放顚，一去不回成永憶，看看，惟有承平與少年。」——南鄉子

拖笻慳雪霽，探梅誤年例，一鑪商陸間窗底，夢騰惟有睡，夢騰惟有睡。　椒花罷頌，屠蘇無味，更禁斷，宜春字，鄰兒能叩承平事，新年明日是，新年明日是。」——東坡引

「連夕東風結苦陰，通明簾幙卻偎衾，病軀無復酒懷侵。　止藥强名今日愈，探芳越減去年心，月華人意兩冥沈。」——浣溪沙

戊戌政變——庚子拳亂——壬寅奉使入粵——辛亥宣統退位——乙卯袁氏盜國——甲子移宮天津——一幕幕地都過去了。秋詞——春蟄吟——夢窗——東坡——還不是「枉拋心力」？「身後牛衣」，「眼前犀角」，也顧不了這許多！一代詞宗，終于成爲過去的人物了。

（完）

名人手札之集藏（下）

鄭逸梅

孫詒經字子授，他是咸豐進士，光緒間官至戶部左侍郎，鄙人所有詒經的一通尺牘，稍有蛀蝕，所述爲其族弟詒綬：「家鄉遭難，未能旋里省墓，近聞祖父墳塋，幾成荒丘，無如妙手空空，不能成行，仰祈遙格恩私，於上遊鼎力吹噓，賞給解上海江蘇協餉一次，俾得以公濟私，順道省墓，則他鄉遊子，得遂十餘年孺慕之忱。皆出自大君子一言之賜也」。但不知這信寫給誰人，原來開端是再啓者，那麼上面尚有一札，鄙人沒有獲得。

續古文辭類纂的黎庶昌遺札，也很名貴，這札是寫給他的姪兒仲武的，凡五紙，先述薛叔耘出使英法，庶昌於發電致賀時，爲仲武先容，次述家運不順，去年得降級處分，尚不足介意，今年二月家中因交田價銀兩，楊氏無可寄托，即以五百餘金寄在佩愚處，不料匪徒聞而生心，竟於十六夜數十人明火執杖，破門而入，將仙娛佩愚所住半邊，搶刦罄盡，并殺斃汝誠姪及雇工一人，雖經報案，恐難破獲，在遠亦無可如何，下述暇時以文字消遣，近偶於日本友人家，搜得孫文恭公督秦文集四卷，約八十餘篇，擬即刊刻以傳，字跡明朗工整，尤爲難得。

馮夢華諱煦，這通信是寫給高吹萬丈，由吹萬丈贈給鄙人的，字跡不易辨認，原是他寫信的慣例，署名下書明時年八十有三，并鈐一白文印「蒼叟」。

主撰清史的趙爾巽，號次珊，漢軍正藍旗人，甲戌進士，由庶常授編修，累官東三省總督，信很長，計十紙之多，信上且有添計，上款爲希梅伯希伯愚仲萊諸位老弟，下款愚小兄趙爾巽拜上，次珊的信，外間少見，也很珍貴。

李榕一札給子偲，語極風趣，如云：「柏樹萱蘿畫軸，筆意生秀，其默苔設色，欲實力寫一翠字，而失之膠，然在時輩中，亦云不俗，此後尊處覓得古董，不論是何物事，皆須關白敝衙門，不告而發覺者一例充公，呵呵又呵呵。」

汪大燮在民初頗爲清議所不滿，譏而虐者稱之爲汪大變，其人文才很好，信給勉哉同年，祇一紙，另有一札，贈給章勁宇。

擅寫雞穎的何蝯叟書札，鄙人有兩通，一通送胡樸庵老先生，一通自留，下鈐一朱文印「潘飛聲藏於梧桐庭院」，原來這信是老蘭那裏散出來的。

先師名畫家程瑤笙先生，他晚年病目，寫給人家的信，往往由鄙人代筆，可是鄙人沒有他的手札，直至今春，輾轉獲得一通，容臣上款，下署程瑤。

子偲上款的尚有應寶時一札，字極蒼勁。仲武上款的，尚有袁興銳和劉壽曾各一札。袁札述伯行星使，得假百日，代之者爲汪太史鳳藻等事。劉札有云：「嶺南遺書，詢訪不止一集，已退還書賈矣，大著弟已裝爲橫幅，固爲墨妙，亦以襮杏花樓之有功於宋槧也，當跋池左右，洪丈刻書蔡傳，係宋何時本？示及，」昔賢風雅，注意文獻，於此可見一斑。

鄙人近刊人物品藻錄一書，所列凡百人，第一位便是鄭大鶴，大鶴的信，是陳函度給鄙人的，上款嶧山，大概是金石家王冰鐵，有云：「久擬滬遊，三月杪忽鄰家草屋失愼，幾爲殃及，虛驚亦屬可畏，四月初七日，又舉一孫男，甚肥碩，旋以梅雨蟬聯，更阻游興，」下署文焯。

吳平齋一札，寫在他的特製箋上，有「二百蘭亭齋書箋」七字，稍有殘蝕。

楊文瑩給佩瑗札，勁宇贈，鈐有松蘅室印，如云：「比讀還教，所干瑣事，承諾感不可言，佳硯誠可遇難求，若牀花梳篋，則固貴郡名製也，價洋廿圓仍送上，如不收則萬萬不敢請代購，即賜下亦萬萬不敢拜登也，鄙性兄所素知，惟相知故相託，瑣費清神，至荷至荷。」

陳豪，清仁和人，家藍洲，官漢川知縣，工書善畫，有冬暄草堂詩集，這信是寫給遯阿的，作草書不易識。

魯承齡給邵亭札，措辭雅潔，如云：「連日病暑，未及走晤，惟安善爲慰，詩已勉强和就，此事自關學力，無可如何，務希從實指示，勿作世情，庶有悟入時也，日內晚涼，望過此一談，」書法亦佳勝。

陳鴻壽札三紙，極精，上款爲春涯，信中述及那帥，吳帥，和李曉園等，大都關於朝政，但瑣瑣碎碎，局外人不知其詳哩。

王拯札，也是子偲上款，行書很秀潤，鈐一印朱文「少鶴」，他是清馬平人，原名錫振，家定甫，號少鶴。道光進士，官至通政使，工古文，一掃桐城末流之弊，著有龍壁山房文集。

羅瘦公捧程豔秋，代程伶編撰歌劇，鄙人所有的一扎，也爲捧程而發，如云：「老蘭先生，十餘年闊別，一旦握手，歡慰何如，聞爲程郎紅拂傳撰詩已成，刻時報徵求紅拂文字，即日發表，望即將大作寫寄時報畢倚虹君，至幸，改日把晤，」下署惇曧謹上，原來其時倚虹任時報附刊小時報編輯，和瘦公很熟悉的。

在許多名扎中，却有一異國情調的名信片，那是卓果惠贈的，原來出於日本名畫家善做漢詩的橋本關雪手筆，作行書很流利，鄙人想把它揭分開來，裝成兩頁，在藏軍足備一格。

謝晉元將軍壯烈犧牲，這是誰都敬仰的，鄙人藏着他親筆信一通，在敵僞時期，恐被抄出興文字獄，因此置諸複壁中，勝利了，才得取出來，用以展賞。

清道人李梅庵信是寫給哈少甫的，其時梅庵僕人蔡福田病腫又患瘧疾，請少甫向紅十會醫院一言，使蔡僕得以住病院醫治，原來這僕曾侍梅庵於危城槍林中，人很忠誠哩。

畫家蒲作英，這是誰都知道的，他有一怪脾氣，諱言年歲，人家問他，他總含糊不肯直說，頃晤錢芥塵，偶然談起，謂作英死，年八十一，因爲他曾於某寫件上鈐一某某年生一印，從這印上推算，才知他八十一歲的壽，鄙人有一扎，是致石史六兄的。

沈太侔以落花詩得名，稱沈落花，信寫給吹萬丈，這時太侔六十初度，門人等集貲，替他刻集，他曾托高天梅代求丈作序，這信是催索序文的，牋紙古雅，書亦秀媚，的是佳品。

王秋湄詩人，作扎署名濠堂，書法古逸，雖寥寥數行，却極有致，上款紅樹室，那是丹林惠贈的。

雷沛霖扎一通，上款晉嶠，書法極佳，但鄙人不知雷爲何許人，希望同文中知道的告訴鄙人。

錢名山信，托人買書，附有書名，如春秋比事，廣韻，顧氏五音考，署名振鍠，鈐白文印「名山」。

海內有兩位同姓名的俞劍華，都是負盛名的，一位是海虞詩人，一位是畫家，詩人已故世，畫家健在，鄙人既有詩人俞劍華的信，因向同事程竹庵索取畫家俞劍華扎，置在一起，認爲很有趣味，原來竹庵是他老人家的得意弟子。

邵次公扎寫作俱佳，如云：「辱書歡喜千萬，吳吉臣兄事，不知有法可設否？弟春後嫉戲經旬，羌無寸進，作詩數首，多不稱意，壯學之願，實踐良難，辭賦既非本懷，箸述又無成功，世道日汙，吾行卻曲，先生奚以教我，北方之學者多喜爲文章，以撫擬方姚爲名高，詩詞小道，且不知師古，難矣哉，尊圖容當題一詞呈教，匪石與弟論學多不合，日來見面甚稀，尊農時有書來，豐臺芍藥甚好，供瓶中可玩十餘日，夏氣漸深，單衣不寒，南中何如，專頌道安」，上款爲樸安。

鄭蘇戡一通，因尊孔會捐款寫給伯葭的，書法勁拔，他雖附逆，但不能以人廢扎」。

南社多烈士，周實丹其中之一，他輯白門悲秋集，通知時若，錄入時若的詩數章，時若即高吹萬丈的昔名。

陳巢南的書扎，也是寫給時若的，如云：「今年爲編輯所束縛，詩思大減，往往寂坐逾時，迄無一字，較之去歲，如隔天壤，蓋滬地擾攘，無一毫清氣，致心緒亦因惡劣，不其然耶。劉三又來，弟觴之梁靜珠家，來客九人，（最奇者有天笑千里，）皆知名士，大快，然情魔不去，必難成佛，足下其何以教我耶，信陵祈死，不外婦人醇酒，今日禍變至此，若欲祈死，亦舍此末由，則弟之所爲，正未可非也」。

徐仲可作扎，用「仲可引玉」特製牋，這四字出於徐花農手筆，識云：「仲可吾弟，欲爲郵筒，因篆此字，以示拋磚引玉之意，而其名與字皆在其中，亦有致也，」原來仲可諱珂，可字和玉字駢列着，恰爲珂字，非常巧妙。

潘達微，收黃花岡七十二烈士遺骸，誰不知道他是一位義士，這信是畫家何逸梅送給鄙人的，畫家和鄙人同名，所以這信的上款便是逸梅，下署潘洽殘。

燕谷老人續撰蓽海花，和曾孟樸齊名，老人姓張諱鴻，字南隱，常熟燕園，爲老人的菟裘，這信寫給葛士表，士表和鄙人同事，知道鄙人愛好這玩意兒，就把老人遺扎送給鄙人，說是寶劍贈烈士，鄙人眞不敢當哩。

杜文瀾是曾湘卿的幕友，這信寫給敏翁。用曼陀羅華館啓事牋，如云：「石湖能加葺治，俾復宋時名跡，洵屬佳詰，許雪門太守題煙雨樓聯，多至十餘副，人都笑之，弟獨記其一聯云，點綴湖山吾輩事，栽培花柳大家看，可以移贈也。」

顧葬紅拂墓旁的陳蛻庵，他是南社詩人，死後，柳亞子等一班社友，爲他刊蛻翁遺稿兩册，敝笥有一扎，署名祗一蛻字，他辦蘇報，昌言革命，結果觸犯清廷，章太炎鄒容都被逮，他不在館中，却幸免了。

紅椒莊

約翰·海爾賽原著
尚儉譯

紅椒莊在華北大平北原上，它緊鄰的村落有東高莊，高能莊，土橋，白村，西岸，里村，張家灣，唐家莊，江墳，周家莊，和福村等。這些都是層層圍着的村落，而他們的外圍，又層層被旁的村落圍着。

紅椒莊也就是在平津之間。平津之流的大城市，住着富商，政客，洋人，只是這類中國極少數的大城市，和十分之九人民所住的密集的農村相比較，不啻是滄海一粟，而一脈相傳，漢化異族，致力耕耨，不問政事的人口繁殖的中國，大部分人都辛勤求生，而有時尚需忍受蝗旱水災帶來的飢饉，他們也幽默地歡笑，默默地老大死亡，還愼終追遠祭祖——這些千萬個中國人也都居住於類似紅椒莊的村落。

紅椒莊只有十九個院子，有一百四十九人，這十九個院子，沿着一條小街，住有二十八份家，家在中國，自屬重要的單位。

這些家庭中，有的是親戚關係，很多屬於同族，彼此也就很親近並且深悉彼此的底細。前幾天，蔣老太太病了，大家知道她又受了氣，她兒媳婦正滔滔不絕在申訴老太太偏心，厚待她那三十歲猶未出閣的女兒。八十四歲的楊老太太，她的兒子不孝順，有一晚，做好事人偷偷地施送一條新褲子放在她牀上，第二天大家知道了，她那兒子反勃然大怒，把褲子却賣了出去。

村裏人都用外號，像張「掌櫃」，他是村長，他兩個姪兒，一個張「碎嘴」，一個張「好疑」，又如馬「老粗」，沈「鬍子」，徐老師，楊「笨牛」，他們替孩子們也提熟悉的名字，像；老虎，小胖，傻小子，小三，小根，甚至於叫那多病的男孩作「小姑娘」，因爲他父母想使邪神誤會他是無用的女孩，而不去捕捉他。

張掌櫃說起來，這「莊已有三百年歷史了，張家就是奠定紅椒莊的一族。」他這樣估計，並不根據任何記錄，事實上也沒有什麼記錄。他的估計，完全觀察張家墓園裏的祖墳的數目而來，這些祖墳，實在只是圓丘形的土堆，都有不同的高度，依照親代排列，張家墓園，便在他高粱田的右面，在他可用作耕種的田地中，佔了一大部分，其中的祖墳，按親代而算他想已不至三百年了。

這一莊在過去某一時期中，也曾相當昌盛，但沒有幾年，便日漸衰落。土地和牲畜乃財富的表記。莊上最殷實的一家姓沈的，只有耕地三十七畝，約合九英畝，而他實在只擁有三英畝，餘者都是租佃得來，以其生產之半繳納地主，作爲田租，莊上私有由產的平均數是八畝，不到兩英畝。全莊上，二百二十六畝耕地中，約有一半屬於城裏的地主們。好多份人家便很快地衰敗下來。三十年前，張「好疑」有一百畝田，現在却剩了五畝。他鎖上了院門，留起一口亂鬍，仔細地凝視陌生人，告訴朋友道：「大難快臨頭了，趕緊準備準備。」

莊上的牲畜也少。四十年前，整個莊上有十匹大馬，現在却只有四匹瘦驢子在做那笨重的工作。今年，張掌櫃便得向他福村裏的姊夫去借驢子，才可以下完種子。莊上每份人家，只餵得起一口猪，這是爲了大豆，高粱，玉米，黑豆都極昂貴，而猪要吃下這些才胖得起來。莊上共有九十二只小鷄。沒有守門的狗，因爲恰在去年日本投降之前，共產黨命令附近一帶人民把守門狗都殺完，使遊擊隊夜間迂迴時，不致被驚覺。

這一莊所以如此貧瘠，大家都有一致的理由，就是女人太多了。男人可以耕田，所以在一份殷實人家，男孩子便成爲不可缺少的一員。紅椒莊之所以變成如此，都爲幾件不順遂的事，像戰爭，疾病和城市生活的誘惑，這些都帶走了很多壯丁，以至目前男女之比，成爲三十二比五十一，而下一代中，又是三十二（女）比二十四（男），這眞是莊上的大不幸。

時勢迫成紅椒莊的衰敗。過去數年無法紀的狀況，村民都遭受盜匪的禍患。一九三九年，盜賊溜進張掌櫃家中，偷去一只鬧鐘，一雙套鞋，這還是第一次大戰時，張掌櫃被徵爲中國勞工隊而在法國買的。鬧鐘的玻璃框子，現在仍留在廳上，作爲那次暴行的見證。日本人在這裏，搶刼，征重稅，又任意充公物件。生活水準都已降到吃草的程度了。在戰前，一畝田平均值十五元美金，現在值到七十元美金，然而，一年之中，沒有一個誠實人能積蓄十元美金。

風水問題

全莊人眼中最重要，最末了的話，就是這一莊的風水轉了。風水是一種堪輿術，講一切事物，尤其坟墓方面，必需對周圍的景物，風景，外形等，經過愼重的考慮，然後才安置下去。對於意象中的龍脈不能觸犯，砂土的性質和水源，要能調和。紅椒莊的風水就是給北面一片巨大的坟地破壞了。數年前，北平天生餘飯店的老板買下

這塊地，共三十八畝，這比紅椒莊任何一家居民的產業爲多，他在四周種植了很好的楊柳。從此，這條龍脈似乎整個遷移了。莊上便開始敗落，徐老師懂得風水，他具體的講述這塊坟地對附近各村莊損害的事件。有一天落葬一個女孩子在那兒時，白村不是有兩個男人爲了小事口角，而互毆至死嗎？

紅椒莊的房子，都朝南向陽的。這些都是磚和泥滲合或僅是泥造的房子。大體而言，都不失爲好的建築。這可回想到當年，這一莊確是很「得發」。每幢房子前面，都有一塊相當大的院子，其中有一個放傢具的棚，猪圈，鷄籠，一小塊菜地，一堆堆的高粱桿子，和樹枝，這是用作燃料的。還有其他無處可放的零碎物件。院內離屋最遠的一角，便是廁所。所謂廁所，僅是在地面上掘的一個小洞，和周圍比肩高的矮牆而已。這在夏天，自然是一個令人不快的傳染病養成所。路前街心，堆着肥料，裏面有人的，也有牲畜的排洩物。肥料越堆得大，越表示富有。

房屋都是一種式樣，大門直通到正中一間小房間，那是廚房，同時又是灶君神龕的所在地。右邊或東邊狹長的房間，稱爲上房，是給一家的尊長住的。已婚的子女，或房客或親戚都住下房，在門廊的西邊。

紅椒莊所有房子中，臥室都非常整潔。被布鞋和掃帚磨擦了幾代的磚地，都已發亮了。靠北依牆的衣箱，都被桐油漆得很亮，家中每樣物件，花瓶茶壺，玻璃花插，照相鏡框，都仔細的擦得一塵不染。

正前或朝南的一面，大都裝上窗子，木的框子用薄的白紙糊着，使光綫能滲入。這年頭，玻璃固然很貴，每家即至少在窗上裝一小塊玻璃，給家長可以時常留神院子裏的東西，有否失落。

沿着左牆，大窗下面的是坑。坑是一塊平台，二尺高，五尺闊，長則達整個房間。這是土磚造的，用木格使它很光滑，上面蓋蘆蓆，這是牀，又是取暖處，飯台，談天處，和女人做工的場所。廚房裏爐子的烟道，經過坑底下，再從另一頭出去。到了冬天，燒飯的爐火，同時也烘熱了坑的泥磚，使睡在坑上的人感到暖和。在人口多的人家，一個坑上有睡六個人之多。

每一家都有許多吉祥的春聯，院子的大門上，貼着紅紙圖畫，是一黑一白兩個大將，這是秦瓊和尉遲敬德，他們的靈魂，被認爲可以驅鬼的。在臥室門上，爲了求生男孩，就貼一張孩的畫，上面是一位神仙帶了一個男孩騎在麒麟上。箱子上鎖的旁邊，貼着方形紅紙，寫有充滿希望的句子，祈求「招財進寶」，「黃金萬兩」，猪圈裏也貼有吉祥的紅紙，上面寫「肥猪滿圈」，這與猪隻既少且瘦的年頭，不啻爲一絕大的諷刺！院內或外面，每一家還有一個類似狗窩的泥屋，這是一個神龕，供奉四位有權力的野獸，狐，蛇，鼬，和蝟。

在他們家中，大小都過得很自我知足，同時互爲慰藉，當然有時也會有拗別扭或爭吵的事，但是大都因敬重長輩和顧全一家「顏面」的關係，而約束忍耐住。家中每人的進款都繳給家長，而且爲他工作，年輕的一批更得服從和侍侯長輩。因此，最足令人豔羨的，便是有一個舒適的老年時期。

徐老師的老太爺已經到了這人生最快樂的時期了。徐老先生七十三歲，留着一口長而白又乾淨的美髯。他時常戴一付大眼鏡，以保持他的尊嚴，然而鏡片却和窗上的玻璃無異。他另外有一付老光眼鏡，這是讀古文時用的。到最近爲止，他引爲有興趣的事，便是提着百靈鳥籠去散步，徐老先生是訓練百靈鳥的專家。他知道，等鳥換了五次羽毛，就是過了五年後，怎樣對各種不同的鳴聲，在正常的程序中去教導，學習林雀，藍嘴，紅嘴，喜鵲，貓，燕，鷹，黃鶯，鳩，鵓，杜鵑，赤頸鳧，小鷄等十三種聲音，訓練百靈鳥作鷹的叫聲，最不容易，他爲了這事而去北平，到城溝一家飯店，那兒完全是會訓練百靈的人，飯店主人把肉餌漂在水上，讓老鷹看到作呼嘯聲。不久以前，徐老先生心愛的一只百靈死了，沒有幾天後，他出門遭了狗咬，他於是突然感到死的預兆，所以現在不再去遠了。他還有一位三十多歲的妾，自從老妻物故，她便成爲徐老先生唯一的伴侶。這位女人是北平人，莊上唯一的城裏女子，也是唯一的妾媵。大家都不甚注意她，她留在屋裏，閒着無事，而又想做些事。徐老先生能回憶到很多驚異的事——五十三年前的大蝗災，拳匪之亂，空中異彩，水災，戰爭等——在莊上各處談話時，他因此總被大家敬重而且留神傾聽到底。

紅椒莊的合作生活

雖然每一個家庭都密切的聯繫着，而且排拒外人；但是在某些重要而需要合作的事業上，紅椒莊的各家都能善爲相處。莊上有一口公用井，周圍築起半圓的矮牆，以避却沙土厚重的北風，莊上的人，不但要時常看顧那井裏的二千方磚塊，而且每年要磬白饌和紙錢，到井邊神龕去，向

五湖四海，九流八泉的菩薩叩頭新禱。此外，莊上還有大家平時合用的磨子。

有些農村事業是需有防衛的。每到夏季，農作物熟了，莊家便要請附近遊手好閒的人吃飯，假如他們繼續遊蕩，很可能去偷那作物。於是在筵席上，大家便聯合雇用這批人物，去看守農作物。這樣，隱匿着的小偷，便互爲監視，假如有什麼東西失落，則有一面便將大爲丟臉。

今年農歷正月初四，約在陽歷二月間，周家莊發生了盜案。第二天，紅椒莊的家長們便聚集商討，決定本村應有自衛。他們組織了一個五人小隊，在晚上輪值於街上巡迴，由於寒冷，不時在莊上兩頭的院子裏烤火取暖。（烤火用的煤，是全村公付的。）巡守的人，帶他們自己的長槍和刀劍爲武器，每晚，隊長再帶一個空木塊，用以敲擊各種記號。由於各種敲擊的音調，告訴村人夜間時刻，同時也警戒搶刼者，這莊是有警備的。

最近有一晚，自衛隊看見莊南田裏有一點微光在移動。隊員便爭論這光的來源。馬老粗說是賊。楊笨牛（他實在並不笨，去年還當莊頭。）說是狐仙。因爲這光帶紅色而不亮。大家都同意楊的話，至少他的話不會引起恐慌，狐仙有時非常作祟，很卑賤的，有時變一個絕豔誘人的佳女子——在這件事上，牠總算沒有作賊的意外。而自衛隊結也未找出這光的來源。

在我居留紅椒莊的期間，有一天，我車上的一只減火器不見了。村人當時便很緊張，他們以爲莊上或鄰村的小孩拿去的。第二天，他們還沒有計劃怎樣去發現這只減火器，大家以爲是江墳的一個名小根的孩子拿了。這小孩的一家去年被趕出紅椒莊，因爲有竊賊的嫌疑，而小根曾爬進吉普車去觀看，當然和旁的小孩一齊去，這一天，減火器便失縱了。一位姓馬的男子，便往小根家去盤問他，結果孩子哭了，並且否認拿過任何東西。

兩天過後，那位有媳不賢的蔣老太太，被邀往何家莊用針砭去醫治她的親戚。蔣老太太對此道是專家，這是用一根根的粗針刺入身體上的竅眼中。她發現賈太太——她的親戚患了血氣，胃上生了一個瘤，因而有點熱度。於是蔣老太太在她腹上刺了六根針，每根相距半指遠，刺入一寸深。賈太太感覺非常疼痛，不過她以後說好多了。等醫治完畢，蔣老太太便告訴她表妹，紅椒莊那件可恥的失竊案，「我們不要讓美國人感到紅椒莊的人都不受教育而且卑劣的，我們要把這件事弄清楚，使鄰近各村明白莊上只有一家是壞的。」賈太太便問爲什麼不圓光？蔣老太太沒有想到，其實，她也不知道怎樣圓法。賈老太便教了她。

第二天早晨，蔣老太唐便作圓光術。三個婦人——不許有寡婦，不許同姓，不許是孕婦——用左手拇指支起一只篩子，上面放着一面鏡子，一把掃帚，和一碗水，假如一提起賊的名字，這篩子便會在她們的拇指上，慢慢地不自主地轉動。

蔣老太太便唱：「明鏡照向清白人，掃帚橫掃黑心賊，假如我們莊上的人偷了減火器，請篩子轉。」篩子不轉。

她又唱了一遍，又問：「假如我們莊上學校裏的人偷了，請篩子轉。」篩子仍舊很穩。

然而這婦人又唱，問道：「假如是江墳的小根偷了，請篩子轉。」果然，那篩子動了。蔣老太太和站在一旁的沈鬍子都信這一套，於是，大喊：「看，是小根偷的，我們莊上毫無干系，這裏沒有人幹這醜事！」

紅椒莊的自衛隊都敢與盜賊對抗，但他們坦白的說，假如共軍或其他軍人來時，大家便很快的躲到各人的坑上去裝作睡覺。紅椒莊雖在國軍防衛下，但共軍就近在運河沿岸，在紅椒莊之東三哩，在南十哩和西十二哩地方更有共軍陣地。村人對目前中國的局勢並不了解。戰爭在他們是熟悉而厭煩的新聞了，他們談起清朝的刀鎗的戰事，舊時的軍閥如張作霖和吳佩孚，談起日本人和現在國共的衝突，對於這些，他們都沒有一點趣味，反而感到可怕，他們所要求的是讓他們安靜的去耕地。

村人的天地

駐在江墳的國軍，需索得很多，每隔三四天，他們便向農民徵收一些稻草，麥桿，木柴，或是幾斗玉米，或是錢財，或是築堡壘用的材料，甚或拉去臨時建築新的防禦工作。農民由政府加以武裝，組成各村聯合大隊，與共軍對峙，以前日軍迫他們挖掘的壕溝，已經加以塡平了，現在又重新再挖掘出來。他們對於共軍的印象極爲模糊，只知是重分土地，但也知道共軍還是要徵募的。對於美國人，却很失望，不管美國人在免稅進口棉花而外，也免稅進口大型卡車與「和平」。對和平調處中國內政問題的工作，毫無所聞，他們所了解的地平綫，實在只限於目力所及的地平綫而已，在他們看來，公路上揚起滿天塵土，駛向江墳的坦克車隊，或許就是所謂衝突了。

這裏的村人，要得悉世界動態的機會極少，

這裏沒有報紙，至於收音機，則全村僅馬老粗與另一家蔣姓的才有，而這也僅包括一根天線，一只晶體檢波器，和一付耳機的簡單機構而已。這兩只收音機，只能收到平津方面的廣播，村人也只聽聽其中的音樂，他們對全國統一的意識極淺薄，僅由於產在南方的茶葉之昂貴，而推測國內仍如過去一般，繼續在災亂中。張掌櫃從未聽到杜魯門，艾德禮，邱吉爾，史太林這些名字，有趣的是這位村長，雖然不知道美國總統的名字，都知道廣島在美國原子彈下損失的精確數字。

紅椒莊推行的，是未成熟而融洽的民主政治，發生任何事件時，只要各家長集合商談便可，張掌櫃被選爲村長的經過很簡單。有一次大家都聚在楊笨牛家中，有人提起，張掌櫃爲人很忠誠，選他爲村長。張掌櫃連忙回答不敢當，但是大家都以爲彼此都是一樣，於是張掌櫃却不過情意，就當上了村長。

各莊實行保甲制，一甲十戶，十甲一保，紅椒莊與西岸，周家莊，李張廟，唐小莊等合起來共有一百戶，組成一保。保長在這中間是重要人物，在理論上，保甲制度在民主選舉和父系統治之間，可收中庸的效果，而在實際上，其間仍免不了許多陷阱和壞的引誘。去年選舉新保長時，紅椒莊各家聯成一個集團，準備選一位姓王的；當時他是保長。同時擁有人口最多的西岸村，全體三十六戶決定選他們村裏一位姓張的，張先生當選了，不久他想想，幹政治還是幹他本行來得賺錢，因此，王先生有時仍被迫臨時代他執行職務。去年，張先生選爲保長，又爲村長，當選後不久，奉令赴附近一大鎮上之保長學校受訓，他考慮一番，找了一位同姓的年輕人代他上學，最近那位替代人自學校回來，帶來一個憂鬱的消息，他所受的大部分是軍事訓練。

在此期間，紅椒莊的居民與地方政府所維繫的唯一聯絡，只在一些紙張，這些是從不先行通告却時常送來的，上面寫：「本保需草七十五担，柴五百十担，（——或其他各種物品），紅椒莊名下應攤派草十七担，柴一百十五担，即速勿誤！」

納稅是無需理由的，有時因行政費用，即包括逢到保長因公赴鎮的費用或防禦設施的費用。不久以前本保新添一項月稅，各村繳納九十六担玉米，玉米是人民的主要食物。此項新稅，連同軍隊上按期却不先行告知的需索，最近因築新工事而特別多，使村民感到目前的情況比在日本人統治下尤爲惡劣。

農民從未學過新式的農業技術，紅椒莊主要的農作物是玉米，小米，小麥，大豆和棉花，這些農作物都遭受三種嚴重的災害——蝗災，毛蟲和蟶蠐——然而農民對他們唯一的處置，便是向祖宗叩頭，或者設法供奉狐仙，蛇神，黃鼠狼和蝟，或是設法更改風水。

因爲世代的分家和售買之原因，田地被分爲極小的，零星的小塊，一如歐洲莊園時代的情形，沈財主的三十七畝田分作四塊，七畝，八畝，八畝，和十四畝，他們之間的距離，至少相隔半哩。

農民工作很辛勤，簡直是極爲辛勤，帶着麻木的歡愉，在他們小小的土地上，盡量壓榨，以求一年的生活，有些顯然還不可能。這一帶主要的食糧是玉米，每頓都吃它。南方出產的大米，此地并不生長，農民簡直從未嚐到過。村人的估計，四口或五口之家，至少須有八畝地（合二英畝）才能出產足量的玉米，維持一年的食糧和納稅。

那些田產不足維持生活的人，自需找些副業，沈鬍子同時做豆腐，挑到鄰近各村去出賣。他們全家要費三小時才能做完豆腐，沈鬍子和他的男孩挑出去叫賣，這樣每天只淨賺二角五分。一家姓劉的自製一種螺旋形的豆質餅，叫嵌餡合來出售，富裕的沈家中，有一子是木匠，一子是瓦匠，婦女有的上鞋底，普通有兩天空閒的時間便能做成，只淨賺大洋一角。有些人在農事稍空的季節進城去做苦工或拉黃包車。

（未完）

敬請
批評指教！
歡迎
直接訂閱！

粉紅蓮

（五幕劇）

徐碧波創作

引言

抗戰八年中，人與人之間，益發充滿了勢利、刻薄、欺罔、自私等等罪行。甚至友好常萌殺機，骨肉不惜出賣，以致社會動亂，民生阢隉。編者目擊心傷，運用了偉大的愛力，羅織成功了這個故事，再在外圍，加以强烈的啓示。雖然免不了譏彈諷刺，可是不這樣造成高潮，怎麽能夠使觀衆撥動心絃呢。

全劇主要人物表

劇中人	簡稱	年齡	關係以女主角爲主體	個性
葉寒瓊	寒	十九	女主角	外表温婉，內心堅强。
葉鳴春	鳴	二十九	二兄	自命風流，心術險詐。
葉錦春	錦	三十五	大兄	貪吃懶做，腐化人物。
葉文玉	文	六	姪子	天眞活潑。
葉小櫻	櫻	三	姪女	慈祥和藹。
老太太	太	五十五	母	明朗爽辣。
大少奶	大	三十二	大嫂	淑愼懇摯，端温幹練。
余麗德	余	二十八	二嫂	誠篤青年，性好美藝。
余清影	清	二十	二嫂之弟	狠心市儈，浮滑少年。
曹梅生	生	二十七	二兄同學	
曼娜	曼	二十一	舞女	
小陳	陳	二十五	曹夥	

第一幕

佈景　葉氏客室——一切舊式佈置，富有鄉間色彩，左首懸紅色門帘，通鳴春房間。正面向外，右角地位，開一小門，通內室。

時間　冬季早晨。

角色　小春　寒瓊　錦春　大少奶　麗德　鳴春　小櫻

本幕簡單說明

葉寒瓊，係浙省鄉間破落戶之好女子。有志向學，學費無所出，因作女紅以補其闕。長兄愚騃，不能自立。次兄雖大學卒業，浮誇不務實際。妻余麗德賢，但時予以虐待，一日麗德因不堪忍受，遂負氣歸甯。

幕開

寒（做絨繩活計，態度嚴肅中，帶幽默。）

文（持紙摺小馬小船等，由左旁褰幃跳躍上。）「姑姑！您瞧這小玩意兒，多好玩！」（說罷，在桌上吹動。）

寒「唔！眞好玩，媽呢？」

文「媽在哄妹妹呢。」

寒「小櫻兒：今天好些嗎？」

文「剛才媽說：好一些了。」

寒（點首，在桌中抽斗內，取出彩紙一方，摺成一隻鳥兒，能抽動作飛狀

，微笑。）「鳥兒能飛呢。」

文（歡躍，伸小手）「姑姑給吾，這鳥兒會飛，是活的，給媽去瞧。」（持紙鳥，奔入帘內。）

寒（目送文玉去後，仍作活計。）

太（由客室後轉上。）「瓊兒：大清早你又在幹活啦，天氣這末冷，衣衫又單薄，受了涼，回頭感冒了風寒，醫藥又這麼貴，可不是玩的，小櫻兒就因爲前天着了涼，才病倒的。」

寒（起立，停織。）「媽：方才文玉說：小櫻兒今天好些了，女兒身上不冷；吾想寒假快滿了，開學日期也一天近一天，這個時候不勤工，恐怕沒有機會咧。」

太（苦着臉。）「我們本來是一份好人家，可是經過了一場火災，接着老爺子故世，只靠這幾十畝薄田，一所破屋，要維持八口之家，在這個年頭兒，眞是難過日子啊。」

寒「媽：用過早點嗎？聽你說話，都費力啊。」

太「吃過了。再說你兩個哥哥，既不會打幹，又不能生產。就是你的學費，也得你自己做了工才付得出，說起來眞傷心！」（有淚痕。）

寒「媽：你別傷心，女兒也因爲家裏吃口多，生利人少，所以要求些智識，才好到社會上去謀個職業，希望自立，同時也好補助一些兒家裏的零化。」

太「瓊兒：你太好了，假如你兩個哥哥，都有你那麼出息，我們的家，還愁不復興嗎？」

寒「大哥固然是個弱者。二哥是大學畢業生，他也會老閒在家裏，守株待兎，這……」

錦（持青菜兩棵，由客堂後轉上。）「媽：你在這裏。這兩棵菜，從後園採來的，很新鮮，等一回兒，最好用豬油燒煮，那麼這碗菜，又青翠又夠味兒。」（向寒瓊）「瓊妹：是嗎？」

寒（抬頭，向錦春一望。）「大哥：你早。」

太「虧你這麼大年紀，別說養媽，連自身也靠着老家這幾畝田過活。你前天不是說：預備招幾個生徒教教，也好收點束脩，補貼些家用嗎？」

錦「招生貼兒，已經貼了滿街坊，鬼都沒有上門來。昨天在茶館裏，問起老王，這是什麼原因？他說：『現在這裏有官立的學校，一不要收錢。二還有什麼文憑兒，將來可以混飯吃。三他們的課目又多，什麼國文、英文、算學、歷史地理的一大堆，你想學生們，還肯化了大錢，到你那兒去讀死書嗎？』媽：照這情形看來，不是吾偷懶，時勢是這樣，叫吾又有什麼辦法呢？」

太「那你既沒有掙錢的本領，爲什麼就是做一樣蔬菜，也得要用葷油，吾看你眞的豬油蒙了心呢！」

錦「媽：但是後園的青菜，都是兒子栽大的，那麼吾也有一些小能耐。」

寒（插言）「那麼大哥！你爲什麼不把這些蔬菜，挑上街坊去換錢呢？」

錦（拉長袍下擺）「好妹妹：像我們這種人家，還丟不掉這作長褂兒呢。」

太「長褂兒便害了你啦，不說自己貪吃懶做，出去挑葱賣菜，不夠勁兒。吾說：大少爺啊！在這個年頭兒，誰都掩護不了自己身價，只要不用不正當手段，去明搶暗奪人家，就夠體面啦。」

錦（佯翻架上書籍，打呵欠，緩步向後出場。）

太（向寒。）「我們這份人家，你瞧有沒有希望能夠轉好。」

寒「女兒的意思，無所謂希望，只要能夠把生活永遠維持下去，也就好了。」

大（從右邊門外進來，手提筐子上。）「哎喲！生活，生活。簡直難過日子啦。」（問太）「婆婆。」（向寒）「瓊妹。」在筐子裏提出猪肉一片，手中一揚：「這三千元。」又把鷄蛋一揚，這「兩百元。眞是什麼世界，從前說豆腐肉價錢，可是現在的豆腐，（把碗一揚）這一碗東西，以前別說好買一百隻火腿，就是魚翅筵席，也好辦那麼十桌八桌了。唉！」（又將糖糕兩件，交老太太。）婆婆：「這是你歡喜吃的，還熱，你餓啦，快吃呀。」

太「大少奶，難爲你。」（接糕）「你太辛苦了，也吃一塊。」（退還一塊。）

大（搖手）「婆婆吾剛才喝了兩碗稀飯出去，肚也暖了，你快請用。」（提筐子，進入客室後面去。）

太（將糕一塊給寒。）「你也吃一些。」

寒「媽：你快趁熱吃，女兒不餓。」

太（持糕走進鳴春房內。）

鳴（吹口哨，由右邊自外上場，身上西裝不甚入時。）

寒「二哥：你一清早從那兒來？」

鳴（以目斜視寒手中活計。）「唔：茶館裏，吃了早點回來，媽呢？」

寒「二哥，不是做妹子的訴說你，一清早出門兒，去吃茶吃點心的，全是有錢人家弟子，和有閒份子的作風，我們這種人家，似乎不配罷？」

鳴（獰笑。）「你一清早，就在教訓吾；不過吾啊，住在這鄉村裏，還是感覺到悶得慌。」

寒「那麼二哥，怎麼不去都市裏找事做？」

鳴「提起找事，眞嘔人。你知道的，那個在泉江大學的同學曹梅生，他現在抖起來了。前天在報紙上瞧到一個大廣告，他正在遍地黃金的上海，做着一家什麼萬邦企業公司的董事兼經理呢。吾接連去了三封信，託他謀個事兒，連回音都不給一個，你說氣不氣？」

寒「機會要自己去找的，那有憑着幾封信，就給你位置的。你是大學畢業的，憑這個出身，只要自己肯努力，還愁找不到事嗎？」

鳴「瓊妹！你眞不懂，世故人情呢。現在找職業，不是全限資歷的，第一先看交情的厚薄。第二就是要靠脚膀粗。能夠具備上項條件，才有飯吃。不然的話，憑你本領高上天，也沒有人去請教的。——就說你能，書卽使讀到大學畢業，沒有大脚膀的引進，那兒來的機會給你呢。況且女子就是有了職業，也不過被人當作花瓶看待罷了。」

寒（訝異）「花瓶，和大脚膀，是什麼解釋？」

鳴（笑）「花瓶是只供男人們玩賞的意思，大脚膀就是有權威有勢力的隱語。」

寒（起立，放下針織。）「笑話，稱女職員叫做花瓶，簡直在侮辱女性。哦，曹梅生果然是你所說的大脚膀了，那你親自前去央懇他，吾想要找一個位置，也許不難罷。」

鳴「吾怕他平步青雲，地位和吾太不相同。況且這社會，充滿着勢利，刻薄；例如幾個好朋友，本來常在一起的，忽地有一個成了暴發戶，這個人往來的朋友，就換上了一班人，便把以前那些老朋友，丟得一乾二淨。何況梅生和吾，自從學校走散以後，已有三年不見，雖然他不致忘掉吾，但是……」

寒（不耐。）「二哥：爲什麼你說話，總是一大堆？」

鳴「瓊妹，你別打岔，待吾議論發完了，你再說話。」

寒「好，你說，你說。」

鳴（接未完話）「但是人爬上高枝兒，事情就多啦，什麼五花八門的交際，來來往往的應酬，別說會有閒工夫寫信，或許連睡眠時間，也得打個大大折扣呢。」

寒「那你既然瞭解得這麼眞切，還說什麼嘔氣不嘔氣呢？這是現代社會的病態，沒有藥醫治的。你要知道人有見面之情，還是自己去瞧他，也許不致拒你於千里以外吧。」

鳴「那也說不定。」

寒「依你這們說，只有閒在家裏，守株待兎了。」

鳴（縐眉。）「現在外邊自以爲有了地位的人，往往會瞧不起人家；就說他們的僕役罷，便是耳目，吾這種寒酸樣子，卽使到了上海，包能見得着他嗎？」

寒「事在人爲，假如二哥一定去的話，那吾可以……」

這個時候，忽然左側門帘裏，傳出兒啼聲音，同時老太太，也在裏邊兒高聲喚：「瓊兒，你快來，二嫂子有話，和你說咧。」

寒（移步。）「噢，媽！哥就來。」（入帘內。）

鳴（突然感到失望，在懷中出捲烟，只剩一枝，丟去紙匣，擦火狂抽，以洩憤）。獨白：「他媽的，這小鬼早不哭遲不哭，偏在緊要關頭哭。老子正窮得要命，哭呀哭呀的鬧什麼上海病，你老子上海還沒有到過，你却先病游上海去啦。」（高聲）「麗德你來。」

靜止二分鐘。

余（蓬首，縐眉，由帘內出。）「有什麼事？大驚小怪的，孩子的病不輕呢，今天得請個大夫瞧瞧。」

鳴（噴烟一口，如霧。）「聽說上海病，只要熱發透，過了七天，自然會好的，也不必吃什麼藥。」

余「聽憑這營養不良的孩子，挨這們七天痛苦嗎？吃了藥，當然會早一點兒好的。」

鳴（昂首。）「請醫生要化錢的，錢在那兒啊？這幾天媽說：連零化也拿不出了呢。」

余（沉臉）「虧你是兩個孩子的爸爸，會說出這們沒出息的話。你是堂堂大學生啊，不肯出去找事做，寧可賴在家裏打磕睡，說現成話；假如吾

這一些小儲蓄，不給你平白地化完了的話，今天請大夫，也不必央求你。」

鳴（怒升，將烟蒂用力一扔）「什麼開口大學生，閉口大學生的挖苦吾。」

余「本來嗎，你全仗一張油嘴，眞實學科那裏研究過，考試作弊，同黨串戲，僥倖被你混畢了業，憑什麼技術到社會上去掙錢。就說給你找到了機會，需要眞材實學的，你可幹不來，職位低微的，你又不屑做，自己低能了，還要對吾擺架子，誰得罪了你，氣出到吾頭上來。」

鳴（戟指其妻。）「你自己不去對鏡子照一照，臉蛋兒還像讀書時候嗎？胆敢和吾搶白起來了，哼哼！」

余（急掀帘，奔回房去。）

鳴（負氣，蹺脚昂首面坐。）

——老太太率麗德寒瓊，由帘內出——

太（怒向鳴。）「你瘋了嗎？孩子有病，老拚着不管，還把混帳話嘔她。」（指麗德。）

鳴（放下一足，轉身背向三人不出聲。）

寒「二哥像嫂子這樣的賢淑，你到什麼地方去挑？」

鳴（怒衝衝起立。）「好！你們合夥兒指責吾，就算吾說的是混賬話，你們該滿意啦。」

太（加氣。）「什麼你們你們的！連娘也排在你們隊裏，你眞瘋了嗎？」

余（含淚。）「沒有瘋；他是在想錢，攪昏了腦筋。」

鳴（回頭，惡狠狠對其妻。）「胡說！你再挖苦吾，要不客氣了。」（捲袖。）

太（益怒，走前一步。）「這是無賴行徑，那裏學來的？我們書香人家的台，要給你坍盡啦；爸爸在地下痛哭呢！」（聲帶嗚咽。）

余「婆婆！請寬恕媳婦兒放肆。」

太「好媳婦兒，你有話儘說，決不怪你。」

余（指鳴。）「嗄你忘了，一切都忘了。吾和你一起念書時候，吾只知道用功，那裏管什麼皇后校花的，由你們這輩人胡攪。那兒知道全有組織的！但是吾終怪自己意志薄弱，被你甜言蜜語騙上了。……」

寒（至嫂前，撫伊背。）「嫂子：好像小櫻兒在哭，回房去罷。」

鳴「理她呢，瞧她還有什麼好的嚼出來。」

余「你別損人，怪吾瞎了眼。清弟他小小年紀，却早識透你是個浮滑少年。媽也再三叮嚀吾，要仔細考慮。只怪吾死心眼兒，不管骨肉的關切，一口應承嫁了你。」

鳴（冷然。）「得啦，一大堆的過時話，那你現在後悔啦。」

余「後悔，誰說的。只怪吾自己冒失，盲目地愛上了你。你呢，這幾年來，談得上眞愛嗎？」

鳴「愛呀，愛呀的，怪肉麻的詞句，虧你還掛在嘴邊兒。」（點頭。）「嗯，你假如認爲不滿意的話，倒還是時候兒。」

余「方才你不是說：叫吾再對鏡兒照一照，還是讀書的時候兒嗎？現在你又在說：還是時候兒。又是什麼話？」

鳴「不是你已經明白了嗎？還用問。」

寒「二哥沒有喝酒嗎？怎麼說上這許多不合理的話。」

太「好！你眞要氣死吾，還不快滾出去。」

鳴（作頑劣態，轉客堂後離場。）「滾，就滾。」

太（輕拍媳肩。）「你累啦，快進去休息一回兒罷，小櫻兒熱度再不退，今天準去請羅大夫來瞧瞧。」

余（點頭。）「是，婆婆你也得休養一回兒了。」（掀帘入內。）

太（向寒）「我們這份人家，給這一雙兩好的兄弟倆，攪得頭昏腦脹，眞是……」

寒「媽：你是上了年紀的人，切莫再動大氣，快到裏邊兒靜養去罷。」

太（剛舉步。）

余（左手提小箱，右手抱小櫻，文玉隨後出帘。）

太（瞥見，上前。）「好媳婦；你怎麼啦？」

余「婆婆：吾想帶孩子們，回到外婆家去住幾天，也好讓他腦筋清一清。」

寒「二嫂子要回去，當然不能攔住你。可是小櫻兒熱還沒有退，怕受了風寒，要出岔兒的。」

余「瓊妹：你不知道吾內心的痛苦，假如就在這裏，吾也得病倒咧。」

太（現誠懇態。）「喔！好媳婦兒，固然受盡委屈，不過今天這樣鼓着一肚悶氣回去，不要說孩子受風寒，病加重，就是你自己，怕不能强打精神了。再說現在的交通，又比不得從前，挨挨擠擠的，你一個兒拖了大男小女，怎好上路呢，你還得考慮一下啊。」

余（感動。）「婆婆：你待媳婦兒太好了。不過他……」

鳴（突然由後轉上。）「不過他要驅逐你出去，是不是？女人的嘴，眞是尖利不過，吾知道你在這裏，過不慣這淸苦日子，早就要借故離開這兒了。今天題目却給你抓住啦！」（向母妹）「留她幹麼？有好處，由她去，別擋了人家的自由。」

余（含淚。）「婆婆你全見到啦，媳婦今兒不走，這形狀差不多要給他攆出去咧。」

太（大怒。）「不成材的東西，旁的本領沒有，在家使性子，挖苦自己人，倒像有能耐；還不給吾和麗德賠禮。」

余（垂首。）

鳴「男子漢大丈夫，那有和女人屈膝的道理。媽你臂兒向外彎那才怪！」

太（氣極，退坐於旁，以手撫胸。）

余（忽不見文玉。）「文玉，文玉。」（掀帘一望，亦不見，亟轉入客室後去找。）

寒「二哥：你脾氣太壞了，嫂子沒有錯，你開罪了她，理該道個歉兒，也許可以平了這場風波。」

鳴「瓊妹：你是念書的女學生，怎麼也沾染了勢利觀念，瞧哥哥窮一點，就幫着人家說話。」

寒「二哥：你儘說人家，自己一臉孔一肚子的封建時代氣息，完全重男輕女的作風。媽和吾，只知道理上不合的，就派誰的不是，什麼臂兒向外彎啊，沾染了勢利觀念啊，那全是你的自私感覺。」

太（戟指鳴春。）「吾瞧你這沒出息的逆……」

余（自後面找到文玉上。）「婆婆：媳婦去啦。」（向寒）「瓊妹再會，偏勞你侍候婆婆一陣子。」

太（攔阻。）「你就這樣的離開吾嗎？」

大（自後奔上。）「二妹：你怎麼啦？聽吾的話，不要離開這兒。」

余「大嫂子：還是讓我們走的好。」（向太）「婆婆這是沒有辦法裏面的辦法，媳婦兒暫時不能侍奉你，使妳心裏難受，眞對不起。幸虧有大嫂子和瓊妹，陪伴着你……」

鳴「走就走，多囉嗦些什麼？」（搶文玉。）「這孩子既不害病，又不吃奶，帶他去幹嗎？」

文（大哭，不服從父親。）

鳴（以掌擊文玉頤。）

文（哭益厲。）「媽……」

余（忍不住，亦哭。）「好！你有這樣狠心。」

櫻（亦跟着哭。）

鳴（推其妻）「你不想走了嗎？大哭小叫的，這裏也沒有死掉什麼人。」

太（氣上逆，又坐下。）「你……你這樣無……無賴，吾瞧見你怕！」（揮手）「你給吾滾開。」

大（爲太太撫胸，縐眉。）「咳二弟，今天可曾喝醉了酒，不是做嫂子的寃你，你簡直太過了份。」

鳴（瞪目）「和你什麼相干？」

大（亦怒）「咦！你好像淸早給誰碰了釘子，氣沒出處，回到家裏來撒野，是嗎？」

鳴「是的，你便怎麼樣？」

寒（上前勸解。）「大嫂子別生氣，二哥今天好像是瘋了，逢人便吵嘴，你量大，別去睬他。」（向鳴）「好少爺！你越來越不像樣了，聽媽的話，走罷。」

錦（由外至。）「怎麼這樣亂轟轟的，家裏出了什麼事兒？」（見妻在發怒。）「你跟誰鬧翻了？」

大「大少爺：你去看你的書，種你的菜罷，這裏的事，你可管不了。」

錦「動不動總說吾管不了，你不叫吾管，當然管不了啦。」（搔頭。）

大（揮手）「快進去，免得又被人家當作出氣洞。」

鳴（厲聲）「人家，人家的，這是什麼話？」

大（向鳴走上一步。）「你今天是專誠向我們挑眼，我們兩口子在說話，也關你的事，眞是笑話。」

鳴「你不在指桑罵槐，誰來理會你。」

寒「二哥：你今天眞瘋了，眼睜開來，全不認識自己人了。快……快走罷。」（向鳴一推。）

余（乘紛亂中，携兒挈女，向側門出場。）

太（發見麗德，已不在。）「二媳婦呢？」

衆皆錯愕！

大「她眞走啦。」

錦「吾去，追她回來。」

太（喝住）「誰要你去。鳴春快給吾去好好的接她回來。」

鳴「益發引得她撒嬌了，吾才不去呢。」

太（暈厥。）

錦　寒（高聲喊。）「媽……媽……」

大（取開水）

鳴（溜出場。）

寒（撫太太胸口。）

大（將開水灌入太太口。）

太（悠悠醒轉。）「唉……鳴……鳴……」

錦（喜）「媽醒啦。」

大「安靜些，你別發傻勁兒。」

錦（把舌一伸，示無用之人，受到搶白態）

寒「大哥：你力大些，扶媽進房去，休養一回罷。」

大「他不成，由吾來。」（扶太起立，緩步從後進內。）

寒（亦隨扶於旁，同入。）

錦（雙手一攤。）「這怎麼辦？」（搔頭。）「還是到後園去種菜。」（亦身向客室後進去。）

幕　下　第一幕完

·雄　風·

本刊第一卷

重要目錄

論著

戰後我國工業的自立問題　友石
提倡紡織教育　希堯
科學管理淺釋　唯璧
人事管理　煦

物料管理

人事問題與人事心理　舒新城
生活費指數的編製方法及其應用　陸宗蔚
再談生活費指數的準確性　陸宗蔚
對於現行薪給報酬所得稅之意見　召伯
迎國民大會　召伯
當前紡織業應有之努力　宋同福
勝利一年後我國復員財政之檢討　鄭允恭
日本紡織業的發展過程　魏建猷
甲午戰前中國紡織業的發展　吳廉銘
關於基本漢字　煦

國際政治

聯合國的人物機構與會址　江祿煜
巴黎和會半月記　江祿煜
蘇聯的政治局　康棠甫
巴黎和會與聯合國大會　江祿煜
聯合國大會之檢討　振綱
第二次歐戰祕史　江祿煜
誰是史太林的繼承人　振綱

科學

紡織原料學常識例題答解（連載）　逸飛
造紙（長篇連載）　楊棟
芝加哥大學的原子彈座談會　祿煜
彗星式飛機的新設計　徐大有
紡織工業用水　澤森
鋼鐵辨認方法　趙恩廉
用染色化學辨別織物　湯善法

人生

用人之道　味雲
處世之道　召伯
身與心　章志鴻
求我集　梅迪

人物

張季直先生　滄海
翁同龢先生　滄海
曾國藩先生　滄海
回憶台灣及民族英雄丘倉海　王蘧常
龍湫山人年譜　徐碧波
漫譚晏小山與納蘭容若　陳郁文
兩個貝文　振綱
卡爾·馬克斯　正元
記錢化佛之奇怪行逕　鄭逸梅

文藝

榮豐八年史（長篇連載）　江鳥
玩黑老虎　陳蒙庵
自由世界的女偉人　石言
水閘權威—薩凡奇　萍
遊杭追記　翟公
日本人現在怎樣想　尚儉
總統的私生活　凝
蚯蚓　李碧英
凝凍的語言　伯塵
證據　李碧英
簟邊瑣語　曲肱
美女篇　睡禪
南通行　運實

詩詞

節婦吟　王蘧常
滿江紅　郭午橋
五十述懷　郭午橋
雄風　失名
入獨吟　陶庵

掌故

南社小掌故　鄭逸梅
閨閣瑣譚　富蘭
儒林拾雋　鄭逸梅
藝苑擷英錄　鄭逸梅
美國掌故二則　伯塵
名人手扎之集藏　鄭逸梅

黃恒祥玻璃號

專營各種厚薄
玻璃兼辦各大
工廠及公共交
通鐵道等玻璃
材料如蒙
賜顧無任歡迎

地址 虹口天潼路一八二—四號
電話 四三九一五

順昌泰五金號

本號專營

路礦 紡織 船舶
機械 建築 電器
汽車 材料 等
各種 大小 五金

地址 上海北京路677號
電話 九六七五五
電報掛號 七九五七

通用皮革五金號

營業科目

經營歐美
造機用皮件
五金
製紡
織機械材料
化學工業
原料

事務所　北京路二六六號
電話　一九八一一

營業部　乍浦路三二〇—二號
廠址

華豐紡織廠股份有限公司

業務： 紡紗 織布 漂染 印花 刮絨 整理

出品： 各種粗細棉紗 各種紗線坯布 各色加工布疋

商標： 金橋 銀橋 熊蜂

附設造紙廠出品： 有光道林白報包紗 招貼火柴等類紙

第一廠 中正西路七十四號 電話 二一六八八 二四〇九九

第二廠 華德路一三八二號 電話 五〇三九九 二二九六四 二一八八六

事務所 天津路二三八號 電話 九八三二一—四(四線)

祥益昌記紡織五金號

地址

乍浦路一五四·六號

貨棧

山西北路四三八號

電話

四七二六五

* * * * * * * * * * * *

本棉印各附應如無

號毛染種屬有蒙任

專紡廠機用盡惠歡

營織等上品有顧迎

公和棉織廠

股份有限公司

本廠出品

僧帽牌　衛生絨衫

僧帽牌　蔴紗汗衫

金印牌　棉毛衫

總發行所　上海湖北路二〇七號

兼售日用百貨

分發行所　漢口　南京　蘇州

廠址　上海戈登路五五〇弄四五號

內政部登記證京警滬字第二六四號

上海市錢商業同業公會

會員錢莊

上海票據交換第四四號交換行莊

經營一切銀行業務

手續簡捷

服務週到

其昌錢莊

地址 上海甯波路二七一號

電話 九七三六〇 九七三六八 九六八一五

電報掛號 五四六一

本期售價壹仟元